



文學藝術
文史工作室
臺灣研究文獻資料



95年度台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指導單位：教育部
辦理單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辦理日期：民國95年6月29日
辦理地點：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下簡報室



0001316

目次

一、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 提昇：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計劃書.....	I
二、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 提昇：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議程.....	III
三、場次（一）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1
引言人：吳文星教授	3
引言人：張炎憲館長	4
引言人：溫振華教授	6
四、場次（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9
引言人：陳芳明教授	10
引言人：姚榮松教授	12
引言人：李爽學副研究員	14
引言人：廖又生教授	18
五、場次（三）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主持人：莊耀輝教授	21
引言人：薛化元教授	22
引言人：陳翠蓮教授	24
引言人：莊萬壽教授	26
附 錄	
與會名單	29
北一區臺灣人文學研究相關系所及研究單位名單	31
北一區地方文史工作室名單	33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計劃書

一、計畫緣起：

教育部為期在短期內對臺灣文、史、藝術及相關研究進行深化，培育相關人才，結束目前的啓蒙時期，於本（95）年 4 月 10 日召開「研商籌辦臺灣人文學分區座談會事宜」，規劃以舉辦座談為方式，邀請各級學校教師代表及地方文史工作者與會，就各區域的現狀與需要，共同探討如何建立相互支援的網絡，廣化資料庫，深化人才庫等，分四區域舉行五場座談會，並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簡稱本館）規劃與執行北（一）區分區座談會。

本館創建於 1914 年，前身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基於歷史淵源，本館典藏豐富及具有特色的臺灣研究文獻資料。本館為推動臺灣研究，積極成立「臺灣研究中心」，計劃與國內外臺灣研究單位進行策略聯盟，整合國內外臺灣研究相關資源，促成國內外臺灣研究的合作與交流，並推動臺灣研究相關計劃，以達到提供學術服務、彰顯臺灣研究成果之目的。

「臺灣研究」對於建立臺灣的主體性有相當的重要性，但如何有效的讓它從基礎紮根，由教育方面著手，讓它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如何讓臺灣本土文化與國際間交流，累積臺灣研究與國際區域研究對話的能量，與國外共同分享研究之成果，更重要的是如何結合現有的文史工作室、研究單位或文獻單位的資源，建立一個共享的資源圈，是當前所需探討的幾項重要課題。

二、計畫目標：

透過與會學者專家的相互溝通與討論，冀望能達成下列目標：

- (一) 瞭解臺灣文史藝術教育如何在基層深化；
- (二) 瞭解臺灣文史教育如何與國際化接軌；
- (三) 瞭解各資源中心如何發揮功能為地方之臺灣文史藝術教育提供服務。例如：開設相關課程、舉辦座談、活動或展覽、分享研究與教學成果及建

立資訊流通共享的公共網絡。

三、辦理方式：

- (一) 邀請講師、主持人及引言人等於座談會實施前召開協調及說明會。
- (二) 邀請臺灣人文學及地方文史工作室專家學者召開座談會，相互討論集思廣益。

四、辦理單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五、辦理日期：民國 95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

六、辦理地點：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7 樓簡報室

七、參與人員：

- (一) 北區文化局主管；
- (二) 北區地方文史工作室專家學者；
- (三) 臺灣研究相關系所、研究單位及文獻機構專家學者；
- (四) 各級學校主管。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議程

時 間	內 容	備 註
09:30~10:00	報到	
10:00~11:30	場次（一）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引言人：吳文星教授、張炎憲館長、溫振華教授	
11:30~12:00	導覽	參觀本館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場次（二）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引言人：陳芳明教授、姚榮松教授、李爽學副研究員、 廖又生教授	
15:00~15:30	茶敘	
15:30~17:00	場次（三）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主持人：莊耀輝教授 引言人：薛化元教授、陳翠蓮教授、莊萬壽教授	

場次（一）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主持人簡歷

姓名	廖又生
職稱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
學歷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碩士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碩士 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商學博士 普考法院書記官及格 普考民政科及格 高考文書科優等第一名及格 高考一級普通行政科第二名及格 高考一級人事行政科第一名及格 首屆博士級高考一級行政科優等第一名及格
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秘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任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兼任教授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醫護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 台灣省文化處文化教育諮詢委員 財團法人行天宮圖書館再造工程顧問

	<p>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國家標準起草暨閱卷委員 考選部高普特考命題暨閱卷委員 司法官訓練所講座 中國圖書學會教育委員會顧問 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會常務監事 國科會研究著作甲等研究獎 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館長 教育部中央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p>
<p>現職</p>	<p>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 國立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教授 台北榮民總醫院顧問 高雄榮民總醫院生命倫理委員會委員 東元綜合醫院管理顧問 國軍台中總醫院法律顧問 台灣省護士護理師公會法律顧問 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台中圖書館諮詢委員 財團法人中華出版基金會董事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教育行政及評鑑研究所兼任教授 中國圖書館學會理事兼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 教育部圖書館事業委員會委員 各機關（構）、團體、學校講座</p>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人簡歷

姓名	吳文星
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學歷	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
經歷	經歷國小國中教師、臺灣師大歷史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臺灣師大歷史系系主任。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人簡歷

姓名	張炎憲
職稱	國史館館長
學歷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經歷	曾任中研院社科所副研究員、研究員； 清華、東海、師大等大學兼任教授； 臺灣歷史學會會長； 現任總統府國史館館長。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大綱及摘要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

- 1.人文學教育與臺灣歷史文化結合
- 2.訪問瞭解國史館、圖書館、博物館與紀念館等文化機構。
- 3.舉辦研習營，推廣台灣人文歷史。
- 4.與各地文史工作者舉辦座談，互相溝通。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人簡歷

姓名	溫振華
職稱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兼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經歷	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大綱及摘要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

- 一、教育體系內之推展
 - 1. 中小學教師臺灣人文學普遍進修研習。
 - 2. 台灣人文學讀物之撰寫。
- 二、臺灣人文學講座之設置
- 三、地方文化史工作者之研習與獎勵
- 四、臺灣人文學論著獎之設立

場次（二）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主持人簡歷

姓名	戴寶村
職稱	教授
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博士
經歷	<p>1.教學經歷：曾任教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現任教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專任教授 兼任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p> <p>2.學術專業服務經歷</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曾任臺灣歷史學會會長(2004) 目前續任中之服務資歷(2)國史館諮詢委員(3)教育部高級中學歷史科教科用書審定委員會主任委員(4)國家檔案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5)文建會文化景觀審議委員(6)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審判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審查委員(7)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委員(8)台北縣文獻諮詢委員(9)海洋臺灣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人簡歷

姓名	陳芳明
職稱	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經歷	1.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現職） 2.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1999-2000） 3.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95-1999）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大綱及摘要

臺灣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 一、強化語文教育
 1. 臺灣文學的族群傳統與國際背景
 2. 文學教育不能離開歷史脈絡
- 二、建立東亞的觀念
 1. 臺灣文學中的現代性及其現代化
 2. 東亞現代性與臺灣社會的關係
- 三、注意現階段各國文學研究的發展
 1. 不能忽略翻譯文學
 2. 研讀國外文學理論
- 四、國際的對話
 1. 定期舉行並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2. 鼓勵赴國外讀書或短期留學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人簡歷

姓名	姚榮松
職稱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國家文學博士碩士
經歷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講師、副教授、教授 (1978--)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研究員 (1984-1985) 法國社會科學實踐研究院東亞語言所訪問研究員 (1993-1994)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 (2000-2005) 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理事長 (2000-2004) 臺灣語文學學會會長 (2005)、副會會長 (1992-1995) 常務理事 臺灣語文學學會理事長 (1999-2002) 世界華文教育學會理事 (1995-) 中國文字學會秘書長 (1992-1993) 理事 (1995-) 教育部國語會國家語科庫及辭典建構計畫：閩南語常用 詞典計畫總編輯 (2001-2004) 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本國語文：閩南語研定委員召 集人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一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大綱及摘要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 一、全球化的衝擊與在地化的需要
面對全球化的衝擊，臺灣人文學門的廣增系所，正是滿足一種人文教育在地化的需要，同時在面對全球化國際學生互動環境中，臺灣人文學亦應有主體性，在地化的超值經驗，以吸引國內外師生，重視西方與本土理論對話，改善課程的質與量，方能與國際接軌。
- 二、確定臺灣學（研究）之範疇，尋找對口研究單位，團體與個人進行國際學術研究之合作與交流。
每一系所或研究單位均有領域範疇及發展重點，乃至個人或整合計畫，均有近、中、長程目標，以台師大台文所為例，我們分三組，兼顧文化、語文與文學之整合，可以同時與此三個領域之學者進行交換講學或進行合作計畫，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作為師大姊妹校，彼正欲在臺灣學的數位媒體上與本所合作，可藉此擴大兩校臺灣研究師生之往來與交流。
- 三、臺灣文學的能見度，在於臺灣文學作品之外譯，相關之文學系所應就其發展重點，找尋翻譯人才，進行中外文對照，談台文之主題計畫，以加速臺灣文學國際化之腳步。
最好的方案是招收有志臺灣文學之外籍生，適度增加不同國際，並組成研究小組，吸取異文化解讀台文之經驗。
- 四、吸取國際漢學之經驗，臺灣人文教育的重點在研究當代臺灣各種面向，除了有關各個學科的研究以外，應加強各個學科間互相滲透，密切聯繫的科技整合研究，儘管兩岸臺灣研究的目標大不相同，亦應加強聯繫，並進行某些課題之共同承擔，以此互動互競，代阻力為助力之成敗。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人簡歷

姓名	李爽學
職稱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副研究員
學歷	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經歷	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助理教授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大綱及摘要

- 一、研究臺灣文學的外語條件：研究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需要精通日文，且不談今天村上春樹對張大春或成英姝等青少輩作家的影響，或是文學哈日族和太陽帝國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恐怕連戰後崛起的作家如鍾肇政、葉石濤和陳映真的「研究」都得以「懂日文」為前提。鍾肇政和葉石濤是老前輩，小說與情感模式往往和大正以還的日本作家魂兮互通。陳映真的日文教育較淺，但是仔細思考《將軍族》迄今他那手奇特的筆風，其實也可結論道：《將軍族》的句法深受日文語法的影響，陳映真所營塑的小說氣氛仍為扶桑真傳。
此外，歐風美雨在台灣文學的形塑上也扮演推手角色。以英美為主的西方文化影響甚大，像福克納、海明威等人所傳入的文字文化即是。英文是國際上的強勢語言，民粹主義也難蟹形文字的力量。
- 二、研究臺灣文學的文化問題：在文學研究的領域中，我總覺得「現代文學」最難。一來這是古典文學的積聚，其次更是世界文學的總匯。以白先勇為例，我相信《台北人》和《紐約客》系列以次，《紅樓夢》這類中國古典說部必然像張愛玲一樣，是文字基樁，情感根源。白先勇的西洋刻痕顯然，《台北人》這個書名，誰都知道靈感得自愛爾蘭小說家喬艾思的《都柏林人》。如果從傳記下手，有關白先勇個人和時代的關係更得回溯西方，因為從《文學雜誌》到《現代文學》，或從六〇年代台大外文系的課程設計來看，西方文學思潮的引介幾乎就是「都柏林人」變成「台北人」的主因。
- 三、以台灣現代主義的兩條線索為例再談：首先是法國的存在主義，其次是佛洛依德嫡傳的潛意識心理學。白先勇辦過《現代文學》雜誌，這份地位和《文學雜誌》不相上下的台灣文學刊物不但出過「喬艾思專號」，連法國意識流大師

普魯斯特也有專文介紹。研究白先勇等現代主義的大將，在英美文學以外，愛爾蘭和法國文學都得在行。台灣文學和世界傳統的關係，若以「意識流」為限，詩歌、散文和戲劇等文類中處處可見。前一陣子「魔幻寫實」當道，不過情況依然，兩者間更有會通處。研究者的興趣如果擴大到王文興或叢甦，甚至是張大春或成英妹，我想這中間和西方的聯繫非但不弱，反而增強。即使退回楊逵，他也曾透過日文和法、德作家建立起某種文學管道。想要總結其人其文，似乎連日文都不夠，研究工具還得擴及英文以外的歐洲語言。

四、翻譯與臺灣文學的國際化。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人簡歷

姓名	廖又生
職稱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
學歷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碩士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碩士 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商學博士 普考法院書記官及格 普考民政科及格 高考文書科優等第一名及格 高考一級普通行政科第二名及格 高考一級人事行政科第一名及格 首屆博士級高考一級行政科優等第一名及格
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秘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任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兼任教授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醫護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 台灣省文化處文化教育諮詢委員 財團法人行天宮圖書館再造工程顧問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國家標準起草暨閱卷委員 考選部高普特考命題暨閱卷委員 司法官訓練所講座 中國圖書學會教育委員會顧問 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會常務監事 國科會研究著作甲等研究獎 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館長 教育部中央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等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大綱及摘要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一、引言

處在二十一世紀，快速變遷的國際化社會中，臺灣的人文學教育怎樣與國際接軌也應預先做好準備。

變動的社會環境

快速國際化的社會

迎接多元文化的來臨

國際化、E化的時代

二、培養多元文化的認知

多元

尊重

包容

三、臺灣人文學與國際接軌的可行措施

教育與社教機構的紮根

舉辦文化節慶活動

幫忙外籍新娘適應與融入本土文化

四、結論

場次（三）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主持人簡歷

姓名	莊耀輝
職稱	國立臺灣圖書館採編組主任
學歷	英國里斯特大學博士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碩士 政治大學歷史系
經歷	南華大學副教授兼出版所所長(88年8月—89年7月) 大同商專副教授、教務主任，兼代理校長(89年8月—91年6月) 遠東技術學院教授(91年8月) 遠東技術學院教授兼圖書館館長(94年8月—94年10月) 商調至國立臺灣圖書館擔任採編組主任(94年10月)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人簡歷

姓名	薛化元
職稱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學歷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經歷	1.台灣大學歷史系講師 2.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3.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講師 4.交通大學公共科副教授 5.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大綱及摘要

- 一、臺灣史研究所在教育體制的定位與意義
- 二、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的現況與推廣服務
- 三、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資源共享的幾點建議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人簡歷

姓名	陳翠蓮
職稱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自立晚報副總編輯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大綱及摘要

- 一、臺灣文史研究及教育的發展與處境
- 二、有關臺灣文史研究及教育的一些想法
- 三、臺灣文史教育如何資源共享的幾點建議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人簡歷

姓名	莊萬壽
職稱	長榮大學客座教授
學歷	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 日本京都大學研究
經歷	臺灣師大國文系教授 臺灣師大臺灣文化語言文學研究所創所所長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創所所長 教育部本土教育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引言大綱及摘要

一、本座談會談「臺灣學」的三大目標，卻未談到個人認為最重要的「臺灣學如何擴展其應有的空間」的命題。臺灣學是在臺灣民主啟蒙運動中而從「中國學」內走出來的。但到今日，國民教育中尚無「臺灣學」為名的編制內老師，臺灣學教育包括師資課程、教材……都受到「大中國」教育的擠壓與牽制，這是臺灣學教育發展的最大瓶頸。

現簡要說明如次：(略)

就本論題「資源共享」言：

1. 均衡公立與城鄉大學之臺灣學研究系所的資源分配。
2. 全面整合諸臺灣研究電子資料庫，提升臺灣文獻數位化的功能，對私校或圖書缺乏的臺灣研究系所，將大有助益。
3. 擴大免費下載期刊論文，私人電子資料庫，經費政府補助之。
4. 贊助一般公私大學學院，普設「臺灣文化」「臺灣語文」學程。
5. 推行遠距教學或製作專業演說影像軟體，協助師資不足的系所。

辦理臺灣文獻文物的巡迴展，配合專家演說活動。


附 錄

95 年度臺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座談會—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與會名單

編號	負責人	名稱	職稱
1	郭武男	台灣新聞報	總主筆
2	慶 正	呼風鳥工作室	總編輯.文化導覽師
3	廖守義	台北市信義社區大學	文化導覽師
4	陳儀章	五股鄉加里珍文化藝術社	前社長(創社長)
5	廖景淵	山河文史工作室	負責人
6	吳惠敏	九份藝術館	館長
7	黃美萍	中和庄文史研究協會	執行秘書
8	黃琬婷	溪州國小教務處	
9	黃琬君	臺灣文史研究	博士生
10	李躬恆	李躬恆古典文史工作室	負責人
11	李姿瑩	李躬恆古典文史工作室	秘書
12	許梅貞	基隆文化局	副局長
13	莊鈺如	台北市文化局第三科	聘用組員
14	葉振輝	高苑科技大學	專任教授
15	王受寧	古彩文史學會	執行長
16	陳素珍	柑園國中	教師
17	張建隆	淡水社區大學	主任
18	吳春和	滬尾部落群	負責人
19	林麗瑛	台北市景文高中	讀者服務組長
20	游涵淑	台北縣文山國中	教師
21	邵雄志	台北縣徐匯中學	教師
22	陳朝南	財團法人慈暉文教基金會	教務長
23	謝財福	財團法人慈暉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24	李中英	古彩文史學會	秘書
25	黃啟東	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社區導覽師
26	許禎庭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研究助理
27	林子真	台北縣集美國小	教師
28	林淑卿	漳和國中	教師
29	張美雲	漳和國中	教師

30	魏素珍	漳和國中	教師
31	劉潤南	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局長
32	林淑慧	臺東大學	助理教授
33	林玉梅	興直堡文史工作室	負責人
34	陳金讚	內湖文化史工作室	負責人
35	周玉聖	師大台文所	碩士生
36	羅濟昆	九份文史工作室	
37	林炯任	在地文化田野工作室	
38	張翠玉	五股鄉加里珍文化社	
39	葉秀琦	文教基金工作者	
40	李麗敏	政大國教	碩士生
41	王邦學	政大國教	碩士生
42	蘇倫伸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灣研究中心	編輯
43	潘淑慧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灣研究中心	編輯
44	陳麗美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灣研究中心	幹事
45	張炎憲	國史館	館長
46	廖又生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館長
47	溫振華	國立師大歷史系	教授
48	戴寶村	國立政治大學台史所	教授
49	陳芳明	國立政治大學台文所	教授
50	姚榮松	師大台文及語文所	教授
51	陳翠蓮	政治大學臺史所	教授
52	莊萬壽	長榮大學客座	教授
53	薛化元	政治大學臺史所	教授
54	李爽學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副研究員
55	莊耀輝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採編組	主任
56	李慈媛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閱覽組	主任
57	李玉瑾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推廣組	主任
58	羅經貴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參考組	主任
59	馬祖瑞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總務組	主任
60	蘇俊豪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人事室	主任
61	黃滄儀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會計室	主任
62	何輝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秘書
63	周淑惠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編輯
64	孟文莉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編輯
65	林芊慧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助理編輯
66	黃國正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助理編輯



文學藝術
文史工作室
臺灣研究文獻資料



95年度台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指導單位：教育部
辦理單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辦理日期：民國95年5月29日
辦理地點：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下簡報室





文學藝術
文史工作室
臺灣研究文獻資料



95年度台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成果報告



目 次

壹、95 年度台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計畫書	1
貳、實施成果	6
(一) 會議實錄	6
第一場次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	6
第二場次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19
第三場次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32
(二) 會議具體建議	40
第一場次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	40
第二場次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42
第三場次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44
(三) 執行效益分析	46
參、附錄	48
(一) 活動照片	
(二) 錄音錄影資料	
(三) 會議手冊	
(四) 邀請函	

壹、95 年度台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計畫書

95 年度台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企劃書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座談會－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一、計畫緣起：

教育部為期在短期內對台灣文、史、藝術及相關研究進行深化，培育相關人才，結束目前的啓蒙時期，於本（95）年 4 月 10 日召開「研商籌辦臺灣人文學分區座談會事宜」，規劃以舉辦座談為方式，邀請各級學校教師代表及地方文史工作者與會，就各區域的現狀與需要，共同探討如何建立相互支援的網絡，廣化資料庫，深化人才庫等，分四區域舉行五場座談會，並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簡稱本館）規劃與執行北（一）區分區座談會。

本館創建於 1914 年，前身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基於歷史淵源，本館典藏豐富及具有特色的臺灣研究文獻資料。本館為推動臺灣研究，積極成立「臺灣研究中心」，計劃與國內外臺灣研究單位進行策略聯盟，整合國內外臺灣研究相關資源，促成國內外臺灣研究的合作與交流，並推動臺灣研究相關計劃，以達到提供學術服務、彰顯臺灣研究成果之目的。

「臺灣研究」對於建立臺灣的主體性有相當的重要性，但如何有效的讓它從基礎紮根，由教育方面著手，讓它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如何讓臺灣本土文化與國際間交流，累積臺灣研究與國際區域研究對話的能量，與國外共同分享研究之成果，更重要的是如何結合現有的文史工作室、研究單位或文獻單位的資源，建立一個共享的資源圈，是當前所需探討的幾項重要課題。

二、計畫目標：

透過與會學者專家的相互溝通與討論，冀望能達成下列目標：

- (一)瞭解台灣文史藝術教育如何深化；
- (二)瞭解台灣文史教育如何與國際化接軌；
- (三)瞭解各資源中心如何發揮功能為地方之台灣文史藝術教育提供服務。例如：開設相關課程、舉辦座談、活動或展覽、分享研究與教學成果及建立資訊流通共享的公共網絡。

三、辦理方式：

- (一)邀請講師、主持人及引言人等於座談會實施前召開協調及說明會。
- (二)邀請臺灣人文學及地方文史工作室專家學者召開座談會，相互討論集思廣益。

四、計畫執行單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五、計畫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六、兼任助理：李玉瑾、蘇倫伸

七、計畫期程：95年5月至9月

八、座談會辦理日期：民國95年6月29日（星期四）

九、辦理地點：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7樓簡報室

十、參與人員：

- 1、北區文化局主管 6 位
- 2、北區地方文史工作室專家學者 30 位
- 3、臺灣研究相關系所、研究單位及文獻機構專家學者 20 位
- 4、各級學校主管 15 位

十一、座談會議程：

6月29日 (星期四)	09:30~10:00	報到	
	10:00~11:30	場次(一)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引言人：吳文星教授、張炎憲館長、溫振華教授	
	11:30~12:00	導覽	參觀本館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場次(二)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引言人：陳芳明教授、李爽學副研究員、廖又生教授、姚榮松教授	
	15:00~15:30	茶敘	
	15:30~17:00	場次(三)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主持人：莊耀輝教授 引言人：陳翠蓮教授、莊萬壽教授、薛化元教授	

十二、座談主持人及引言人（按姓名筆劃排列）：

名稱	姓名	學歷	經歷
主持人	莊耀輝教授	英國里斯特大學博士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碩士 政治大學歷史系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系教授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採編組主任
主持人	廖又生館長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商學博士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碩士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 陽明大學醫管所教授
主持人	戴寶村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引言人	吳文星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引言人	李爽學副研究員	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副研究員
引言人	姚榮松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
引言人	張炎憲館長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國史館館長
引言人	陳芳明教授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引言人	陳翠蓮教授	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引言人	莊萬壽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	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教授
引言人	溫振華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引言人	廖又生館長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商學博士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碩士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 陽明大學醫管所教授
引言人	薛化元教授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貳、實施成果

(一) 會議實錄

開幕式

記錄：周淑惠（95/06/29）

主持人廖館長：

張館長、溫教授、各位文史工作學者專家、各位推動臺灣研究工作的先進們，大家早。教育部為期在短期內對臺灣文、史、藝術及相關研究進行深化，規劃舉辦臺灣區四個區五場的座談會，本館很榮幸來承辦北（一）區的分區座談會。本館從日據時期以來，即以典藏豐富的臺灣文獻見長，近來更積極推動成立臺灣研究中心，值此改制、更名之際，在教育部杜部長積極督促之下，本館即將從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改制成國立臺灣圖書館，所以今天在此地討論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與提昇格外有意義。承辦北一區的座談會，整個議程煩請諸位學者參考會議手冊第III頁，整個議程共有三場，上午第一場：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下午第二場：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及第三場：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由這三個大方向共同來探討，使得臺灣學的主體能夠彰顯杜部長以臺灣為軸心的教育方向。圖書館是蒐集、整理、保存圖書資訊的社教機構，臺灣圖書館更有其歷史淵源，主要的館藏皆是以臺灣文獻為主，歡迎諸位好朋友、諸位前輩前來指導，大家集思廣益，讓臺灣人文學的研究，能誠如部長所言，由啟蒙期正式導入成熟期，讓臺灣研究帶動我們國家的整體發展，這是這次舉辦臺灣人文學座談最大的意義。在此感謝各位前來共襄盛舉，中場有安排導覽，也歡迎諸位好朋友給臺灣圖書館指導，不吝指教。

第一場次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引言人：張炎憲館長、溫振華教授

記錄：周淑惠（95/06/29）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張館長、溫教授，感謝兩位撥冗前來擔任第一場的引言人，原本第一場還有吳文星教授，因為吳教授剛好公出到國外，不克與會，特地要我向與會學者、專家、前輩做個報告。第一場主題是「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在座二位都是大師級，有關二位學經歷部份，諸位可參考手冊內文第1頁，主持人由本人代表這個館跟大家致歡迎之意，引言人簡歷請見第4頁，張館長是日本東京大學PHD，國內臺灣史研究的權威，現任國史館館長，也是本館長年以來的顧問。另一位引言人，溫振華教授是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兼臺灣史研究所所長，並曾擔任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這一場引言的主題在如何深化臺灣人文學教育，有幾個主要的大綱，在二位引言人的拋磚引玉之下，大家共同來討論，怎樣讓臺灣人文學能夠生根，能夠跟臺灣這塊土地走過從前，邁向未來，往未來做良

性發展，帶動國家的整體起飛。我先做這樣的簡介，現在就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張館長來跟我們導言。

引言人張炎憲館長：

主持人廖館長、引言人溫振華教授，在座各文化局、各文史工作團體、關心臺灣的文史工作人，原本這場應有三位引言人，因吳文星教授不能來，時間很長，我只是拋磚引玉，等一下會有許多時間和大家討論，實際的溝通會比聽我講更好。我以擔任國史館館長的角度說起，國史館負責國家重要的史料及歷史事件、人物的撰寫工作。我曾經在研究所、大學兼課，發現很多學生都不太清楚臺灣有多少文化機構，譬如臺灣的文化局(從前的文化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中)、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國史館等機構，很少人知道，大部份的學生可能不太清楚，除非老師有跟他們說明，他可能才清楚，一般大眾也是這樣。因為這些館很多都冠有「臺灣」二字，但名字只差一、二字，像國史館常被誤以為是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簡稱，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二個機構，性質差得很遠，比如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等等，這些都很容易混淆，其實每個機構首長皆不一樣。所以，如何讓國中小老師、文史工作人員、大學研究生等，了解這些機構的性質，這很重要。我想，這些機構應該敞開門窗，讓這些人進來參觀。先前當然禁忌比較多或認為有諸多限制，這些情形現在都沒有了，所以應該讓一些民眾、有興趣的人或是研究生來進入，我想這是很重要的溝通，而且利用這樣的資源，可以了解更多臺灣的歷史文化，我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的。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認為在大學或研究所的課程中，長期以來皆以大中國本位為主，近十幾年來，慢慢都認為應該了解臺灣的歷史文化，這樣的轉變其實是最近的事情，但是在整個體制建構或現有的人員中還很難說了解臺灣，因為從小培養的歷史教育或其他教育，都比較忽略臺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推動？在自己的單位或是有相關的人事應該調整，這很重要，如在文化局工作的人，不過這跟縣長會有關係，常常縣長一改變，政策會跟著改變，所以文化局長就換人了，政策就改變了，我想這也會有關係。另外，在中央部會中也因將來政黨輪替愈來愈多，是否也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在機構長期以來培養的人才，也不是以臺灣文化歷史為主體培養出來的教育體制人才。在1990年以後臺灣走向本土化，以臺灣為主體建構的時候，更改思維方式相當困難，也是可理解的。其實討論臺灣人文學教育的深化，主導者當然是國中小老師(教育體制)或是縣市文化局工作人員、機構主要幹部，如何改變思維，我想很重要，才能談到人文教育的深化；沒有改變的話，只是杜正勝部長上來了，他說一句話我們就迎合一句話，杜正勝不當部長了，大家就改變了，也許只是應景而已，如何深化才是最重要的。應該要經過再學習的過程，聽到再學習有些人會排斥，以為像洗腦一樣，其實終身學習是人生的目標，終身學習當然要了解自己生存的環境及生存環境的變遷過程。再次的培養、再次的學習很重要，所以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考試院、詮敘部都舉辦很多的講習會，但是緩不濟急，能參加的人有限，職位到某一程度的人才能受訓，所以在每個機構中，自我學習很重要，如國立臺灣圖書館，自己成立讀書會、座談會，由同仁自己構成小團體，共同閱讀一本書、溝通、登山、吃飯、聊天等，這種方式很重

要，這樣的話，才有辦法從自我學習的過程改變、調適，跟上整個臺灣政治、經濟環境變遷的腳步。有時外面的衝擊，常常衝擊不到機構內部固定的人員，因為有公務人員保障，不需改變也能到65歲才退休，無自我勉勵，改變很困難，這是長期以來的問題，亦非只有臺灣，全世界很多國家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第三方面，文史工作團體是臺灣第一線接觸各地方文化的人，這批人都很有興趣，自動自發，比如他對臺北板橋、臺北中和、永和有興趣，投入文史工作室，他是出自內心的感受去做，非外力支使。所以這樣的人的熱忱應加以鼓勵，但是問題常因經費不足、人數不足，經過一段時間以後要維繫相當困難，但其熱忱感人，所以如何結合這些文史工作室的人，維持這種熱忱，讓其投入的地方慢慢茁壯、發展，比如說中和文史工作室如何將中和的東西介紹給中和、臺北縣的民眾，這些都很重要。但談起來重要，做起來都很困難，因為經費受限，使得基層工作相當困難。如何做呢？如國立臺灣圖書館可與中和文史工作室結合，借用場地、舉辦討論會、辦理活動等等，幫助中和地方的文史工作社團，才有辦法讓他們永續經營。我認識不少文史工作室，常常不到一兩年就換了人，整個團體也改變了，剩下的人很少，相當難維持，除了熱忱外，還須要很多人支持，公家機構有其資源，有其永續經營的發展，因為有預算，可以幫助文史工作室的人，更能堅持他們的理想，這樣的結合也能壯大機構的發展，互補優缺點，應該更好。

第四方面，應主動出擊。如國立臺灣圖書館應至各地推廣其特藏及目標，因為很多人一定不了解國立臺灣圖書館的歷史變遷，從總督府圖書館到現在，從隸屬於省政府到改隸中央成為國家圖書館的分館，到現在獨立與國家圖書館分庭抗禮，變成平行機構，雖然國家圖書館仍然是最高的圖書館，但這樣的提升其實代表了臺灣歷史文化重構的過程中，肯定了國立臺灣圖書館過去的歷史傳承及未來扮演的角色，像這樣的事情應該讓全民了解，以促成國立臺灣圖書館的歷史地位，在圖書館界的歷史地位或在典藏及業務推廣上的地位；反過來說，可提昇整個臺灣歷史文化的建構，因為講到臺灣的歷史文化一定要講到這個館。我非常喜歡這個館，自十餘年前就非常支持這個館，我覺得這個館一定要壯大，這表示臺灣歷史文化的被肯定。沒有壯大的話，永遠都是二級單位、三級單位或附屬某個機構底下，我是相當反對的，因為這表示臺灣歷史文化不被重視。剛剛廖館長跟我說杜部長已同意該館改制國立臺灣圖書館，這樣的訊息應該在地方推廣、宣導，以國立臺灣圖書館名義舉辦研習會、研習營等，讓很多人了解，除了推廣臺灣圖書館，另一角度也是在推廣臺灣歷史文化，因為講到臺灣研究，不到這個館來看特藏的話，幾乎沒辦法做臺灣歷史文化的研究，所以這樣的推廣其實是兩者結合，對臺灣圖書館及臺灣人文教育的深化、生根也是很有利的。其他機構也是一樣，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將自己的東西推廣出去就是臺灣人文教育深化最好的方式。至於學校方面的推廣，就請溫教授來說明。我的說明到此，稍後自由討論時我們再共同來討論，謝謝大家！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謝謝張館長的拋磚引玉，張館長的引言大綱和摘要請參見手冊第5頁，接下來我們請臺灣師範大學的溫教授來為我們引言。

引言人溫振華教授：

廖館長、張館長、各位先進、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今天第一次來到國立臺灣圖書館，感覺非常舒服。有關臺灣人文學如何深化？杜威說：教育就是生活。如果把臺灣的人文學當做生活的一部份，動力才會很強烈。我常對學生說你們到師大來上過我的課後，和家人到各地去玩，可以把各地歷史講出來時，家長一定會覺得上師大歷史系沒有白讀。我的意思就是說，歷史是非常生活化的，比如到「龍洞」，可以跟家長講說「龍洞」為什麼叫做「龍洞」呢？「龍洞」是一個浮潛的地方，其實是沒有龍的，「龍洞」從前叫做「撈洞」，一聽就不是漢人的地名，一定跟平埔族（屬三貂社）有關，我們推測就跟「羅東」一樣，「羅東」意指猴子，「龍洞」以前一定有很多猴子，大家看另一個地名「猴峒」，音都是一樣的。和家人出去玩時和他們講地名的由來，一定都會覺得很好玩，臺灣人文學要如何普遍深化，一定要讓他們覺得有興趣。高中老師目前面臨很大的危機，我今年研究所有一位博士班三年級的學生，是板橋高中的老師，已經修完博士班學分，還來修我的課，因為他以前未修過臺灣史，今年9月開始高中要上臺灣史一整冊，害怕如果到時講不好，學生一問三不知，會自覺站不住腳，自尊心深受打擊。像以前九年一貫剛開始時，有學校由教地理的老師來教歷史一樣的道理，歷史和地理其實是兩回事，教育基本上是最重要的，對學生來講，如果讀過臺灣整個歷史就會對臺灣有較多的認識，以前第一屆唸過「認識臺灣歷史篇」的學生，目前是大三這屆的學生，我的小孩就是那屆的，以前常要求我們帶他到「億載金城」等地去玩，就是因為課本有提到這樣的地方，所以教育帶動對某一個學科的興趣是很重要的。目前在教育體系內，其實很多學生都沒有讀過臺灣史，在這種情況下，臺灣人文學要深化，舉辦高中老師的進修很重要，讓他們從史前時代到當代歷史，能有一個完整的、有系統的了解。闕如剛剛館長提到中和地方，中和有一個「尖山」，每次帶學生出去考察，從環河快速道路看過去，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山勢尖聳，所以地名叫「尖山」，「尖山」有一個3千多年前的史前文化遺址，坐車經過時看到「尖山」，會自然而然回想到其史前時代，整個地方的歷史就拉長了。看到新店溪，就會想到1964年荷蘭人所繪的地圖，特別於河流上標示「香魚」，因為以前整個淡水河流域都是「香魚」，「香魚」需要生長在非常清澈的水中，然而我們現在的「香魚」是從日本引進魚苗來到淡水河，是日本種，已非臺灣本地種；公館有一間廟叫做「寶藏巖」，我曾經在那邊訪問到一位老先生，他說以前這地方曾看過水獺，他們家還抓過水獺，水獺是要在非常乾淨的環境中才會有的，我聽了非常訝異，他們家還有水獺的標本，我想去看還一直沒有機會去。這兩個例子，重點在說明：要讓大家對臺灣人文學能產生興趣，就要讓大家了解生活周遭環境，他就會有興趣，而非只是被動的學習。教育的促力很大，學生透過課本所講述，他就會想舉一反三，在這種情形下，中小學老師的進修很重要，如果老師自己以前未教過或學過，有些關鍵處可能很難清楚解釋，會有以訛傳訛的情形，所以要多辦一些研習營，教師授課前要先修多少學分，也應列入較正式的考察。

再者，刊物也蠻重要的，目前編譯館有臺灣人文刊物的編纂，可做一些參考。

另外，有關人文學講座的設置也是很重要的，要能有系統、長時期的設置，像國立臺灣圖書館環境如此不錯，可辦一些講座，經過安排、有系統的設計，從

史前時代開始一直講，只要聽個幾個月後，縱使未修過臺灣史，也可對臺灣有一完整的認識，透過這樣的研習，大家以後有機會也能跟演講者保持聯絡，有問題也可討論，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管道。有系統的了解臺灣很重要，尤其是從史前時代到當代，史前時代遺址到現在為止已發現者約 2 千個，根據考古學家說法，臺灣大約有 1 萬多個考古遺址。所以我現在養成一個習慣，只要有人在挖馬路或蓋房子，經過時我就會跑去看有沒有發現文化層。有一天，我在清水社口恰好看到一個工程，我就假藉師大地理系教授研究地質的名義要求進去施工現場勘察，結果發現文化層，於是就跟文化局報告，整個工程因此延宕，雖然施工單位很生氣，但是文化的保存也是我們的責任，大家應該互相讓一下，因為文化遺址一旦破壞就沒有了，而且也不是考古遺址即不能進行工程。後來中央研究院派人來這個地方挖掘，發現這裡原來是平埔族牛罵社部落所在，在整個清水平原史前遺址是一個關鍵點。所以如能對臺灣史有一完整的了解，每個人都能變成考古遺址的發現者，有許多珍貴的考古遺址可能因為大家的關心而能保留下來。

從個人經驗中，我常覺得臺灣人文學其實很有趣，像我們常喜歡到國外去玩，其實臺灣很多地方也很好玩，像原住民的部落就有許多有趣的歷史，……臺灣人文學的深化可以帶動臺灣觀光事業的發展，深化資訊之旅。另外，像地方文史工作室可以說是在臺灣不重視文史時，他們是站在臺灣的第一線，有時他們也會需要一些資源、一些鼓勵，所以應該提供一些有系統的研習給他們，他們對當地也許很熟悉，但對於其他地方可能不熟悉，當他實際從事研究後，他可利用在當地的研究方式，到其他地方從事研究，研究方法應該都差不多。另外，我想應該設置一些獎勵（針對非學院派），可以帶動臺灣人文學在學校或地方更深一層的發展。謝謝！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謝謝兩位引言人，剛剛張館長的期勉，有關本館行政問題，從本人 93 年 10 月 18 日自陽明大學借調到這個館接掌館長一職後，我有一個感覺，一個館接近百年老店，誠如剛剛張館長講的，一定要了解它的歷史。本館一路走來幾乎可以說是臺灣圖書館事業的縮影，所以我來館以後，把從隈本繁吉到現在這個館的變遷逐篇撰寫後，於每次館務會議中向同仁報告，館慶的時候讓大家了解，找回這個館的歷史。自己在圖書館學系教書的感覺，常質疑為什麼都只研究中國圖書館事業史？為什麼沒有臺灣圖書館事業史？所以應往這邊調整，希望未來臺大、淡江、政大、師大……圖資所都有臺灣圖書館事業史。兩位教授的引言請分別參見手冊第 5 頁、第 7 頁。我們儘量讓諸位嘉賓腦力激盪，多與引言人對話，全場本館排有專人記錄，以後會有文字稿完整整理出來。現在我們就開放時間，請各位不拘任何形式，對於如何深耕我們臺灣人文學的教育，不要讓他曇花一現，教育百年大計，歷史在傳承中不要讓它留白，也不要讓它有斷層，深化之外，誠如剛剛張館長所講的，還要讓它普及化，終身學習讓它普及化，亦誠如剛剛溫教授講的，重視還原、重視和生活結合在一起，這是一個很好的思維、很好的建議。現在我們請諸位女士、先生自由發言，請兩位引言人再來對話。時間非常寶貴，請大家踴躍發言。

開放發言

提問人 1：張建隆（17 號 淡水社區大學主任）

在座幾位嘉賓、各位朋友，今天來到這裡非常高興，過去做歷史研究時常常利用臺灣分館，臺灣分館對從事臺灣史或地方史研究的人而言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料庫。我曾經是淡水史田野工作室的負責人，長期在淡水從事地方文化工作，目前擔任淡水社區大學主任，所以我今天有二種身份，一方面是地方史的研究者，一方面是社區教育工作者。今天的主題是談到臺灣人文學教育的深化及提昇，個人在地方從事田野工作，感覺最快樂的事是與地方耆老訪談時，可以從他們所講的那些故事中了解到生活在那塊土地、那個社區那種深厚的情感，還有感受那種生命中的勇氣和力量的散發，我想每個人也都可以感受到，問題是這部份並未將它開發出來，所以大概只有從事田野調查的人，才能享受到這種樂趣。在地文化解說非常重要，這樣的工作以前是落在文史工作者身上，最近幾年來因為臺灣學被重視、地方文史工作被重視，所以這方面的質和量慢慢變廣。像最近新店地區的臺北縣文史協會辦了一系列像拜訪瑠公圳、拜訪景美溪等等活動，都已經有在做了，但這些資源和力量如何整合，是現階段可以進一步去推動的。像臺灣分館或臺灣的一些圖書館，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我個人認為圖書館可能要走向生態博物館那樣一個方向，就是變成一個家族，很多圖書館連結，用博物館的方式經營，直接走向民眾，而不是讓民眾走進來。解說可能變得很重要，家鄉地方歷史的解說常會衍生成家鄉的守護運動，我們在做地方文化研究時，最痛心的是很多珍貴的地方文化資產，不管是歷史建築、歷史空間，全部在經濟發展思維底下整個被破壞掉了。所以我們常覺得最需要接受文史教育的人，不是民眾，而是那些負責工程的官員。所以我建議中央負責工程的官員應接受一定時數的研習，他們要先認識什麼是文化，不然會很本位的去破壞文化空間，如果沒有文化空間，也就沒有小學的人文教育或地方的文化解說，這部份是更重要的，不過這部份非常難，也不是我們所能解決的。我今天要提議的是，圖書館可以往博物館那種服務民眾的方式去推動，和在地的文史協會或民眾社區大學結合，共同舉辦一些活動和課程，並透過網路平臺的建置，把一些臺灣人文學方面的講座或課程放上去，譬如透過臺灣分館來做，只要上臺灣分館的網站就可以找到想要學習的平臺。比較難的是和中小學結合，我們也在推動中、小學的老師到社區大學來學一些淡水史、臺灣史的東西，但是推不動。推不動的原因可能和整個教育有關。然而一定要和中、小學老師結合才能普及，不然真的很難普及。中、小學老師站在教育第一線，會影響到小朋友，也會影響到家長。我先簡單發表這些看法，謝謝！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謝謝張先生的發言，亦誠如剛剛張館長引言所講到的，我同意圖書館要跟博物館、紀念館等等這些文化機構打成一片，主動出擊，本館也正積極在這樣做，不但對日據時代到今天這樣一路走來史料的部份多所關注，包含新移民、包含外籍配偶閱讀的問題，就像我們今天座談主題深化與提昇的副標題--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我們也會積極來發揮作用。我先做這樣的回應，再請張館長針對張先生的發言來做回應。

引言人張炎憲館長：

剛剛張先生提到的，我深有同感。其中最重要的二個問題，一是在整個官僚體制中、整個公家機構中到底該怎麼辦呢？目前在臺灣歷史文化或臺灣人文教育慢慢被重視的時候，負責行政和推動工作的人當然都是官僚體制或公務系統中的人，推動的工作很重要，推動的人應該要了解整個臺灣的歷史和人文，才有辦法心甘情願、投注很多心力去推動，成果也才會更好。這方面目前確實有很多困難的地方，但會越來越好，因為整個社會變遷的結果，逼使大家要認識臺灣；另外年輕一代受過臺灣史或臺灣人文學教育的人越來越多，慢慢進入公務系統中，將來會越來越重視臺灣的事情。但是在達到這樣的理想之前，公務系統也應再教育，再教育應如何做？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過程中雖然有很多人樂意，但也會有排斥、不滿、抵抗的情形產生。如何去做沒有什麼技巧，各單位的主管本身應該要負起最大的責任，在推動的過程中，首長的一個決定常常影響很大，如何推動，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文史工作室如何跟土地、跟人民接觸的事情，如剛剛張建隆先生或溫教授提到去訪問部落的長老，但要接觸到部落長老也不是那麼容易，常常很多人去接觸他，他可能會覺得很煩，認為漢人來接觸他不懷好意，漢人常懷著優越感、漢人中心主義來看待原住民，部落少數民族常被欺負、看不起，講出來對你們有好處，拿來報導或寫碩士論文、寫博士論文，好像變成墊腳石一樣，你們得到好處，我為什麼要講呢？這是一個心態。另一個心態是講多了以後變得公式化，和部落真正的感情、土地的聲音也不一定一樣。所以如何透過文史工作社團，真正去了解臺灣土地人民的心聲和感情，其實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如何試著去做？做的人如果沒有心懷一種理解之心，或具有相當的內涵和文化素養，那去接觸反而是破壞、污染本來有的文化，因為他可能會因應我們的訪問去調整講述的內容，原本是一種好意，反而變惡意。訪問的過程中，我們如何去了解臺灣土地和臺灣人民的感情，了解之後才能抓緊整個臺灣歷史文化最精髓的地方，並將這種精髓的地方發揮出來，臺灣的歷史文化絕對有它的獨特性，獨樹一幟，有讓全世界或臺灣 2 千 3 百萬同胞非常感動的地方。如何做呢？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很困難，做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常常的學習，常常的努力，而且不是只有學習努力就夠了，也需要能夠理解他人的心思、非常尊重別人，而且要了解如何去做。這是我的回應。謝謝！

引言人溫振華教授：

有關在地解說蠻重要的，尤其在社區方面可以有系統化的來做，闢如去年我幫臺中縣文化局設計規劃了一條導覽路線（配合文建會於 9 月份史蹟日舉辦），從清水到新社，在一天內參觀完臺中縣的歷史古蹟景點（從史前時代到當代）。新社有一條很有名的水圳，叫做白冷圳，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因為白冷圳的關係，使得新社鄉很多人從不關心自己的社區，到後來開始關心，並成立社區大學。目前的教育不太正常，教育應該跟生活結合在一起，但是老師自己對生活周遭環境因當時未受過訓練的關係，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很排斥，我覺得心裡很難過，反而是那些地方上書讀得不多的人，為社區的整體營造，奔波忙碌，找民意代表等等，積極投入「白冷圳」的修復工作，後來甚至成立「新社鄉白冷圳社區總體營

造促進會」，促進大家對本地的一種關心，也很努力的邀請外界許多的專家學者協助重構新社鄉的發展史。在這個從無生有的過程中，我很清楚的看到整個社區改變的過程。後來他們也找了劉益昌教授（當地人）來講家鄉的歷史，才發現家鄉有中部地區最古老的史前文化--舊石器時代文化，劉益昌多年前家中田裡所找到的石器，經請教他的老師宋文薰，發現竟是屬於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所以我們講臺中縣最早的歷史可回溯到舊石器時代，對當地人來講簡直是天方夜譚。那個地方過去有平埔族，他們也不曉得，我對這段歷史比較清楚就跟他們講，當他們曉得曾居住當地的平埔族後來搬到埔里去了之後，他們還很熱心、很認真的跑去埔里問，找到之後還請他們回到故居來，他們也到埔里去互相訪問。我覺得學問最後就是生活，所以這樣的話，當我們看到彼此之間的生活，便有更多了解、更多樂趣及更多認識。所以我呼應建隆兄在地解說的部份，如果能更有系統的設計，就能在短時間內讓更多人了解，同時各社區中那種努力的例子，我覺得應該讓很多人知道，每個社區中的例子都非常令人感動，像臺北市北投溫泉博物館成立的歷程，因為親身參與我的感受更深刻，它先是從北投國小一群師生，在鄉土教學課程中發現這棟破敗不堪的公共浴場，經過學生、老師們連署陳請，社區居民團體也積極的奔走呼籲，才終於獲得臺北市政府通過古蹟陳請案，並經內政部公告為台閩地區三級古蹟。所以很多社區的總體營造就是臺灣當代的歷史，每個故事都很感人。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提問人 2：黃啓東（25 號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老師·學生）

請問文化遺產的時間點如何區分？如最近吵得很熱的樂生療養院（有 70 多年的歷史），應如何保留下來？如張館長的母校（臺大）洞洞館只有 40 年的歷史，要被拆掉蓋成新大樓，或最近聽到有學校要成立臺灣現代文學系，聽說重點放在抗日、抗戰文學，甚至早幾年文學筆戰的歷史紀錄研究等，像這種文化遺產或文化資料時間點應如何分界？

引言人張炎憲館長：

文化古蹟的保存有其法令可依據，文化要列入古蹟有一定的程序、項目和規定，這在文化資產保存法中有提到。至於樂生療養院，我記得是在 1934 年成立，因為捷運路線經過的關係，要遷移到新的館舍去，所以有人呼籲要保留。樂生療養院係為收容癲瘋病人而於日據時期成立的，當時院內都是日本醫生，只有一位臺籍醫生姓賴，他的兒子目前是臺大公共衛生系的醫生，他也寫了很多有關這方面的回憶錄（或口述歷史）。有人呼籲，臺灣有癲瘋病的療養院，為何不留下來？目前裡面還有 1 百多位癲瘋病人，為什麼要遷移？應該把它留下來，它在整個臺灣疾病史上具有其歷史意義；再者，將來亦有可能再發生癲瘋病也不一定，因為目前世界衛生組織仍未宣布癲瘋病已於世界絕跡，因為這三個因素，我個人認為應該保留，但可能很難。文化遺產到底應如何界定，我想有法律上的規定。有人認為 70 多年的歷史並不構成古蹟的條件，但我想另外應該取決一點，如何面對歷史的共同記憶很重要。有時候時間很短，但是很重要。如何設定分界點很困難，闢如蔣經國去世後，七海官邸是否要留下來，蔣經國入住七海官邸時間很短，也許只有三、四十年，是否要保留？依照文化資產保護法不列入古蹟，但是如果認

為國家領導者非常重要，就應該把它留下來，像嚴家淦故居（在玉山官邸旁邊）是否要保留？很多人認為應該要留下來，雖然歷史不長；像彭明敏教授以前所居住過的臺大宿舍也應該留下來，後來臺大宿舍改建我就非常反對，當時戒嚴時期彭明敏教授宿舍外都有便衣警察在監視，那些守衛亭也應該留下來，當然屋子本身沒有價值，但是對歷史來說很有價值。所以我認為文化遺產的界定除了法律規定之外，也應該考量它的歷史意義。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關於剛剛同道提到洞洞館的問題，我稍微補充一下，因為我也曾經在臺大服務過，有關洞洞館的部份，基於大學自治，臺大的校方還要經過校務會議再評估。至於剛剛張館長提到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它還有一個特別法叫做古物保存法，以年限來認定沒有錯，但是有價值的，他們還有文建會、內政部民政司邀集的專家學者組成審議會，由審議會來做評定，可能沒有那麼快。至於洞洞館，基本上臺大的學生是反對拆的，現在裡面還有哲學系在，我在臺大服務的時候，人類系在那邊，哲學系搬過去，在校務會議學生的意見、還有他們的兩系的老師也是主張維持原狀，基於大學自治原則，有最後的評議機制存在，我想我做這樣的補充，再請溫教授再指導。

引言人溫振華教授：

對所謂文化資產到底要多久才能稱之為文化資產？我想歷史意義可能是蠻重要的。我想就師大圖書館建築為例，以前的師大圖書館非常漂亮，因為師大校園很小，當時要拆圖書館的時候，李乾朗教授就出來講話，因為他是學建築的，他講說師大圖書館其時是代表了民國四十年代臺灣建築很重要的典範，所以他後來就跟學校一直討論，因此後來就留下前面的部份，後面全部拆掉了。我想時間可能不是很重要，要看它的歷史意義，如屬於那個時代的建築代表。所以基本上是要經過一個審議委員的審議機制，然而審議委員本身也是一個問題，他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因為每一個審議委員的專業不一。不過程序就是這樣，一般來講都是委員制的，如果大家共同做成決議後仍有人不同意的話，那就只好透過運動的方式來解決了。謝謝！

提問人 3：廖守義（3 號 臺北市信義社區大學 文化導覽師）

這個「文化導覽師」不是我自己封的，臺北市政府新聞處每月發行的臺北畫刊在 93 年 1 月至 4 月用 16 期來拍攝臺北市一些文史、文化生態工作者，因為我個人 10 多年來從老樹的步道導覽、到鄉土導覽、到現在的文化導覽，我原來是提出設計導覽師，然後他給我下一個標題叫「愛樹愛鄉的文化導覽師」，個人成立之「臺灣愛樹人文史工作室」就有臺灣二個字，因為熱愛臺灣，所以一看到圖書館開辦「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與提昇」座談會，早早就報名了。我常常想圖書館是不是可以做一個館外的在地文化導覽，剛剛張建隆先生提到在地解說，或者 10 年前臺中教育大學吳忠宏教授（美國回來的國內第一位環境解說博士），我曾經聽過他的多場演講，但比起解說二字，十多年來我還是比較贊同溫教授的導覽二字，用導覽員或將來能有證照，稱做導覽師，為臺灣人文（文化）來做導

覽是否比較好？前陣子「全世界都在哈臺灣」，或者時報也要推廣臺灣遊學與達人演講，……。我們怎樣來發展臺灣學？用文化導覽師來做文化導覽，是否比較深入？

另外有關文山區開發，我想請教溫教授，溫教授9年前與戴寶村教授為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寫「大臺北都會圈客家史」，在書中曾提到我的第一代廖順勉與廖簡岳同時期，文山區公所每年編印「為民服務手冊」，其中提到1729廖簡岳，我想請教溫教授，是否可以像文山區公所用1729寫廖簡岳，可不可以用1693寫廖順勉？請教教授，謝謝！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感謝本家文化導覽師廖先生的發言，有關圖書館的部份，積極走出去，臺灣圖書館未來一定是朝這個方向走，誠如剛剛張館長、溫教授提到的，這個館對臺灣2千3百萬同胞的閱讀問題責無旁貸，愛鄉、讀鄉應從本土的人文教育做起，這項我們會積極來推動，不流於口號化。一個國家有沒有文化素養，圖書館是重要的指標之一，這個我們會來做。其餘二、三個問題，我們就分別請二位引言人來回答。

引言人溫振華教授：

廖先生也是我的朋友，我覺得他用導覽師是一個很好的建議，給那些從事導覽的人類似證照方面的一種榮譽，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覺得很有意義，這是可以去思考的。

另外，我曾經跟廖先生借過他們家的族譜，以前大家對臺北這個地方的客家歷史都不太注意，所以幾年前我寫大臺北地區客家史的時候，因為借用他家的族譜，他原來都不曉得自己是客家人，後來才知道他們是潮州客家人。後來我們翻翻清朝時候臺北的歷史，發現新莊有一個三山國王廟，是潮州人拜的，所以我們就想到他們的祖先可能後來對新莊的開發有一些參與，我們對那些地方的歷史原來都不清楚，因為有他家的族譜，因此變得更清楚。我想，臺灣人文學的深化，每個人應該要有歷史感，這個歷史感不只是過去的，包括現在也是一樣。像有一次我在錫安山遇到一個榮民，我問他怎麼到臺灣來的？他說有一天他們一群小朋友在外面打籃球，結果軍隊從那邊經過就把他帶走了，他就這樣來到臺灣。像這些其實都是一些故事，在臺灣這個變遷很大的地區，其實故事很多，因為大家沒有歷史感或歷史感太單薄，清朝有歷史，史前時代有歷史，當代其實也有很多歷史。所以我覺得大家有歷史感的話，很多東西就變得很有趣，什麼東西都會想要去注意它。我今天進館的時候拿到一本工藝博物館的簡訊，就想到我前幾天到臺南去，在松山機場的時候看到一座由中興紡織廠捐贈之「湯姆金針織機」機台在那邊展示（工藝博物館修復並提供展出），我看了一下還蠻有意思的。因為我現在在師大開了一門「臺灣產業史」的課，希望開闢一些新的方向給學生去思考，所以我對產業、科技、機器方面還蠻注意的。到臺南的時候，有學生來接我，就談到那個學生家以前家裡正好是開針織廠的（在桃園），不過他們家的是比較近代的，我後來想這蠻有意思的，想到織布，可以從原住民織布機開始，到後來用機器馬達帶動，到後期用電腦操控的，把這三者結合在一起展覽，我們對過去人

類怎樣穿衣服、怎樣織布，就會有一個很有系統的了解。有歷史感的話，看到什麼都會想到它過去的歷史，很多東西就都可以做。我們生活在這邊，這地方過去的歷史其實是蠻豐富的。謝謝！

提問人 3：葉振輝（14 號 高苑科技大學教授）

如何在基層深入，和地方文獻單位的關係很大。我的三個問題是：

- 1、臺灣人文學教育的深化，和近六十年前成立臺灣文獻館（由林獻堂主持）以及各縣市成立文獻委員會，是否有關？我們知道殖民地的人民，全世界都一樣，都不允許讀自己的歷史，學校義務教育裡面的課程都沒有自己的歷史，所以自來臺灣歷史都不以臺灣的主體性來寫，沒有把臺灣人民的心聲寫出來，當然這些情形現在慢慢改善，所以提到深化，我想是否與源頭有關，因為當初林獻堂主持臺灣文獻館，從那時開始大家才慢慢重視臺灣史？
- 2、目前只剩下臺北市和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兩個，全國其他 23 個縣市，都沒有固定編制的文獻委員會。是否應該將各縣市文獻委員會給予合法編制？
- 3、中央政府似乎不重視地方文獻單位，如何改變中央的態度？像高市文獻會，在省轄市時代，由市長兼主任委員，升格為院轄市以後，由民政局長兼主任委員；設文化局以後，成為文化局的下屬機關；2006 年高市議會議員提議撤銷高市文獻會，文化局提了兩個方案；甲案併入高市史博館，乙案併入文化局，成為局內幕僚編制。地方民意機關，好像也不重視文獻單位，各縣市文獻委員會的位階，是否應提升到局處的地位？

引言人張炎憲館長：

大概在 1948 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就成立臺灣文獻館，由林獻堂出任第一任館長，後來又改成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直到 2001 年改隸國史館，稱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這是它與國史館的關係，我先做說明。我想在當時成立臺灣文獻館的用意有兩個目的，一是二二八事件以後安撫日本統治時代的前人，也就是日本時代所培養出來的地方士紳和當時對臺灣地方文史方面比較熟悉的人士，把他納入臺灣文獻館，這樣可以安撫所謂前代遺民或者說是臺灣的士紳，這是國民黨的政策之一，也是新來的統治者對舊有的統治者所訓練的菁英有安撫的地方；第二方面就是讓這些人可以去編臺灣省通志，從臺灣文獻館成立之後，引起各地方跟進，所以各地方的文獻委員會紛紛成立，當初文獻委員會中有許多傑出的人才在裡面，比如新竹縣文獻委員會陳萬成、臺北縣文獻委員會盛清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王詩琅、臺南縣、臺南市等等都有非常傑出的人才，當地不能進入體制內的這些人才都流落到民間，就參加了文獻委員會當委員或當主任委員，推動在 1950 年代臺灣各縣市的修志工作，1950 年代的修志熱潮都由這些人來促成，貢獻相當大；另一個角度來看的話，因為當時國民黨政府也不允許這些人進入體制內，到大學當老師或進入政府機構內工作，就流放到各縣市文獻委員會去從事工作，我想這是一個因素。從 1950 年代、1960 年代這樣做，到 1970 年代蔣經國當行政院長以後，蔣經國的施政有光明的一面，但其實來講也打壓臺灣歷史文化，所以他強調 5 百年前是一家，過去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是 70 年代以後最強的國家政策。所以這樣來看，各縣市文獻委員會的發展就碰到瓶頸了，因此紛紛解散，

這種情況到現在，我認為很難恢復，因為各縣市都有文化局成立了，文化局業務之一就是負責文獻方面的蒐集整理，至於業務能不能好好推動，那是縣市長要負責的。我個人認為縣市長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縣市長在任命文化局局長時，看他任命什麼人來擔任。過去各縣市文獻委員會能有不錯的成績，是因為當時的主任委員是由地方的耆老來擔任，縣市長非常尊重，這些都是地方上非常有名望的人。慢慢的到各縣市文化局以後，變成公務體系的人來負責，或是縣市長任命的文化局長來負責，這樣的情況，跟地方上的士紳、地方上的知識菁英的結合是相當困難的，這是目前嚴重的地方。所以我個人認為各縣市要恢復成立文獻委員會是不太可能的，因為目前業務是這種情況，而且現在有很多大學紛紛推動臺灣歷史文化的研究，或者很多機構，如國立臺灣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也好，很多博物館、紀念館都在做臺灣史研究或臺灣關係的研究，在這種情況之下，臺灣各縣市文獻委員會要成立相當困難。而且目前修志的工作在推動上已經變成各縣市去負責，已不是由內政部負責，過去修志工作需經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去做審查或推動的工作，然而現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改隸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之後，也不管這件事了，回歸各縣市政府負責，因此變成縣市長或文化局長的責任，制度走到這樣的情況，要再改回來已經很困難。那要如何挽救呢？我個人認為有二個途徑，不過這純屬個人見解，不代表任何機構意見。我認為目前有關臺灣的這些機構，如國立臺灣圖書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史前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跟臺灣有關的部份機構應該要負責協助建立當地的歷史文化；第二個能夠做的是，各縣市文化局在推動業務的時後，應該要集合當地所謂歷史研究者或相關研究者，並將文史工作社團的成員納入，這樣才有辦法解決問題。在體制上要改變我認為相當困難，我個人認為大概只有這兩個辦法可以補足現在體制變化下目前這樣的難題。不知葉教授是否同意這樣的見解？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有關葉教授的問題，在張館長發言之後，我稍做意見補充，有關政府組織再造軌跡誠如剛才張館長所言，臺灣人文學的生根、深化，有關臺灣研究的單位都應該發揮功能。像國立臺灣圖書館（本館）未來在臺灣研究中心也要從事這樣的事情。在這場座談之前，昨天夜裡我稍做了一下研究，在 1921 年臺灣文化協會反抗日本人六三法律的時候，那時本土意識就有了，中間當然有些沉寂。公元 2000 年之後政黨輪替，我們圖書館從新生南路搬到中和後才真正要走入臺灣主體的施政軸心，在戒嚴時期本館非常沉寂，原本跟大陸搬過來的中央圖書館毫無關係，我們成立於 1915 年，1945 年時被改為省立臺北圖書館，1973 年第十二任館長時因害怕臺獨的觀念，因此跟蔣彥士院長講我們乾脆歸入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就是這樣來的，其實臺灣分館就是臺灣圖書館，是總督府時代就成立的道道地地一路走來本土化的館，所以它應該發揮它的功能，剛聽完葉老師的高見後，地方文獻的蒐集，社教機構配合組織再造之後，冠上臺灣研究的這些機構應該都需要發揮總體的功能。時間有限，無法讓各位暢所欲言，所幸下午第二場、第三場都還有時間，這場座談就到此為止，感謝二位教授精闢的引言，同時感謝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前輩的參與。稍後導覽參觀時，請諸位繼續給與臺灣圖書館指教。謝謝！

提問人 5：2 號 慶正（呼風鳥工作室 總編輯·文話導覽師）

書面建議：

- 1、閱讀之型態，已多元豐富，除了文字傳承之外，影像、版畫，亦是建構、深化「臺灣人文學」的重要元素。目前國內影像、民俗版畫之研究，散見各縣市文化局及文史工作室，更多常民寫真，流落收藏市場，期盼政府相關單位，重視並積極收集「常民寫真照片」，再加以系統分析、數位保存，成立「臺灣人文學影像寫真數位中心」，出版相關刊物，如此則以文字為經、圖像為緯的「臺灣人文學」，將更表現出臺灣主體性。（李躬恆老師是民俗版畫專家，請多善用）以此期許廖館長及辛苦的同仁、謝謝舉辦此會。
- 2、推薦桃園人與地學會黃厚源理事長、雙清文史工作室陳進乾。

第二場次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主持人：戴寶村 教授

引言人：陳芳明教授、姚榮松教授、李爽學教授、廖又生教授

記錄：蘇倫伸（95/06/29）

第二場座談，主題：台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戴寶村教授，引言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陳芳明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姚榮松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李爽學副研究員，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廖又生館長，我們將接下來的時間交由戴教授主持。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坐在台前的引言人教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各位好，我奉命座在中間，叫我當主持人實在不敢當，接到這個活動企劃我是非常有興趣，基本上我只是當個司儀，以我分配到的主題台灣文史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我是更慚愧，我是土生土長的博士，我爸爸常跟我開玩笑說，原來博士的士是下面那一橫比較短，土地的土是下面那一橫比較長，所以要擔任這議題的主持人有一點不敢當，在座引言人都是我的前輩，基本上作一個串場人，大家一起來對話。在以往台灣的研究不管是文學歷史或藝術的研究越來越發達，我想各位也初步瞭解一些資訊，就以我個人在政大台史所任教，在 2004 年我們最高的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台灣史研究所，台北的師大，政大也成立台灣史研究所。在台灣文學方面，像我們在座的姚所長，陳所長，台灣文學研究所，就我所知有關台灣文學的系或所就有 15 所，數量上相當大，關於台灣的藝術，藝術產生於人民土地下的產物，即使目前沒有特別規劃如，台灣音樂，台灣藝術但我也發現很多做藝術，不管傳統藝術音樂的研究或是台灣美術視覺的甚至於電影之類的做台灣研究的也很多。這次館方安排這個主題相當有意思，曾經還有學生反應說知道的好晚，聽說人數上也做限制，所以我向館長反應，下次這方面訊息多揭露出來，大家對這個議題都相當有興趣，環境也相當好適合辦這個活動，我們知道台灣整個人文學術的研究有高度的發展，量的方面其實也是相當的多，當然我們也期待加上質的深化，與個體的開拓也越來越多，對總體研究成果的累積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也不要忘了做台灣的研究也不是我們閉門造車，自己研究自己爽。事實上整個台灣歷史文化的觀察，就本身來講它有它的國際性，像台灣的歷史進入文字紀錄的時代就跟國際接軌，我想大家很清楚，1624 年台灣被海權國家荷蘭統治，就導入西方文化的要素，後來經過鄭氏王國，清代是比較偏向漢系的文化，到了 19 世紀又再度與西方接軌，1895 年又變成日本的殖民地，日本雖然是日本，但它也接觸西洋文化進入明治維新，然後統治台灣，台灣也變成好像它作為西洋文化的試驗場一樣，所以台灣也一樣跟全球也是透過日本在對話。最近這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以經濟貿易的實力，也在全球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彌補台灣在正式的政治外交跟各國的交往，但是我想對於整個台灣在國際的活動空間有一點障礙，如果我們從一個比較人文學術藝術的研究發展與交流，也有助於台灣在國際間逐漸跟人家對話，

甚至擁有一席之地，那也回應到台灣的研究，也兼顧到臺灣研究的本土性，那我們也知道本土跟全球也需要對話，本土化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基礎，所以主辦單位中間安排台灣文史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也有這樣的考量，我簡單作這樣的詮釋。我們今天這場有四位引言人，我想大家也知道他們的經歷，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第一位引言人是陳芳明教授，陳教授目前服務於政治大學台文所，跟我是同事，大家對陳教授耳熟能詳，橫跨文史，文筆非常好，有歷史學的基礎，後來又走向文學的研究也包括文學的創作，他個人也有國外豐富的留學經驗，雖然在台文所，但他也強調台灣文學在東亞甚至跟國際對話的考量，我想請他來做第一個引言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位引言人是姚榮松教授，姚教授目前是在師大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這個所名稱比較長，但也可以看出師大是以人文為主的大學，這裡面涵蓋文學及語言文化的研究，姚教授好像跟我一樣是土博士，但無疑於我們學術的背景，我想他可以很本土及多元的角度看如何與世界接軌。第三位是李爽學教授，因為還沒到，等一下介紹。第四位是我們主辦單位廖館長，資歷非常豐富，橫跨數個領域，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因為主辦單位也是國家級圖書館，典藏豐富的資料，辦相當多活動，我想可以從專業或者行政經驗，提出一些很有貢獻的意見給大家，我想簡單的串場是這樣，提醒大家現在雖然是快 2 點，但我這樣大聲講話大家就很有精神，重點就可以聽下面幾位精彩的發言，接著就請陳教授先發言，謝謝。

引言人陳芳明教授：

謝謝主持人，在座的個位委員，我想如果這個議題放在十年前的話，恐怕很難成爲一個座談會，在二十年前的話，這個議題是一個禁忌，放到三十年前的話，從來就沒有這樣的議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台灣的學術是慢慢的累積，慢慢建立主體慢慢開放，這就是看到台灣從一個封閉的年代走向開放，現在已經到了開始思索如何跟國際接軌的議題，我想這樣這樣的一個時機應該是成熟，所謂成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沒有本土就沒有國際，也就是說沒有在地的研究，就不可能跟國際對話。近十年來，從 1995 年之後，放眼台灣的學術界，有關台灣研究的論文已經超過了對中國研究的論文，不管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學術論文，或在文學或歷史方面，台灣研究論文的生產量已經超越了古典中國的研究或當代中國的研究，那當然這是整個趨勢的問題。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它的學問，如果沒有建立它的主體，我們就要奢談國際化的話，那簡直就是天馬行空，我們沒有一個落實的基礎，那麼我們已經看到，就是因爲我們建立在落實的龐大文化生產量的基礎上，我們才可以與國際對話，那我們今天在談台灣文學，沒有本土就沒有國際，沒有主體就不能與客體對話，也因爲在這觀念下，我們可以看一下，到底我們這十幾年來，台灣文學或台灣歷史方面的研究，在發展的過程中，有什麼重要的特色，我想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有關本土的一個界定，它過去是代表一種反抗的意義，可是現在是代表一種開放的意義，也就是過去我們在戒嚴時代，本土所有的語言文化母語這一類，全部受到壓制，但當戒嚴體制崩解之後，我們看到整個社會，有關於權力干涉學術的現象已經慢慢淡化掉了，所以因爲是淡化了，我想本土不是說再繼續對抗什麼，而是說本土我們要重新解釋，在一個開放的年代，到底本土包括什麼東西，這也包括主要在台灣發生的一切，都是屬於本土的一部

分，也許到今天還有人抗拒，他說我不要當台灣人或是我以中國人為榮，不管他用什麼語言，對於我們研究者來看，都是屬於台灣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台灣已經到了可以讓各種言論去發揮去表達，這樣的一個自由是學術空間重要的基本條件，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作家或研究者，無論他表達任何意識型態，他說他是中國人，有一天願意跟中國統一，都是他個人主觀的願望，可是他發言的立足在那裡？都是在台灣，那既然是在台灣，我認為他應該是台灣的一部份，那既然是如此那我們就看得見，台灣的歷史研究台灣的文學研究，其實不管他是認同中國或認同台灣的人，只要他們立足在台灣，他們的作品他們的研究成果，都已經被學術界吸收消化，變成我們的一部分，所以在這一點上我一直對台灣非常非常有信心。過去在戒嚴時代有一個笑話，有一個美國人跟一個俄國人說，我們可以在美國白宮罵美國總統，那俄國人也說，我們也可以到克里姆林宮罵美國總統，那事實上這種言論自由，我們在台灣可以看得見，你如果到台灣的書店看，台灣的書店現在馬克思選集現在都已經出現，不要說馬克思選集，毛澤東選集也已經出現，不要說毛澤東選集，現在朱熔基傳胡錦濤傳也都已經在台灣出現，我們並沒有因為這些書籍的出現，我們就很害怕，反而是覺得說我們有能力去看你的東西，而且是批判性的看什麼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是不能接受的，這種東西不要用政治人物來干涉，民間自然建立了一套消化的系統，那這才是台灣最豐富的地方，我想任何用控制的監控的或監管的方式來引導學術，這個學術永遠不能成長，那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想我要講的是說，我們從這個觀點來看，今天我們可能為了藍跟綠的問題在對抗，可是我們今天為了台灣文化台灣文學，我們都居然座在這裡，那這在講什麼，可能政治讓我們對文化的思考感到分裂，可是文化的問題文學的問題歷史的問題，使我們大家團結的座在一起，因為這是共同的議題，這沒有藍綠的問題，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們從這個觀點出發的時候，我們就要問，我們今天台灣文學是什麼？台灣文學就是不管你是那一個族群的作家，不管你叫做廣東人或叫做四川人，不管你叫做客家人或福佬人，你在台灣所生產出來的文學作品，都是今天我們台灣文學研究所在研究的東西，那我也知道說某一部分作家他一直在抗拒說我不是台灣作家，有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陳映真，他現在身體很不好，他自認為是中國作家，但在我們文學研究所裡面，只要談到 60 年代的台灣文學，陳映真絕對是一位不容忽視的作家，我們還是非常謙卑的去讀他的作品，因為他所創造出的藝術的高度已經超過他本人所表達的意識型態，那這一點我們從這樣來看，所有的有關台灣文化的成品或研究的成果，在這樣的研究基礎上，就是有這麼強大的信心跟國際對話，這個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我們可以講台灣那麼小，可是中國大陸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在台灣出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他還沒有得獎的十年前，他的作品已經在台灣出版，等到他得獎之後，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國大陸反而是禁書，可是台灣老早就有他的作品，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大陸有很多作家，他先在台灣成名，然後再回流到中國大陸，過去我們都知道有一個作家叫張愛玲，張愛玲現在在中國大陸有出全集，可是永遠不全因為有兩本書被認為是反共小說，一本叫做秧歌，一本叫做赤地之戀，這兩本在台灣早就在讀，但在中國還是不能看，那麼我們也可以看得到有一個叫嚴格理，他的書也是在台灣成名，然後回流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禁書在台灣都可以發行，例如一個著名的女性作家叫洪穎，她全部的作品在台灣都可以閱讀，可是她有一本書

在中國大陸就被查禁，換句話說台灣那麼小，什麼都可以接受，中國那麼大，很多東西都不能接受，所以文化的生產力並不是看人口的多寡，而是看我們文化的消化能力接受能力有多強，我想這一點，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台灣文學的研究者，這十年來看到台灣從封閉到開放的階段，我充滿信心，那因此就像剛才主持人講的，作為台灣研究永遠不能關在台灣，過去我們是不能回到台灣，我個人就是一個思想犯一個黑名單，我不能回來可是我終於回來，但是我們終於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並不是說我們回到自己的土地就把門關起來，說我們最好，不是的，就是因為我們有機會回來，我們更要打開大門，跟國際對話，這個才是我們今天討論跟國際接軌的基本態度，那麼我們談台灣文學，當然不是講當代而已，我們就要問到底台灣文學包括什麼？現在台灣文學基本上分成四大區塊，第一個就是原住民的文學，第二個就是清朝的古典文學，第三個是日據時代的文學，第四個是戰後的現代文學，我們可以發現這四種文學，其實代表四種不同的語言，原住民的文學其實它的語言太多了，當然我們都知道原住民的語言有口頭傳答的語言，可是它沒有文字的傳播，這個當然是它的特色，第二個古典文學當然以文言文為主，第三個是日據時代的文學當然是日語，戰後的現代文學那就更多了，有中國白話文，有台灣的母語文學，我們都看得到所有的母語文學都在復興之中，原住民也開始寫母語文學，我們都知道特別是台北縣也努力在建立原住民的母語教育，這些我們都可以看得到，每一種語言本來就是文化的資產，即使它剩下那少數的人，只要它沒有被滅亡，我們就要盡力保存，因為太多原住民的語言已經變成國際在研究的對象，不是只有台灣在研究而已，如果我們在這個地方不能好好保存發揚，繼續重新建立文化傳統，國際上有很多人要來看原住民文學或原住民文化，台灣找不到的話，那對我們現在所謂的本土構成很大的諷刺，那這也是我一再強調的文學教育真的不能夠離開台灣的歷史脈絡社會脈絡，畢竟一個文化一個文學的生產與發展，它不能離開一個固定的空間跟時間，所以對它的社會脈絡歷史脈絡絕對都非常重視，當然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文學走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它有一個現代化的過程，這個現代化的過程，怎樣用一個最好的語言最恰當的語言，去接受現代文化的到來，這個轉變的過程，有一個很大的關鍵，就是台灣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台灣開始走向現代化，並不是因為本身自己主動追求的，而是在淪為殖民地之後，日本開始把現代化東西帶進來，帶進來的時候我們台灣的第一代知識份子接受日本人教育，他們一方面接受日本人教育，可是一方面從日本的教育裏面開始吸收什麼叫做現代化這種觀念，所以在整個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不能只看台灣，因為日本人透過殖民主義的擴張，譬如在韓國，在中國在香港在新加坡，在台灣它都開始推展同步的現代化運動，所以我們在看台灣的時後不要孤立的看台灣，我們應該要同時看到，到底這樣現代化的發展，在韓國是什麼在發展，在中國華北，華南，香港或者到東南亞的新加坡到底是怎麼發展的，這些我們台灣的文學都要一起來討論。從這樣來看，我們都知道，從歷史的研究已經很清楚，台灣開始有現代化生活的特徵其實到 1920 年，1920 年基本上日本人將資本主義帶來台灣，然後日本的財團開始進駐台灣，大概在 1920 年大致宣告成熟，第二個都會的生活大概也在 1920 年左右，台灣的衛生，台灣的死亡率降低，台灣的出生率提昇，也是從 1920 年作為一個段線，也就是說大家開始習慣現代的生活，也就是說我們現代的生活可以追溯到 1920 年已經成熟，1920 年也就是台

灣新文學運動開始展開的時候，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文學事實上是一個社會到達什麼程度的時候，文學的內容自然就表現到這個程度，我們在討論台灣的現代文學，大概也是這樣。那麼我們談到現代的時候，如果日本人把現代性代來台灣的話，現代性不是屬於日本人的，日本人其實也是模仿西方的，譬如說日本人學習英國，我想台灣有很多的生活方式，其實是日本人留下來的，可是這種生活方式是英國的，譬如說所有的車子是靠左邊走，在日據時代所有的車子都靠左邊走，靠左邊走的交通規則，是英國的不是日本的，是日本模仿英國的，是這樣來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現代化過程，我們不能不去理解台灣文學發展裡面的國際性，在我們整個文學的接受面，我們知道文學是在談美是怎麼形成的，或者美學是怎樣建立起來，那這些東西我們也看得到，有很多東西並不是台灣有的，像心理學發展，無意識的發展，很多都是從西方來的，我們在閱讀台灣文學看到太多，我們看一篇小說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有美國的因素，有歐洲的因素，譬如說英國或法國的因素都有，到了 90 年代以後台灣文學擴張，現在你可以看得到，今天台灣的文學研究者他們讀的書，他們已經不只是讀台灣的文學，他們讀了很多像米蘭芬的，卡爾威諾的，馬葵茲的，過去我們流行的是村上春樹，那當然現在村上春樹也繼續流行，那我們現在也開始讀川上紅梅的，宮本輝的，這些文學作品也間接直接的刺激台灣作家的文學思考，從這一點看，我們看台灣的文學恐怕有關於翻譯這一方面也必需要注意，那因為時間關係，我簡單作一個結束，今天我們談台灣文學的時候，我希望我們更活潑的更生動的看台灣文化所暗藏的生命力，這個生命力在台灣文學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到大概是最能吸收外來文化最厲害的地方，當然是跟它過去殖民地的歷史有關係，我們跟和鄭的歷史，跟滿洲的歷史，跟日本的歷史，戰後跟西方的關係，我們幾乎可以說對外開放的，對外開放的原因在那裡？因為就是屬於海洋，所以在這一點上，因為它是開放的，所以我們可以吸收的東西就非常多，現在我們台灣文學的研究者，如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基本的要求就有兩個，你進來以後必須要學日語，英語，你如果要畢業的話，英文及日文都必須要在外面檢定考試合格才能畢業，因為如不這樣做一點的訓練，就無法讓學生接觸西方的東西，以及挖掘台灣文學到底那些是透過翻譯受到影響，而產生出來的作品，那當然我們也鼓勵我們的學生到國外留學，像現在我有學生是在哥倫比亞大學，也有學生在東京大學，他們在作文化的接觸，我相信這些出去的留學生，其實就是台灣社會伸展出去的觸鬚，這些觸鬚去觸探不同的感覺，不同的文化的成份是什麼，有一天這些觸鬚收回來的時候，就把外國的資源帶回來，給我們新的思維，也就是說我們跟國際對話，是因為讓我們台灣的開放性不斷的繼續開放，謝謝。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謝謝陳教授從一個不能回歸台灣，到發現台灣，研究台灣，台灣再走向世界，也言簡意賅的點出了台灣文學的內涵及因為它的開放性構成台灣跟世界對話的基礎，安排他做第一個引言非常有意思，剛好把我們重要的觀念點出來，接著下來請姚榮松教授提出一些具體跟國際教育與研究接軌的問題，接著就請姚教授來發言，謝謝。

引言人姚榮松教授：

主持人，各位引言人，各位先進，各位關心台灣文化文學的同行，今天來的對象基本上是地方文史人員，其實我接到這個時間也很短，最近也很忙，也想了很久，到了最近這幾天才傳過來，這個大綱是引言是當時想到的幾個要點，之後我大概又寫了十點，不過時間上可能不太容許我談那麼多，我從我的系所談起，也許各位覺得學院派離得太遠，但不是，現在教育部也要我們辦在職進修，集合三，四年前九年一貫的資源教師，這些資源教師從退休人員到目前沒有找到工作的年輕朋友都有，這些人員最重要的是進修，他們教了三，四年母語後，他們一直強迫教育部說爲什麼不給我們一些進修管道，他們對台語母語有興趣，因此就投入教學，跟小朋友相處也覺得很快樂，有的人語言非常流利，隨便發言就可以引述一段諺語，我覺得這些人都是台灣文化，台灣語言的寶，我看他們經常參加一些會議，我覺得很感動，台灣有這麼一群熱愛本土語言文化的人，所以我們今年第一次招 30 人錄取 27 人，其中台灣研究組跟台灣母語教師組，台灣母語教師組比較多，台灣研究組只有 12 人報名，可能是太匆促了，知道的人有限，所以不足額錄取，以師大這樣根基，原來我們想從台灣文學系開始，中國文學系有 4 班，中國文學研究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如果能轉化 1 班變成台灣文學系就好了，可是師大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學校，2001 年想成立台文系沒有成功，只好先成立研究所，我們也不想只成立台文所，像我自己主要專門研究台灣母語閩南語的，我們莊萬授教授是研究文化，我們用比較整合型的把台灣研究，文學文化整合，剛剛陳教授已經講得很清楚，研究文學，語言，文化是三位一體不能切割，我們只不過把名字分開，然後分成三個組，但三個組運作有成本上的困難，因爲要開三倍的課或兼任教師很多，這是學校成本的問題。今天要講這個議題我最不敢當，因爲我沒有研究文學或文化，我只研究一點母語，但是我現在買書的對象都是文化的，如在大陸出版的國際文化報告，在台灣都沒有出版，我想在全球化影響下，我認爲大陸也很先進，他們出版的東西實在太多應接不暇，當然有很多質性上的差異，不過我覺得沒有關係，在全球化的議題之下，我們這樣的系所是應運而生，我們去年的 1 月 7 日在師大辦了一個台灣人文系所的研討會，總共有 24 個系所參加，還有一些族群比較偏的如南島語系或客家文化系沒有來，我想在 1 天半的研討會不可能容納那麼多議題，所以把一些族群議題稍微放後面，但是也以文化歷史文學有四個組作討論，現在廣義上加起來有 30 個所，2000 年以來從少數幾個所，如從語教系分出的鄉土所，1997 年新竹師院台灣語言研究所，初期不過是幾個所，發展成快 30 個所，從 2000 年以來台灣的社會不能說變動不夠大吧，這對我們研究中文的人也是一個衝擊，爲什麼，當我在想促成台灣文化研究所成立的時後，國文系是持反對的態度，所以我們跟本沒有在系務會議通過，沒有在系務會議通過就是不給資源，不給資源就是沒有給空間，所以我們就集聚在博愛樓與國語中心同一棟樓，國語中心是國際化的，我覺得把台灣研究所放到國語中心同一棟樓反而覺得好，不過長期看他們歡迎我們，其實我覺得他們每天放的廣播都是播各國語言，爲什麼不播台語呢？這就是我們在傳播華語文化的時候，就忘掉了台灣文化，我覺得這就是台灣的悲哀，我覺得這是兩極化，長期以來師大的文化只知道有國學，不知道有台語，但在我們的歷史所成立，台灣所成立，都在獨立所的層次，在獨立所的層次有什麼困難？它的困難就是人少空間小，辦活動也

施展不開，教授也沒有研究室諸如此類綁手綁腳，成大好像後來抗爭的結果給他們一個臨時館，我們沒有這樣劇烈的動作，現在新校長還在猶豫不決，我們現在跟僑大合併不知道是不是在林口給我們一塊空間，不過校內就有一種聲浪，就是不希望這個所發展太快，我們偏偏就是教育部給我們資源，發展得極快。昨天我們新生座談會，新生有 18 個，一下子有 34 個學生，又要開進修部，一個所只有 4 個專任老師，怎麼能應付那麼多，我剛剛想到一個議題，我們台灣研究這一組應該多希收圖書館的基礎人員，這是太重要的，要是他進一步知道國外有多少資源，因為他已經有一定的台灣文學文化語言的根基，在搜集有關台灣文學的讀本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是翻譯過來的，日本人編的有關台灣的讀本，除了以我們自己觀點去選台灣文學，選我們的華語文學，老實說我們應該去看日本人用什麼觀點來談台灣，所以它這裡在國家的峽谷中就是談政治語言文化，生活剪影就是談台灣社會的，這文章有 8, 9 篇，人際關係談台灣的婚姻家庭企業經營等等，從文學藝能及流行音樂談台灣的現代文化，從宇宙神交是談台灣的信仰，這本書也收了 6 篇，台灣與日本也收了 26 篇，這本日本人編的台灣讀本，我覺得國人也應該讀，作一個中學老師，每一個老師都讀過這本書，我想在教學上會比較深入，當然有一些日本觀點，但沒有關係，但確實我們了解所謂國際化確實有很多人在研究台灣，只是這個帽子並不清楚，因為他們是在漢學底下，可能沒有把台灣學獨立出來，我們最近也發現美國的很多單位，如師大的姐妹校加州聖地牙哥分校，希望我們把台灣的所有研究跟他們用合作關係上網，隨時提供給他們並用動態方式更新資料，不過我們所人太少，要承擔這麼大的交流任務是有困難的，可是如果我們可以認清這個方向，能夠找到重點的有意願的，在美國其實是有很多資源可以研究台灣的东西，台灣文學也有很多人在美國念博士的，在這個議題上，我只能將一些觀念表達，真正的行家還是在座的專家，在全球化下，我第一點在說明台灣有二，三十個台灣研究所，就是台灣在轉型，台灣在全球化下已經找到出口，就是我們必需在地化，我們不需要跟中文系對抗，但是中文系自己要說清楚，要找到方向說所研究的古典或中國跟台灣的关系是什麼，這些關係是不是接續的很好，是不是不要壓抑台灣研究，大家多一點把傳統和現代接續的東西做好，中文系最大的毛病是對當代的東西社會的東西他不研究，過去台大中文系要選修政治社會經濟，現在並沒有這項要求，自己分得太細，又是古典文學，又是現代文學，又是歷史，又是思想，自己什麼都要但都沒有辦法跟現代接續，少數非常傑出，整體而言台灣文學文化需要獨立出來，是因為過去傳統國學不重視這一塊，所以發展停滯，面對全球化我們必須要調整，今天我們知道這些系所普遍師資缺乏，空間缺乏等，是一個很短促成軍的單位，還有待努力，歷史所他們比較特殊，因為台灣史在歷史研究已經是主流，但在中文系裏，台灣文學並不是，不過最近幾年從國科會的計畫中，從門類來看，相關做台灣文學的東西，也各類最多的，這個趨勢是我講的第一點，那這跟國際化有何關係？全球化要拿出去的是要有主體性，要有本土的東西才有意義，今天我們推九年一貫教育，高中的課程綱要，要把台灣的主體詮釋清楚並不容易，教科書都沒寫好，我覺得這樣的意義是要放遠台灣在全球化的位置，台灣的文化是什麼，剛才我提到台灣學的國際化對象是什麼，我們所規定的是從日文英文兩個要求，我們要求學生要選其中一門 4 至 6 學分，依據需要通過中高級檢定，這樣的要求是一個理想，當然也

增加同學負擔，談國際化不要求語言，將來就沒有辦法看台灣文學的翻譯，也沒有辦法看台灣文學真正受國際影響是在那裡，這是基本的問題，另外是對口單位，每一學校，每一個圖書館，每一個地方文化中心，都可以找到國際對口單位，譬如說日本就研究台灣學特別多，如果經常接觸，可以從他們的經驗中，了解我們需要什麼，他們需要什麼。第三個是台灣文學的能見度，我把它擺在文學作品上，我剛剛提到的台灣讀本是論文，不是台灣文學作品，真正台灣讀本應該是台灣的文學作品或是台灣文化，原住民作品等等，也包括台灣的古典文學，我們過去看到台灣的古典文學好像是漢人到台灣寫詩，剛才陳老師界定說，在台灣發生的儘管你不認同台灣，那些東西都很珍貴，台灣 400 年是怎麼走過來，漢人是怎麼看原住民，再了解漢人在台灣的地位，再慢慢轉化，這整個 400 年轉換的歷程，寫一部台灣文化史是非常需要這些古典詩的，去年我們聘了一位博士，他就是專攻台灣古典詩，清代 200 多年這些古典詩相當豐富，現在文建會編了一套全台詩有五本，將來可能有全台文，我們在座有一位林博士也是研究清代的散文，這是一個特殊領域，我覺得在國際化過程中，可能要招收多一點外國學生。我剛想到，我們去中正大學開鄭清文的國際研討會，竟然有三位是外國人，其中有一位是在中正台文所當教授的，他們已經聘了韓國研究台灣文學的在台灣拿到博士，有一位金正浩研究台灣詩的，拿到成大的博士也留在台灣教中文，這也很了不起，所以韓國有一些人研究台灣的文化，台灣的戲劇台灣的文學，我們應該把東亞的研究看為整體，我們所現在有 4 個外籍生，有 2 個日本人，2 個韓國人，韓國人將中國研究分得比較細，中國研究是研究政治經濟社會，中國語文學才是研究文學，他們既然選了台灣文學，我們要有國際化，所以我們第一個要教他們學台語，我們有一個教授教初級台語，但台語用國語講或用韓語講，但我們的李教授竟然用英文講，因為他在哈佛大學教過台語，在國際化的過程有很多細節，外國人來要學什麼，要用什麼語言跟他溝通，他要不要學台語，這些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最後一項我是想需希取國際漢學的經驗，我是把它跟漢學連在一起，漢學它有幾百年的傳統，當然台灣學不是漢學，而是跟漢學可以互相逾越，慢慢把主體性突顯出來，我們不要覺得它是跟漢學很隔閡很對立的東西，全世界的人都在研究漢學，華語現在也很熱門，我們就趁這時候將台灣學推出去，這是我的看法，謝謝。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主辦單位給的時間確實有一點緊迫，不過姚教授把他整個所研究教學說明或反應出求台灣知識若渴的需求，再往下紮根就是師資上有需要調整，所以有很多中小學老師也繼續進修，相對我觀察台文所系所的擴張，也面臨師資的問題，我曾經看過有些台文所師資的背景還是研究中國，中國文學，這樣也可以開台灣文學的課，我想這樣的問題可能是整個在台灣的文學所所面臨的問題，剛剛也提到有關台灣史的部分，台灣史的部分培育得比較好，台灣史培育博士級的研究人員相當多，可能有些不同，關於全球化剛剛陳教授，姚教授都提到，我們台灣真的要注意，不是說日本我們現在免簽證可以隨時搭飛機到日本那麼的密切，韓國也不是 LG 滿街都是，不是每天都吃大長今，其實韓國對台灣也有很多在做研究，包括我以前讀研究所階段，有很多韓國留學生到台灣作歷史學的研究，我想這一方面提醒大家注意到，韓國不只是我們所看到的那一些，其實他們對東亞的了

解，世界的了解，以及它的互動行也是很注意的，這些觀念很重要，接著下來我們請李爽學教授，他個人有很豐富的國外留學經驗，那又在師大翻譯研究所擔任教職，在對於文學文化及宗教方面也很有研究，我想翻譯是作為語言文字轉換重要的中介者，他又訓練很多學生，以他個人的經驗與教學，可以提供台灣文史研究跟國際互動的關係，我們請李教授給我們提供寶貴的意見。

引言人李爽學教授：

我本來是想從台灣文學跟世界其他地區國家的文學開始講起，但我一進來就聽到陳芳明教授在談這方面的問題，我或許可以將寫在大綱上的話跳過去，直接談台灣文學如何延伸到國際的問題，我想要談這個問題，為什麼要把台灣文學推出去，在我看來基本上跟我好幾年前的一個感受有密切關係，我個人覺得台灣文學不應該長期在國際上消音，有一位我非常尊重的老師，齊邦媛教授，恐怕是最早將台灣文學往外推的人，齊教授現在已經退休了，不過他對於台灣文學英譯的工作非常關心，而且他在主持英譯的工作時候，是不分意識型態的問題的，只要是好的作品，他都會想辦法把它推成英文，儘量在國際上流傳，我想說的是齊邦媛教授的第一次努力是一套跟華盛頓大學合作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這個書推出後，其實當時我也只是一個大學生，當時的教育下，我理所當然是一個中國人，我是英文系出來的，教我大一英文的老師是美國人，有一次我的美國老師就拿著齊教授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的英譯本，問我說從我一個美國人的觀點，我實在不知道這裡面所收的作品，那一些是中國文學，這些全部都是你們台灣的東西，為什麼會冠上中國文學的名號，這當然對我是一個大學生，雖然不能說茅塞頓開，但也是當頭棒喝，我們努力了半天，以前在兩蔣一直到李登輝前半段，說我們台灣經濟種種奇蹟等等，推到最後的結論是我們中國人真偉大，中國真行，最後的credit變成中國兩個字，我在這邊也不是鼓勵意識型態上面的問題，但這個問題的確讓我感受到我可以身為中國人，但我決對不允許身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我大一英文老師問我這個問題，真的讓我開始反省我們是不是太過於以中國道統自認，到我們在推台灣文學的時候，人家都不去注意台灣兩個字，以為所推的是中國一個地區性的文學作品，所以整體來講還是中國，我想這即使是比較偏藍的意識型態，恐怕也不能完全接受的一個概念，我記得從我大學時代，有一些作家在心靈裏面也一直掙扎，我到底屬於中國作家還是台灣作家，如果我屬於中國作家或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又位處邊陲，將來在中國文學的主流裏面，我算老幾，我想這種憂慮焦慮從我大學就感受到，一直到最近碰到張大椿，總有這方面的問題產生，當然張大椿有自己的選擇，那是另外一回事，不管如何，就近現代台灣文學發展來看，這的確是現實，現在是有一點中國熱，坦白說中國熱在我看來還比不過日本熱，每次日文課在招生的時候，以比例來講，如果它們招到5班，中文系只能招到3班，這個問題就像去年11月我跟康正國先生聊到的問題，他非常興奮的跟我說我們耶魯大學最近中文又增加了三班，好像華語又變成一種熱潮，或許相對之下比以前好很多，但拿來跟日文比，我想中文增加三班，可能日文增加六班，那更不要說拿外語來作一個對照，很可能法文是全校性的，德文是全校性的，學校裡面好像法文德文變成他們共同必修的語言一樣，其實中國熱它是一個相對性的講法，你實際上去看，以目前來看比不過日文，要跟法文德文

比起來，那差太遠了，這個中國熱在某些意義方面，我講得比較直接一點有一點自我膨脹的嫌疑，不過也不能因為這樣，就認為中文是枝微末節，仍然要繼續奮鬥下去，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我個人的感覺也是這樣，台灣文學的翻譯，從齊邦媛教授或在齊教授之前，美國新聞處補助過台灣的一些作家，在台灣出版一些台灣的詩集散文集等的英文著作，可是那一些東西根本沒辦法推到國際上去，所以齊教授所編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恐怕才是真正打到國外去的台灣文學作品，雖然它冠上的是中國，在戒嚴時期，早期台灣文學的外衣一定要冠上中國這兩個字，至少也要中華民國四字，在這種心態下，我們最早看到的是，其實不是台灣本土長大的，或者說就算是台灣本土長大，他基本上是大中國意識型態的一些學者，共同在推動台灣文學外衣的工作，非本土長大的劉紹鳴教授，對於台灣文學非常的關心，楊魁陳映真小說他想盡辦法把它弄成英文，在台灣長大，大中國意識型態的李歐梵教授，我們不用諱言意識型態，像李教授在台灣長大，讀到大學畢業然後出國，他的家人還是留在台灣，他這樣大中國的意識型態，可是他還是會想說，在台灣我們所接觸的文友，彼此在一起寫小說寫散文寫詩等的這些人的作品，也應該往國外來推銷，最早他想到的並不是大陸所謂的東中國文學的推銷工作，仍然還有台灣的文學的推銷工作，所以最早的時候，李歐梵教授是在印地安納大學教書，在他的鼓吹之下，開始推出一些台灣文學的作品，當然這裏面賣得最好的還是尹縣長，目前已不知道賣到第幾版，李歐梵教授與劉紹鳴教授之後當然還有很多人，不過這中間還有一個始終不錯的努力是 Chinese Paint 的努力，這個”筆繪”刊物的努力，它又把它叫做 Chinese Paint，介紹台灣文學到國外，還是中國文學，”筆繪”刊物作了很多努力，比較近一點的作品跟民進黨政府有關，文建會新聞局都蠻鼓勵英譯的工作，包括蔣經國基金會也推動英譯工作，我們最近可以看到，在汪德衛沒有離開哥倫比亞大學之前，哥倫比亞大學是台灣文學英譯的重鎮，他離開之後，未來發展情況就不得而知了，最後我想強調一點，不管個人意識型態如何，我們生在台灣就不能讓台灣是一個孤立的地方，所以我們本地的文學是要往外推出去的，除了文學作品往外譯出去，還有一些工作我覺得必須要做的，如姚教授剛才說辦國際型的台灣文學研討會，我覺得這是相當有效的方式，其次，我們在提供外國學生對台灣文學獎學金的部分不能吝嗇，美國人因為沒有吝嗇，提供獎學金給外國人，美國文化在全世界推行非常好，所以我們不能夠因為是我們納稅的血汗錢給國外的人，就覺得我們為什麼要給他們，站在長期的角度，獎學金是絕對不能省的，這是我一點點小的看法，我們最近在做的，不儘儘是英譯的工作，最近已經計畫，將用中文寫的好的台灣文學研究或專書，不是作品，我們要努力說服教育部國立編譯館，把這些在台灣用中文寫的東西，想辦法譯成英文，跟國外大學合作往國際推動，沒有人跟我們打交道，台灣學是自己是成不了學的，一定要跟別人打交道才能成學，我想我們最近都在進行這方面努力，很抱歉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談得更深入，以後有機會再談。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時間蠻趕的，不過李教授仍然有具體的點出一些人，對於把台灣的东西推向國際也做了很多工作，我想這方面是值得把台灣文學推向國際，因為台灣長期是以經貿實力，MIT 的產品縱橫四海，我想我們在文化上也要做同樣的工作，當然

李教授也特別點醒，站在現實的角度來看，台灣跟對岸的中國確實在做競爭，我們現在常開玩笑說夜市買的東西，如果是”菜籃”(台語)做的，品質都很差，”菜籃”(台語)就是”made in China”台灣話的說法，我這裡講不是有貶低的意思，但曾經我買過大陸做的電鋸，很快就壞掉，也有很多朋友這麼說，我這麼說無意表示對岸那一國很不好，其實我們也要注意剛剛李教授談到的一點，不要把我們的 credit 變成別人的，這是很重要的，這是我們國民所累積出來的財產，不是錢的問題，是整個總體 credit 的問題，我想這一點蠻重要，所以跟在做國際交流應該是我們很重要的立足點，我想，我們接下來請我們館長，學術行政都非常專業，我剛看了他的學歷真的很特殊，有好幾個學門的專業，接下來留下一些時間請廖館長引言。

引言人廖又生教授：

剛剛幾位學者專家的見解我都贊同，非常精闢，之所以安排我最後一個發言，主要是我個人的淺見圖書館學，圖書資訊學應該列入人文學的一支，圖書館是最和平的單位，早上我主持的那一場，該講的話我已經講了，各位嘉賓也可以看得出來，有台灣歷史學會，甚至有台灣法律史甚至有冠上台灣的越來越多，如圖書館界，1949 年之後，統統還是從中國大陸那邊過來，目前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法，為什麼沒有台灣圖書分類法，我自己在思考這個問題，所以以圖書資訊學教授的立場，我個人願意在台灣研究中心成立後，真正把這個館正名，回復國立台灣圖書館之外，台灣圖書館學也要深耕，工具性的學科幫助文學史學幫助各個領域發展，畢竟中山南路的中央圖書館或國家圖書館，是南京來的，道道地地生於斯長於斯的館就是本館，我想做這樣補充，感謝各位。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我想館長都會一直在這邊，各位來這邊找資料，館長的辦公室，電話，應該都是隨時開放的，他真的客氣有留一點時間，我想我也接著講幾句話，國家的發展，在文化上有幾樣東西非常重要，就是國家的圖書館，國家的博物館或者是藝術館，國家歌劇院，體育館，競技場，這幾個東西一定要很齊全，剛剛確實也點到我以前利用圖書館也是一樣，向我們在研究台灣史，都是編到最邊緣的，而且是中國史最邊緣的部分，我想這我們當然可以感受到，這是長期體制上的影響，圖書館是總合研究資源非常重要的地方，我們要推動台灣主體性的研究，知識的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知識資源的分配引導我們如何利用這些資源，這也是非常重要，因為廖館長很客氣留了一點時間，我們大概有 10 分鐘的時間討論，我們就開放討論對話。

開放發言

提問人 1：葉振輝 (14 號 高苑科技大學教授)

我感觸蠻深的，我去過英國 4 次，歐洲大陸 2 次，美國 1 次，日本 1 次而已，十幾年前住在劍橋的 10 個星期中，有一天我房東問我，我好想問你一個問題，當然他用英文講，我怕你生氣我不敢問，沒關係你問吧，我說，Is Taiwan ruled by Chinese Communist?台灣是不是被中共統治?我說不是，他說是不是蔣介石繼續在

統治?我說不是，現在是李登輝，李登輝是國民黨主席，你可能對李登輝不是很瞭解，他是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李登輝的博士論文在貴國倫敦大學圖書館有三本，他說最後一個問題，什麼時候 Formosa 改名叫做台灣，你們注意喔，這個問題，正式國際條約國際協定用 Taiwan 而不用 Formosa 是 1972 年上海公報，那中文版跟英文版有一些出入，我跟他講說 R.O.C 跟 P.R.O.C 不同，但外國人根本搞不清楚，原來是我們從來沒有退出聯合國，是國民黨的代表或台北的代表被趕出聯合國，中華民國一直在聯合國，我們都是被愚民化，聯合國憲章沒有改，所以 China 就是 R.O.C 也就是等於 P.R.O.C，我在想問題在那裡?去年 8 月，北京有一電視台切斷了寶島鐘錶公司的廣告，張晨光拍的，最後兩句話，寶島鐘錶公司，Formosa，不可以講 Formosa。還有一個故事，報紙登過，2001 年 3 月廣州有一家台商要成立，招牌是中文福爾摩莎餐廳，不可以掛，福爾摩莎說是殖民色彩，後來叫台灣餐廳就可以掛，為什麼外國人以爲我們被中共統治?因爲他們從小唸教育，唸到世界近代史都知道福爾摩莎，知道荷蘭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國人，英國人在鄭經時代有 10 年是給外國設商館的國家，所以他們知道台灣位置重要是有利於轉口貿易等等，所以他們都知道 Formosa，如果你問他們 Is Formosa ruled by Chinese Communist?他們說 Of course not.他們都知道現狀，如果講 Taiwan，他們以爲是中國旁邊的一個島叫 Taiwan，屬於中國也不足爲奇，難怪 1990 年英國有一本書，研究世界上少數民族，說遠東有一個少數民族，叫做 Taiwanese，人口只有 30 萬，那叫台灣原住民，所以我要提的問題是，具有歷史的地名或人名的英文翻譯是否該作檢討，以下我講一些例子，捷運紅線淡水站，不是用我們熟知的 Tamsuy(或 Tamsui)，而是用 D 開頭的，這還不要緊，紅樹林站用 Hosulin 爲何不用 mangrove，紅毛城呢，用 Homaucheng，而不用 Old Dutch Fort，高雄壽山幾年前我看過路標寫 Sou Mt.，350 多公尺給我叫 mountain，其實應該叫 Apes' Hill，猿猴很多嘛，旗後山用 Ki-Hou Mt.，越看越無(台語)，而不用 Saracen Head，Saracen Head 是英國 Saracen Head 的故事，屏東墾丁海邊船帆石，爲何不用 Nixon Head，卻用漢語的拼音，你跟外國人講船帆石是 Nixon Head，他一定一下就記住，高雄爲何不用 Takau，卻用 Kaouhsiung，後藤新平該用 GoTo Shinpin 不該用漢語拼音，日本人名若用台語譯出，該用日語發音，要恢復它原來歷史的名字，圖書館翻譯書籍的時後會碰到這個問題，通通用漢語拼音法翻譯，我們真的看不懂，這是我的建議，尤其是歷史的地名及人名要檢討。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葉教授提出很多的例子，因爲時間有限，只能再一位發言，我們請先舉手的王先生發言。

提問人 2：王受寧 (15 號 古彩文史學會執行長)

我覺得我們台灣應該要表明我們台灣主體意識，要發展台灣的俗文學，風俗文學可以表現台灣的 organization，表現台灣地方性，這是第一點，我覺得現在要走向全球化，是不是可以增加第二國語言，比方說新加坡，香港都有 CNN 英語專屬播報員，爲什麼我們台灣沒有，我們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1951 年舊金山合約裏面，台灣已經放棄 Formosa，實際上我們這個島應該恢復到 Formosa，

用了 Taiwan 好像跟中國扯不清，所以我的意思說，我們台灣是殖民地國家，是不是可以跟新加坡一樣，我們可不可以將英語訂為第二外國語言，我們的新聞播報是不是可以用英語及台灣國語，這樣全國變成有英語系的系統，我們將來要走進世界，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還有我剛才說台灣的俗文學可以表現台灣的主體意識，我現在每星期六晚上 7 點到 9 點，固定在饒河街解說，已經六年了從來都沒間斷，每個星期六我主動都帶著他們解說，當然我會講台灣的歷史，講台灣的“厝”，我發現問題大了，這個厝就是跟中國完全不一樣，台灣的地基主跟厝有關係，這一點跟中國沒有關係，我研究台灣的建築，我們叫台灣古厝，中國叫民居，那不一樣的，我發現這很重要，跟大家多多研究，謝謝。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我想跟各位抱歉，因為我們還有場次，所以我要控制一下時間，王先生我已經認識蠻久了，雖然發言時間很短，但他講的很有意思，他講我們本土跟全球的關係，他也提倡俗文學，我們知道世界各國的文學或國族的認同，國民文學 folk 很重要，我想在座台文所教授可能要注意到，第二個是台灣要有第二個語言，這是我的想法，我覺得台灣應該要有三個語言並用，一個是全球化，英文大家都要用，第二個是華文，字跟語最結合所有很通用，第三個是各族自己的語言，世界很多國家都這樣，我印象中覺得阿富汗很落後，常常戰爭，事實上他們那個國家只要是讀過書的都會三種語言，英文，雖然他們對西方世界有一點排斥，第二個是通用的語言，第三個是部族語言，因為他們部族很多，每一個都要會自己的話，我想台灣應該要懂這三種，既本土又全球可以結合，我想很感謝葉教授及王先生的發言，感謝陳所長，姚所長，李教授，廖館長，今天時間很有限，講的對大家也很有啟發性，不管是從事圖書館的工作，或對台灣的文史研究作都有蠻多的收穫，感謝各位的參與，我們這一場座談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第三場次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主持人：莊耀輝 教授

引言人：薛化元教授、陳翠蓮教授、莊萬壽教授

記錄：潘淑慧（95/06/29）

主持人莊耀輝教授：

各位在座的貴賓、本館同仁以及薛教授、莊教授、陳教授，大家午安！

從早上到上一場大家的發言都相當的言之有物，而我們今天所要談的是人文學 Humanity 或 Humanities study 這個名詞，可以說在二十世紀初年才開始漸漸抬頭起來，為什麼二十世紀會有人文學衍生出來呢？因為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高科技的時代，科技掛帥，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價值，只能夠機器生產呢？或者百貨公司可以買到？當人在拼命往科技走的時候，可能迷失掉了什麼東西，所以人文學會抬頭，人文學的抬頭也象徵著人是不是在尋找他內心有迷失了什麼東西，是不是也是人生幸福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能夠用金錢買得到的東西也許不是最珍貴的，不能夠用金錢買得到的東西，也許才是人生非常值得去珍惜去追求的東西，此時此刻來談人文學相當有意義，尤其有時覺得這個社會怎麼這麼亂，這時候如果有一些人文素養，悲天憫人的情懷，對社會是不是更有些安定的作用，故人文學不僅是 Literature 文學而已，更深廣的層面應該是要能夠融入生活，而不是像嘴巴講的和心裏想的，甚至腦中想的不一致，兜不上來，這樣豈不是像人格分裂，這些事情都值得在座各位共同的省思，人文學的涵義相當的廣，包括我們的整个人生，留給人最好的印象不是他的 money 他的 power，而在他的能否心口如一，有些人打從內心讓人敬佩，像德莉莎修女、甘地，也沒有說要當印度的國父，印度的總理，雖然死掉好久了卻依然受到尊重，就如愛森豪所說，如果後代的人讀到這個人的傳記，會不會懷疑世界上真有這個人的存在，是不是杜撰的小說，人文價值就有這種超越時空，甚至超越文化領域的價值，個人粗淺的瞭解與各位分享，其實人文的價值中國人老早就有了，古人說天不生眾民，萬古如長夜，若得天下須殺無辜之人則不為，孟子說人有仁義禮智四端等，這些最基本的價值，由於十九世紀英國的船堅礮利，把我們國家那種高高在上的信心完全打垮，進而將傳統的人文價值貶低，今天拋磚引玉要喚醒大家說，其實東方也有一些很好的東西，尤其本土臺灣，大家命運寄託的地方有許多值得大家珍惜的不應妄自菲薄，友人長年留學荷蘭，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當被問及什麼能夠代表臺灣，讓臺灣人能夠抬得起頭的東西為何？當然不會是檳榔或檳榔西施，苦思之餘最後總算以「布袋戲」來呈現，還好效果還不錯，我們長久被邊緣化，被割據，甚或被理工科技將人文學科邊緣化，如何落實人文學教育資源共享，不敢僭越，由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來提供寶貴意見，談到分享可以分國內與國外二部分，國外如美國日本、韓國對臺灣的研究，由上兩場得知其愈來愈受重視，國內亦不能完全不去理會它，彼此分享交流，我們對岸，他們的研究產能也可以清楚看到，人才培育也愈來愈多，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國內當局將之長期的邊緣化，應儘量給與支援，沒錢沒人，對一些文化工作團體為什麼執政檯面上的人不給與研究者 support，畢竟教育為百年樹人之業，課堂上不教不考，甚至隨使用來補湊鐘點數，談到資源共享首先會想到自己有什麼資源可以與人共享？互相心存依賴，就無法

有補強的效果，資源有限更必須開擴心胸，讓大家能夠有一平台互相溝通，利用現在的網際網路、e-publish、e-book 讓流傳更廣，均為資源共享可行的方式，謹作以上報告。以下請引言人薛化元教授發言。

引言人薛化元教授：

主持人莊主任、館長、各位先進：不好意思先作發言，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是臺灣唯二的臺灣史研究所，國立大學很難走到四、臺灣人文學要如何深化，它不是一片空白現在才要發展，而是在大家都已就定位的地方，才要開始發展，少了一個位子，這是第一個困難，資源蠻欠缺的，一年的業務費十一萬，敝校絕對不准學生選考，因沒有錢請那麼多位老師出題，這種困擾光抱怨無效，如何打出一片天空，節省開支，臺灣史研究所要活得好，能夠擴展，想辦法到體制外求生存就很重要，因校內分配不到，因為窮大家就要拼命，相關的研究要作，會回饋回來，等規模再大一點，成果再多一點，然後大膽地再找基金會也會比較容易，先天不足沒關係要能夠被瞧得起，1992年若林正丈教授出版「臺灣」一書的中文版，在福華飯店的一席話，他說早年在日本留學的臺灣留學生，寫很多臺灣史的著作之外，他們長期在海外搞政治運動，應該較沒時間唸書，但其著作都由東京大學審查出版，當時我們好像也沒有人家忙，卻有幾本能在國外一流出版社出版，這點個人感到壓力很大，常勉同仁共同努力。溫振華教授羨慕我們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透過學校體制研究室、辦公室不成問題，問題在聘適當的老師，所以雖窮卻一切充滿希望，臺灣史研究所在教育體制裏面的意義，可分從教育學及歷史學兩個角度來看，從教育學理論來講，它是兼負培養中小學師資的一個教育機構，同時也是本地歷史的相關機構，從教育理論來講由近及遠，由具體而抽象，有一位朋友他是統派是一位德國人，笑我們說你們竟連統派的臺灣史教學都不及格，莊主任剛也消遣我們的提到，中國大陸對臺灣史的研究資源之多，值得我們反省。從歷史學的角度看，在史學方法論中覺得歷史學的史料非常多，你選擇的基準為何，以現狀淵源的標準，歷史學不是死人骨頭的學問，是人文學，是與我們生命相關的東西愈重要，這在教育學上亦相當重要，臺灣文史資源有多大，臺灣的鄉志二十年修一次為基準，就有三百多個，專業人力的培養就很需要，第二談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的現狀，資源算是非常好，想多招生學生則人數可任由自己填，本所努力朝向資源多社會服務要多，在臺灣史研究的風向中，目前編制上有七個專任，整個所的發展方向，我們與師大算是兄弟所，唯二，故相濡以沫，互相取暖，師大有很好的傳統，臺灣最有資格研究臺灣史的就屬臺灣大學，它的資料之多人才之多，無可比擬，吳密察師兄說，如果不是台大不要，那輪得到其他單位，以個人經驗至少二次被拒絕在臺灣大學設置臺灣史研究所的努力，人家不要的接下來作就比較容易了，臨時說系主任須為教授資格，本歷史系教授很多，大家又都將退休，投票結果就變成目前這個結果，系主任能作的相當有限，臺灣史的研究秉持當出設所的理念，師大主要設在清代，又在教育體系，人家沒有的就輪到我們，主軸放在臺灣近代現代史，強調科技整合，人文科學如歷史政治、國際關係，希望再補一個經濟關係，我們一般認為要加強推廣服務，教育部來調查問我們準備貢獻多少，來深化台灣史的研究，預估創所第五年，產量連編帶寫的推廣專書及學術研究應該會超過二十四本，雖膽大妄為地填下資料，到今

年年底前總共會出七本，維持如此的績效，我們的推廣服務，配合課綱的撰寫，預計出版的有九冊，所有同仁都有開臺灣史的通識課程，明年開始已爭取到要開一「臺灣與近代世界」的學程，政大學生，未來陽明、北醫大都可以選讀，一年四十個名額，師資不夠我們又到各系所如財政系、勞工所、經濟系，新聞系、地政系，找相關學有專長的學者來幫忙，明年的第二個學期正式開班，下學期開始招生。再來說我們有那些資源可以跟大家共享，我們這麼窮如何資源共享，我們很努力配合陳芳明教授的臺文所，一年爭取到二百多萬的額外圖書經費，第一件就是購買「臺灣日日新報」因效果不夠好，再買一套北海道版供印，一張 2 元，並購買新的微縮閱讀機，以及購買 UMI 沒有出版的美國研究臺灣歷史文化之博碩士論文，臺大買微縮片，我建議政大買紙本，先回遡到 2000 年，明年有錢再往前遡買，慢慢地就有一套完整的，這樣才能夠知道人家在作些什麼，不僅是臺灣作品也有了外國作品。第二透過出版社幫我們忙，到日本去蒐尋日本幾個重要出版社及日本大學出版社之研究論文而不是史料，因史料很貴，別說二百多萬，縱使有二千萬也買不了多少東西，研究部分一般圖書館不買的，因錢少買一些大家沒有的資料，讓大家有機會來資源分享。第三部份，本所與其他十五個臺灣本土系所，共同設一網站，總經費十幾萬，設一戰後臺灣歷史教學的網站，分為憲政、人權、國際地位、臺灣海峽兩岸的關係，先從戰後開始作，重要的條目，剛開始大部分的解說由本人書寫，因沒有資源先由各人書寫，未來陸續再增加資料庫的內涵，並與有關單位合作，九月份將會掛上重要的波茲坦宣言、開羅宣言，舊金山合約，讓大家來看上面寫些什麼，有否簽字，不辯可明，我們樂於與貴館合作，無論如何要維繫下去，活著是未來發展最重要的本錢，我們自己也希望在學術上能夠生根，能夠進一步去發展。

引言人陳翠蓮教授：

主持人、館長、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今天要談資源共享的問題，臺灣文史研究或者教學方面的資源共享，個人想法與莊萬壽教授相同，在沒有資源的前提下，如何談資源共享。所長非常樂觀，研究所一年經費才十一萬，還說資源最多，可看出臺灣的文史系所其發展的困境，雖然臺灣民主化到今天只有十幾年，因受到以前政治的因素，尤其在學院中受到中國史為主的學術生態的限制，文史系所在各大學中的資源都很少，包括老師的聘請，費用，學校主事者對臺灣史沒有什麼看法，資源分配上是相當貧乏的，第二點雖我們在 2000 年民進黨開始執政，他們對於文化的著手這一部份是相當欠缺的，文化是指廣義的文化不只是文史部分，包括媒體這些東西，完全失去帶領的作用，雖然是本土的政權，對臺灣的文史事實上感覺沒有快速的推動，沒有讓人耳目一新，整個在這樣的情況下，臺灣的文史研究，臺灣人文學的研究，它是處在不利的情境，除了資源的缺乏外，長期以來臺灣史的史料，被發掘出版或是使用推廣，事實上都非常有限，這一、二年來開始有私人的日記、官方檔案，開始有再整理開放，史料在使用上還是相當的不全，斷簡殘篇還在收集出土的階段，臺灣人文學或者文史的研究，以目前情況官方或者是學院其進度相當慢，反而是民間的文史工作或者地方文史工作者相當賣力活力也夠，民間比官方積極主動更多元蓬勃的發展狀況，在這種條件下所謂臺灣學或臺灣人文學能夠發展起來，野心不要太大，如何讓台灣的史料被發

掘，可以推廣被應用，以更便利的方式，能夠出版公開提供，學院中也有一些研究成果，與一般大眾所瞭解的臺灣人文，文史的知識，例如報上所刊登的以訛傳訛的印象到學術研究，有很大的落差，如何讓學術研究的成果推廣並廣泛的利用，讓大多數的民眾可以接受到這樣的成果，第三臺灣人文學可以日常化，更生活化普及化的東西，形成臺灣學的特色，為達到這幾個方向，如何透過資源共享，檔案史料方面貴館至少是目前擁有日治時期最多的資料，各個學術機關或圖書館均有其館藏特點，如果要資源共享，如何以最便宜的價格來提供給使用者，可以方便的複印，貴館可以作主題式的展覽，讓人知道然後來使用，可以作檔案介紹或檔案選集的出版，檔案史料價值的研討會，對檔案的推廣會有很大的幫助，很多地方的文化局或文化中心這幾年亦出版一些私人日記或作品全集，為很好的史料推廣方式，研究成果與民間的文史知識做一種連結，透過學術機關或圖書館作一仲介，由學院與民間定期辦講座，不僅學校可以辦，圖書館也可以辦，邀請研究機構對臺灣文史有研究成果者來辦，像這次的研討會，定期性例如每個星期五，作一成果介紹，或短期課程，設計像夏令營主題式邀請相關的研究者或地方文史工作者，將這些提供出來讓有興趣的人瞭解，或讓學校老師需要進修相關的知識，要讓臺灣人文學如何變成生活的一部分，蔚為風氣，須要慢慢培養成一個習慣，學校有那些鄉土的課程，老師並不一定是相關領域的出身，如何能提供學生豐富且深入的鄉土知識，臺灣的知識，例如帶學生到圖書館參觀史料的介紹，到故宮博物院或臺灣博物館，用帶領學生參訪的方式，讓既有的資源從小能夠接觸到，安排學者或地方文史工作者到中、小學介紹相關的知識，從資源分享、教學與傳播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單位努力在作臺灣文史的網路，國史館在作，教育部也在作，很多單位都在作，應該有很多的幫助，如果能夠作一連結，免於各自為政，如何連結或如何作一分工，免於大家作的都一樣浪費資源，並提供一網路討論的空間，慢慢地對臺灣的文史知識的推廣，臺灣學的形成應該相當有幫助。我說到此，謝謝各位。

引言人莊萬壽教授：

主持人、兩位教授、館長：基本上我們的語言是臺灣人文的一個精神，臺灣的多元發展但當強調臺灣人文學時，我相信用本土語言作為共同的語言，即共同空間的語言非常重要，假如無法在公務上或學術上或一些社會儀式包括很多典禮，本土語言如無法派上用場，地位就顯得低微 沒有尊嚴，語言如同人的社會階級，如無法被學生國民認同，認為用這種語言很有尊嚴，而要發展所有的人文學術是何等的困難，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台北教育大學的一篇論文中提及現今小孩子的價值觀，小時候若有講本土語言就是較低級的觀念，這種情況下如何推動本土的學術尊嚴？本來在臺灣這塊土地發展我們的文化教育，當然是以臺灣為主，個人在韓國教書一年，在韓國教育部裏頭，根本沒有韓國人文學的深化問題，個人籌設師大文化語言研究所拉進溫振華老師，師大歷史系可以說是在最好情況下的所謂三分天下，分為臺灣、中國、世界，要排除中國為東亞部分可能很困難，師大的歷史系已經以臺灣為主體的話就沒有必要再設一臺灣歷史系，我們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竟有十幾個臺灣語言的研究系所，韓國的語言研究所主要研究韓國語言及韓國語言與世界各國語言關係的系所，當我們先檢討臺灣人文學在教育

部體系中的地位，今天我們有三個單元，第一單元臺灣文化深化的問題，第二與世界接軌的問題，臺灣人文學在現今教育資源中占有什麼地位，我們雖認為不必特別強調臺灣人文，但我們是不正常的國家，在整個臺灣百年來教育的設計當中，是以日文為主體，臺灣是日本教育的一部分，接下來是國民黨中國整個教育制度當中的一個小部分，從來沒有臺灣的存在，從解嚴到今天的二十一世紀，我們檢驗臺灣人文學的地位為何？從小學教育來看，包括生活、社會、語文學科應以這塊土地為主，現今的設計還是以所謂中華民國，雖然本土的份量多，但我可以說主體性還是沒有建立的，如部長前幾天還在說，我們臺灣的教育很悲哀，沒有國家在我們教育當中，國家的精神，國家的定位，沒有在教育體系當中存在，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以這次的足球賽為例，雖然全球化國際化，整個足球賽還是國與國在拼，教育中沒有國家的定位，沒有教育我們的學生要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是什麼？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以小學的教育內容來說，例如語言課當中，以現代臺灣的語言，主要語言包括母語系統可能要另外設計外、基本上語言的課程當中，臺灣的存在是很少的，我所寫的綱要當中，第一談到，到目前為止沒有相關的以臺灣學為名的課程，例如臺灣地理的編製，在中小學裏頭都不存在，小學中有所謂的鄉土語言，每星期有一個鐘頭的鄉土語言課程，考試招收三千多名教母語的教師，但其名稱卻叫做鄉土語言資源教學人員，尚不稱之為教師而稱之為資源人員，雖不是偷偷摸摸卻是連個桌椅都沒有，大都是退休人員或較年長者，不但母語說的好，社會經驗知識學識也足，在學校中卻是沒有地位的，在學校體制中基本上沒有臺灣人文學的存在，僅存在於現今大學的十幾個系所，但卻含有重大的意義，從前臺灣不存在，臺灣無法成爲一個學術的領域，現在它公然地進入大學，正式成爲科系，一個學術領域，在研究、在傳承它的人才，這當然是意義重大，但其資源有多少呢？像客家研究所、民間文學研究等，雖也有專門研究中國的，全部加起來十幾所應沒問題，編制上教師應超過一百多人，因爲客觀的條件例如請不到人，可能還不到此數目，至於學生數量方面成大學生最多，臺灣文學系可到博士班，也沒超過一千人，每個學校都是幾十人，例如政大台史所二十人，加上私立的，全部研究本土學系的學生，包括大學部像台中師院語言學院、私立真理大學，全數不超過一千人，而傳統中文系的學生人數有一萬四千人，另外加上歷史系；合計中文系的有四十幾所，學生數大學有一萬四千人，碩士班二千人，博士班中文研究所也有六、七百人，另外包括歷史系全臺灣有二十多所，所以作一個小小的結論，要發展臺灣人文學其實它的資源會和非臺灣人文學的所謂中國人文學產生一個排擠的關係，想把餅作大基本上要朝向這一塊大餅去拿，舉一例子就如薛所長所說的那有什麼出路？以中文研究所每年二、三千名博碩士畢業生，民間有那麼多的工作機會嗎？很多或走入本土或媒體界或藝文界工作，都與土地有關，包括電視台、新聞報紙需要人才，迎媽祖等一些本土的事情，中文系去的也要學，民間的市場是與本土有關，培養那麼多博、碩士現在的出路主要在大學結構，在教育部控制下，例如歷史系今天缺一位研究魏晉南北朝的，唐史、宋史的，歷史系在原有大中國結構下，永遠須要那麼多人才，中文系亦同，需要古典詩的、賦，有研究詞的，研究樂府的，分都分不完，出來後與現代社會脫節，我們雖不反對研究中國古典，但在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需要一些人去研究，只是量應自然的縮小，但教育部管不了這一塊，要師大縮班，

師大現今還有四班，一班四、五十人就有一、二百人，研究生連碩士班也有四、五十人在修，大量地在修，大學就有那麼大的容量去吸收，一個時代的教育內涵在高等學術領域中，譬如在中古時代研究聖經有關神學方面的有多少人，與時代脫節的東西研究者自然減少，新的領域會發展出來增加一些新的人才去研究，尤其人文學科方面，這是一個自然的發展，目前師大與一百年前的北京大學的京師大學堂課程差不了好多，沒什麼改變，大學自治化後，教育部亦無法管，今年國中考試，個人忝為國中教科書的編者，語言教育我們不強調本土化而強調當代化，當代意識如何引導語言的發展，今年國基測中有一半為文言文，整個臺灣的發展與現代的社會脫節，資源的分配教育部該思考讓不合理的科系轉型，中文系現轉型為經學研究所，中國哲學研究所，在新的時代，只會踏三輪車的人無法開計程車，要多專長，讓中文系有一啓發，要如何轉型，這是教育部的責任，師資不夠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的相當多，鼓勵能夠轉型研究臺灣的東西，本土學系博士班目前只有成大有，其他尚無，讓中文系、傳統歷史系來研究臺灣，增加培養本土學科的師資，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也關係到資源分配的問題，說要資源共享因現階段根本沒有資源，所以現階段是要去拿資源，要作大臺灣本土研究的大餅，例如設置一些獎學金在本土學科上，高額の獎學金要作本土的，例如每個月補助一萬元，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培養人才陣容，應該有一些策略，說到資源共享，長榮大學為一長老教會的學校，而資源文獻的大戶，如臺大、中研院及貴館，貴館來辦這個活動個人很感動，如何將資源分享給各位，偏遠地區像真理大學、中原大學網站的設計如何普及化，如何降低價格，製作影帶讓名家的演講能夠流通，學分能夠共同承認，借書更方便，長榮書少雖要到成大借書卻不可得，分享的部分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最重要要作好資源的大餅，雖無法再讓政府拿錢出來，政府這五、六年來在推動本土教育，其實要他再拿錢出來會很有限，因他們不敢動到既得利益者的大中國教育的系統，只能是悄悄地塞些錢出來，如前述母語教師，要到一些錢，叫作二六八八專案，無法用國家預算編列作母語教育培養人才，如何作大這塊餅讓資源擴大，如何擴大應有的空間，包括我們的地位、語言的問題等等。

開放發言

提問人 1：謝財福 (23 號 慈暉文教基金會)：

主持人、各位專家學者：有關資源共享，因人文學對國家民族的發展是非常的重要，國民是否團結是看人文是否生根，文化不同於其他政治、經濟因分配而愈來愈少，因此爭得頭破血流，造成社會不得安寧，文化的東西則是據以娛人已愈有，不因共享而減少個人的擁有，所以說發展文化是最有經濟價值的，分得愈多愈好，就如老師因教學溫故而知新，但推廣上的瓶頸則有待我們去突破，萬般皆下品唯有人文品味最高，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能夠提升生活品質唯靠深耕人文，可以資源共享共生共榮，民間文史研究單位最後都碰到瓶頸，因經費有限研究到某一個程度，或地方首長換人不同派系而不予重視，或不想用別人的東西，好像那是別人的功勞，想另創品牌，不繼續前人的研究成果，地方文史就沒有了補助，日漸萎縮，像我們臺灣圖書館資源較多場地也好，圖書館較中立也沒那麼敏感，可以透過民間團體或國家的基金會，民間團體大部分為一千萬，一年所生的利息

也只有七、八十萬，做不了什麼事情，除非繼續掏腰包才有辦法，國家基金會聽說有立法委員說國家基金會每年有一千億分給幾十個基金會來用，每個基金會平均一年七、八億，為避免流於酬庸，圖書館或可和他們接洽，利用這些錢來請專家學者編好，建請教育部來出版並加以推廣利用，比地方文史較不會偏誤，顯得零零散散的，讓專家學者來研究，審定後發給全國的學校，個人認為或許這樣比較好。以上。

提問人 2：林淑惠 (32 號 台東大學)：

首先感謝貴館，我本來是國文系的，但我研究臺灣文學文化，碩士論文曾得到貴館的補助，讓我有信心再念博士繼續研究臺灣文學文化，這在國文所算是一個異數，我研究臺灣古典文學文化，同學中很多得到基金會的補助，但十年前非常難得地得到貴館的補助，個人認為這種補助應該更多把餅再做大，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常像中獎式地得到各種補助，而臺灣研究得到的鼓勵相對的很少，這個獎相當有意義，個人也願意將個人的論文放在網站發表或出版，願意公開來分享，並想到如何回饋，就想到說帶學生來館參觀，學生作報告為什麼會在網路上亂抄資料，因為老師沒教會他們到圖書館利用第一手的資料，或網站上的資料如何運用，貴館及較有資源的圖書館應更公開地讓人來分享，第二點就如 Andy Damson 說的想像的共同體，印刷品是很重要的，如何將之數位化然後有個入口網站，目前雖有很多，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大學通識、文史工作者如何讓學術單位和民間交流，如何和通識教育資源共享，入口網站有那些資源，要能夠清楚地區有一蒐尋網站或資源網站，並經過篩選，有一評鑑網站的機智，推薦優良網站和學術成果的分享，第三點個人亦有此使命感，就是終身學習，希望有基金會能夠提供進修的機會，有一終身學習的機會，漢學方面有很多資源，執政單位亦應想辦法鼓勵教師可以交流，到國外進修然後資源共享等，讓教師參與研習並列入鼓勵的資源之中。

廖又生館長：

莊主任有公事，本人稍為代班一下，林博士淑惠所提三點個人感受很深，莊教授剛剛所說亦給本人極大的衝擊，研究臺灣不管文學史學，這麼重要活在當代我們在地的資源真的這麼少讓人感觸很多，與個人主持的臺灣圖書館相同，圖書館在教育部社教司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放在南京來的中央圖書館，臺灣本土要找一個高考又碩士畢業，兩者兼具的主任竟然沒有，2000 年政黨輪替答應杜部長，以個人的學經歷背景是法律、圖書館及管理學，並在教育部中央教師委員會，願意幫忙讓館能順利搬入新館，在此前提之下，我的感受是圖書館學與臺灣學有相同的命運，雖然政黨輪替，圖書館學百分之九十以上，尚處在過去的思維中，本土的圖書館尚無法生根無法找回臺灣的主體，本館有責任將這主體找回來，將來如有機會，因我也做過中央圖書館的主任，將來中央圖書館也一定要本土化，當務之急，不要走南京時代如莊教授所說的京師大學堂的課程與師大的課程一模一樣，縱使在大體上精神一樣也是非常的不應該，要活在當代，時間也差不多了，三位引言人的精闢的發言受益良多，畢竟個人為圖書館學的背景，再此致謝，在座每一位同道都全程參與，臺灣圖書館如果有需要大家來合作，來扶持的，希望

不吝指教，以後臺灣圖書館再有機會，我們會努力來承辦有關臺灣學的推廣，不辜負各位的期待，雖我們的能力財力非常有限，相信薛教授陳教授莊教授也願意雖無法資源共享但也求合作，讓資源有計畫的整理出來，讓臺灣學能活在當代，讓本土的主體性存在，這場研討會就會不失其意義了。

提問人 3：吳春和 (18 號 滬尾部落群) (桂竹之史研究室)

書面建議：

臺灣文化史之所以無法獨立自主的延續，是因為走過的歷史都被外來殖民統治者給切割，因此台灣文化史要能夠有連貫性、一致性，得從正確的年代紀元著手，全部以公元紀元與國際接軌，再括弧內註以當時殖民國的年號便於查詢，如

BC — (史前年代)

AC1926 年(荷蘭 年)

1926 年(西班牙 年)

1884 年(清國光緒 10 年)

1944 年(日本昭和 19 年)

1945 年(國府民國 34 年) 依此類推恢復臺灣正史是否可行？

提問人 4：謝財福 (23 號 慈暉文教基金會)

書面建議：

臺灣人文學國際化，可提升臺灣的國際地位，希望政府能透過民間社團或國家文教基金會提供獎學金給外國學生來台學習研究，更會了解臺灣，臺灣國際扶輪社每年提供 40 多位交換學生名額與世界各國交換訓練外國學生，將臺灣特點帶回去世界各國外(包括文學、語學)，民間可以做的，政府更可以做。

(二) 會議具體建議

第一場次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1、讓國中小老師、文史工作人員、大學研究生等，了解文化機構的性質。

很多學生都不太清楚臺灣有多少文化機構，如臺灣的文化局(從前的文化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中)、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國史館等機構，很少人知道，因為這些館很多都冠有「臺灣」二字，但名字只差一、二字，像國史館常被誤以為是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簡稱，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二個機構，性質差得很遠，比如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等等。

2、討論臺灣人文學教育的深化，主導者當然是國中小老師(教育體制)或是縣市文化局工作人員、機構主要幹部，如何改變思維很重要，才能談到人文教育的深化。

大學或研究所的課程中，長期以來皆以大中國本位為主，近十幾年來，慢慢都認為應該了解臺灣的歷史文化，這樣的轉變其實是最近的事情，但是在整個體制建構或現有的人員中還很難說了解臺灣，因為從小培養的歷史教育或其他教育，都比較忽略臺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推動？在自己的單位或是有相關的人事應該調整，這很重要。

3、文史工作團體是臺灣第一線接觸各地方文化的人，這批人都很有興趣，自動自發出自內心的感受去做，非外力支使。這樣的人的熱忱應加以鼓勵，但是問題常因經費不足、人數不足，經過一段時間以後要維繫相當困難。

如何結合這些文史工作室的人，維持這種熱忱，讓其投入的地方慢慢茁壯、發展，這些都很重要。但談起來重要，做起來都很困難，因為經費受限，使得基層工作相當困難。如何做呢？如國立臺灣圖書館可與中和文史工作室結合，借用場地、舉辦討論會、辦理活動等等，幫助中和地方的文史工作社團，才有辦法讓他們永續經營。不少文史工作室，常常不到一兩年就換了人，整個團體也改變了，剩下的人很少，相當難維持，除了熱忱外，還須要很多人支持，公家機構有其資源，有其永續經營的發展，因為有預算，可以幫助文史工作室的人，更能堅持他們的理想，這樣的結合也能壯大機構的發展，互補優缺點，應該更好。

4、應主動出擊。

如國立臺灣圖書館應至各地推廣其特藏及目標，因為很多人一定不了解國立臺灣圖書館的歷史變遷，從總督府圖書館到現在，從隸屬於省政府到改隸中央成為國家圖書館的分館，到現在獨立與國家圖書館分庭抗禮，變成平行機構，雖然國家圖書館仍然是最高的圖書館，但這樣的提升其實代表了臺灣歷史文化重構的過程中，肯定了國立臺灣圖書館過去的歷史傳承及未來扮演的角色，像這樣的事情應該讓全民了解，以促成國立臺灣圖書館的歷史地位，在圖書館界的歷史地位或在典藏及業務推廣上的地位。

5、有關臺灣人文學如何深化？杜威說：教育就是生活。如果把臺灣的人文學當做生活的一部份，動力才會很強烈。

要讓大家對臺灣人文學能產生興趣，就要讓大家了解生活周遭環境，他就會有興趣，而非只是被動的學習。教育的促力很大，學生透過課本所講述，他就會想舉一反三，在這種情形下，中小學老師的進修很重要，如果老師自己以前未教過或學過，有些關鍵處可能很難清楚解釋，會有以訛傳訛的情形，所以要多辦一些研習營，教師授課前要先修多少學分，也應列入較正式的考察。

6、台灣人文學讀物之撰寫。

刊物也蠻重要的，目前編譯館有臺灣人文刊物的編纂，可做一些參考。

7、台灣人文學講座設置。

要能有系統、長時期的設置，像國立臺灣圖書館環境如此不錯，可辦一些講座，經過安排、有系統的設計，從史前時代開始一直講，只要聽個幾個月後，縱使未修過臺灣史，也可對臺灣有一完整的認識，透過這樣的研習，大家以後有機會也能跟演講者保持聯絡，有問題也可討論，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管道。

8、地方文史工作者之研習與獎勵。

9、台灣人文學論著獎之設立。

10、在地文化解說非常重要。

在地文化解說的工作以前是落在文史工作者身上，最近幾年來因為臺灣學被重視、地方文史工作被重視，所以這方面的質和量慢慢變廣。圖書館可能要走向生態博物館那樣一個方向，就是變成一個家族，很多圖書館連結，用博物館的方式經營，直接走向民眾。做地方文化研究時，最痛心的是很多珍貴的地方文化資產，不管是歷史建築、歷史空間，全部在經濟發展思維底下整個被破壞掉了。最需要接受文史教育的人，不是民眾，而是那些負責工程的官員。建議負責工程的官員應接受一定時數的研習，他們要先認識什麼是文化，不然會很本位的去破壞文化空間，如果沒有文化空間，也就沒有小學的人文教育或地方的文化解說。

第二場次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1、強化語文教育。

台灣文學基本上分成四大區塊，第一個就是原住民的文學，第二個就是清朝的古典文學，第三個是日據時代的文學，第四個是戰後的現代文學，我們可以發現這四種文學，其實代表四種不同的語言，因此必須強化語文教育。文學教育真的不能夠離開台灣的歷史脈絡社會脈絡，畢竟一個文化、一個文學的生產與發展，它不能離開一個固定的空間跟時間，所以對它的社會脈絡、歷史脈絡絕對都非常重視。

2、建立東亞的觀念。

台灣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台灣開始走向現代化，並不是因為本身自己主動追求的，而是在淪為殖民地之後，日本開始把現代化東西帶進來，我們台灣的第一代知識份子接受日本人教育，他們一方面接受日本人教育，可是一方面從日本的教育裏面開始吸收什麼叫做現代化這種觀念，所以在整個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不能只看台灣，因為日本人透過殖民主義的擴張，譬如在韓國，在中國、在香港、在新加坡，在台灣它都開始推展同步的現代化運動，所以我們在看台灣的時後不要孤立的看台灣，我們應該要同時看到，到底這樣現代化的發展，在韓國是什麼在發展，在中國華北，華南，香港或者到東南亞的新加坡到底是怎麼發展的，這些台灣的文學都要一起來討論。

3、注意現階段各國文學的發展。

文學是在談美是怎麼形成的，或者美學是怎樣建立起來，那這些東西我們也看得到，有很多東西並不是台灣有的，像心理學發展，無意識的發展，很多都是從西方來的，我們在閱讀台灣文學看到太多，我們看一篇小說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有美國的因素，有歐洲的因素。台灣文學的研究者，如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基本的要求就有兩個，進來以後必須要學日語、英語，英文及日文都必須要檢定考試合格才能畢業，因為如不這樣做訓練，就無法讓學生接觸西方的東西，以及挖掘台灣文學到底那些是透過翻譯受到影響，而產生出來的作品。此外，我們不能忽略翻譯文學，同時也要研讀國外文學理論。

4、定期舉行並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5、鼓勵赴國外讀書或短期留學。

鼓勵我們的學生到國外留學，像現在有學生是在哥倫比亞大學，也有學生在東京大學，他們在作文化的接觸，其實就是台灣社會伸展出去的觸鬚，這些觸鬚去觸探不同的感覺，不同的文化的成份是什麼，有一天這些觸鬚收回來的時候，就把外國的資源帶回來，給我們新的思維，也就是說我們跟國際對話，是因為讓我們台灣的開放性不斷的繼續開放。

6、全球化的衝擊與在地化的需要

面對全球化的衝擊，臺灣人文學門的廣增系所，正是滿足一種人文教育在地化的需要，同時在面對全球化國際學生互動環境中，臺灣人文學亦應有主體性，在地化的超值經驗，以吸引國內外師生，重視西方與本土理論對話，改善課程的質與量，方能與國際接軌。

7、確定臺灣學（研究）之範疇，尋找對口研究單位，團體與個人進行國際學術研究之合作與交流。

每一系所或研究單位均有領域範疇及發展重點，乃至個人或整合計畫，均有近、中、長程目標，以台師大台文所為例，我們分三組，兼顧文化、語文與文學之整合，可以同時與此三個領域之學者進行交換講學或進行合作計畫，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作為師大姊妹校，彼正欲在臺灣學的數位媒體上與本所合作，可藉此擴大兩校臺灣研究師生之往來與交流。

8、臺灣文學的能見度，在於臺灣文學作品之外譯，相關之文學系所應就其發展重點，找尋翻譯人才，進行中外文對照，談台文之主題計畫，以加速臺灣文學國際化之腳步。

最好的方案是招收有志臺灣文學之外籍生，適度增加不同國際，並組成研究小組，吸取異文化解讀台文之經驗。

9、吸取國際漢學之經驗，臺灣人文教育的重點在研究當代臺灣各種面向，除了有關各個學科的研究以外，應加強各個學科間互相滲透，密切聯繫的科技整合研究，儘管兩岸臺灣研究的目標大不相同，亦應加強聯繫，並進行某些課題之共同承擔，以此互動互競，化阻力為助力之成敗。

10、提供外國學生對台灣文學獎學金。

美國人因為沒有吝嗇，提供獎學金給外國人，美國文化在全世界推行非常好，所以我們不能夠因為是我們納稅的血汗錢給國外的人，就覺得我們為什麼要給他們，站在長期的角度，獎學金是絕對不能省的。

11、台灣研究作品英譯的工作。

將用中文寫的好的台灣文學研究或專書，不只是作品而已，我們要努力說服教育部國立編譯館，把這些在台灣用中文寫的東西，想辦法譯成英文，跟國外大學合作往國際推動。

12、臺灣人文學與國際接軌的可行措施包括：教育與社教機構的紮根、舉辦文化節慶活動、幫忙外籍新娘適應與融入本土文化等。

第三場次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1、臺灣史研究所在教育體制裏面的意義，它是兼負培養中小學師資的一個教育機構，同時也是本地歷史的相關機構。

2、資源共享的方式包括：與其他系所分工合作、與出版社合作、共同設一網站。

以購買 UMI 論文為例，沒有出版的美國研究臺灣歷史文化之博碩士論文，臺大買微縮片，政大買紙本。透過出版社幫我們忙，到日本去蒐尋日本幾個重要出版社及日本大學出版社之研究論文。另外，政大台史所與其他十五個臺灣本土系所，共同設一網站，設一戰後臺灣歷史教學的網站，分為憲政、人權、國際地位、臺灣海峽兩岸的關係，並先從戰後開始作，希望在學術上能夠生根，並進一步發展。

3、文史系所在各大學中的資源都很少，包括老師的聘請，費用，學校主事者對臺灣史沒有什麼看法，資源分配上是相當貧乏的。

臺灣文史研究或者教學方面的資源共享，在沒有資源的前提下，如何談資源共享。

4、讓學術研究的成果推廣並廣泛的利用，讓大多數的民眾可以接受到臺灣人文學研究的成果。

臺灣史的史料，被發掘出版或是使用推廣，事實上都非常有限，這一、二年來開始有私人的日記、官方檔案，開始再整理開放，史料在使用上還是相當的不全，斷簡殘篇還在收集出土的階段，臺灣人文學或者文史的研究，以目前情況官方或者是學院其進度相當慢，反而是民間的文史工作或者地方文史工作者相當賣力活力也夠，民間比官方積極主動更多元蓬勃的發展狀況，應讓台灣的史料被發掘，可以推廣被應用，以更便利的方式，能夠出版公開提供。

5、臺灣人文學可以日常化，更生活化普及化，形成臺灣學的特色。

為達到這幾個方向，檔案史料方面，如何以最便宜的價格來提供給使用者，可以方便的複印。圖書館進行主題式的展覽，可以作檔案介紹或檔案選集的出版。辦理檔案史料價值的研討會，對檔案的推廣會有很大的幫助，文化局或文化中心這幾年亦出版一些私人日記或作品全集，為很好的史料推廣方式，研究成果與民間的文史知識做一種連結，透過學術機關或圖書館作一仲介，由學院與民間定期辦講座及研討會，定期性作一成果介紹，或短期課程，設計像夏令營主題式邀請相關的研究者或地方文史工作者，將這些提供出來讓有興趣的人瞭解，或讓學校老師需要進修相關的知識，要讓臺灣人文學變成生活的一部分，蔚為風氣。

6、均衡公立與城鄉大學之臺灣學研究系所的資源分配。

發展臺灣人文學其實它的資源會和非臺灣人文學的所謂中國人文學產生一個排擠的關係，想把餅作大基本上要朝向這一塊大餅去拿，以中文研究所每年二、三千名博碩士畢業生，民間有那麼多的工作機會嗎？很多或走入本土或媒體

界或藝文界工作，都與土地有關，包括電視台、新聞報紙需要人才，迎媽祖等一些本土的事情，民間的市場是與本土有關，因此我們雖不反對研究中國古典，但在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需要一些人去研究，只是量應自然的縮小。

- 7、全面整合諸臺灣研究電子資料庫，提升臺灣文獻數位化的功能，對私校或圖書缺乏的臺灣研究系所，將大有助益。
- 8、擴大免費下載期刊論文，私人電子資料庫，經費政府補助之。
- 9、贊助一般公私大學學院，普設「臺灣文化」「臺灣語文」學程。
- 10、推行遠距教學或製作專業演說影像軟體，協助師資不足的系所。辦理臺灣文獻文物的巡迴展，配合專家演說活動。

（三）執行效益分析

本次座談會整體而言，已達到辦理此次會議的目標，亦即(一)瞭解台灣文史藝術教育如何深化；(二)瞭解台灣文史教育如何與國際化接軌；(三)瞭解各資源中心如何發揮功能為地方之台灣文史藝術教育提供服務。透過座談會的實施，邀請臺灣研究相關系所、研究單位及文獻機構專家學者、各地方文史工作室專家學者、文化局主管及各級學校主管能夠共同參與，集思廣益，提供自己的經驗與想法，使得對於台灣文、史、藝術及相關研究進行深化，培育相關人才，結束目前的啓蒙時期等問題，獲得相當具體的作法與建議。從與會者的專長與發言，本次座談會達到有效建立溝通平台的效果，透過主持人、引言人及與會者雙向溝通，對於會議所設定的議題充分討論，有助於目前現況瞭解及未來的發展。

本次活動雖然精心設計，在實際執行上仍有一些小細節可以調整。

- 1、企劃上規劃於座談會實施前召開主持人、引言人於座談會協調及說明會，以收整合之效果。在實際執行上，由於活動期程較短，各主持人、引言人會前會議的時間較難協調出一致的時間，因此，改為以電子郵件作為訊息連絡方式，以替代會前會議訊息溝通，在時效及訊息溝通上達到更佳的效果。
- 2、本次座談會邀請名額人數上，有與會者反映人數較少，很多人無法參與。此點意見於規劃時就已知悉，主要原因為本次活動為座談會，不是演講活動，所以著重引言人與參加人員的互動，同時參加人員亦採邀請方式，亦為學有專精之文史人員，參加人數過多，反而會失去互動性，在本次

活動規劃設計上，為避免失去討論互動之過程，在參與人數上無法大量增加。未來在執行上或許可以另行規劃類似演講型式之會議，以補多數無法參與會議人員之缺憾。

本次活動亦有一些優點，值得說明。

- 1、每一場次座談會之主題，邀請多位學者專家引言，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並提供可行的建議，對於瞭解問題、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是相當成功的策略。
- 2、邀請的與會人員含括不同層面的人員，從學者專家至學校教師、從文化機構主管到文史工作者，透過不同層面的人所觀察反映的問題，更可以全面瞭解文史工作推動所遭遇的困難及所需的協調，並有助於行政政策的研擬及政府與民間單位的協調合作。

附錄：（一）活動照片



1 會場海報



2 貴賓休息區



3 貴賓報到(張炎憲館長[右])



4 座談會會場



5 與會人員報到



6 與會人員報到



7 開幕式(廖館長致詞)



8 開幕式(座談會與會人員)



9 第一場座談會主持人及引言人



10 第一場座談會張炎憲館長引言



11 第一場座談會溫振華教授引言



12 第一場座談會葉振輝教授提問



13 與會人員參觀本館台灣資料中心



14 與會人員參觀本館館史區



15 第二場座談會戴寶村教授主持



16 第二場座談會陳芳明教授引言



17 第二場座談會姚榮松教授引言



18 第二場座談會李爽學教授引言



19 第二場座談會引言人廖又生教授



20 第二場座談會王受寧先生提問



21 茶敘



22 第三場座談會莊耀輝教授主持



23 第三場座談會引言人薛化元教授



24 第三場座談會陳翠蓮教授引言



25 第三場座談會莊萬壽教授引言



26 第三場座談會謝財福先生提問



27 第三場座談會謝財福先生提問



28 第三場座談會林淑惠教授提問



29 閉幕式



30 閉幕式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95 年度台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成果報告

2006 年 8 月

目次

壹、95年度台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計畫書	1
貳、實施成果	6
(一) 會議實錄	6
第一場次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	6
第二場次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19
第三場次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32
(二) 會議具體建議	40
第一場次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	40
第二場次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42
第三場次 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44
(三) 執行效益分析	46
參、附錄	48
(一) 活動照片	
(二) 錄音錄影資料	
(三) 會議手冊	
(四) 邀請函	

壹、95 年度台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會計畫書

95 年度台灣人文學北（一）區座談企劃書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座談會－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一、計畫緣起：

教育部為期在短期內對台灣文、史、藝術及相關研究進行深化，培育相關人才，結束目前的啓蒙時期，於本（95）年 4 月 10 日召開「研商籌辦臺灣人文學分區座談會事宜」，規劃以舉辦座談為方式，邀請各級學校教師代表及地方文史工作者與會，就各區域的現狀與需要，共同探討如何建立相互支援的網絡，廣化資料庫，深化人才庫等，分四區域舉行五場座談會，並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簡稱本館）規劃與執行北（一）區分區座談會。

本館創建於 1914 年，前身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基於歷史淵源，本館典藏豐富及具有特色的臺灣研究文獻資料。本館為推動臺灣研究，積極成立「臺灣研究中心」，計劃與國內外臺灣研究單位進行策略聯盟，整合國內外臺灣研究相關資源，促成國內外臺灣研究的合作與交流，並推動臺灣研究相關計劃，以達到提供學術服務、彰顯臺灣研究成果之目的。

「臺灣研究」對於建立臺灣的主體性有相當的重要性，但如何有效的讓它從基礎紮根，由教育方面著手，讓它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如何讓臺灣本土文化與國際間交流，累積臺灣研究與國際區域研究對話的能量，與國外共同分享研究之成果，更重要的是如何結合現有的文史工作室、研究單位或文獻單位的資源，建立一個共享的資源圈，是當前所需探討的幾項重要課題。

二、計畫目標：

透過與會學者專家的相互溝通與討論，冀望能達成下列目標：

- (一)瞭解台灣文史藝術教育如何深化；
- (二)瞭解台灣文史教育如何與國際化接軌；
- (三)瞭解各資源中心如何發揮功能為地方之台灣文史藝術教育提供服務。例如：開設相關課程、舉辦座談、活動或展覽、分享研究與教學成果及建立資訊流通共享的公共網絡。

三、辦理方式：

- (一)邀請講師、主持人及引言人等於座談會實施前召開協調及說明會。
- (二)邀請臺灣人文學及地方文史工作室專家學者召開座談會，相互討論集思廣益。

四、計畫執行單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五、計畫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六、兼任助理：李玉瑾、蘇倫伸

七、計畫期程：95 年 5 月至 9 月

八、座談會辦理日期：民國 95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

九、辦理地點：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7 樓簡報室

十、參與人員：

- 1、 北區文化局主管 6 位
- 2、 北區地方文史工作室專家學者 30 位
- 3、 臺灣研究相關系所、研究單位及文獻機構專家學者 20 位
- 4、 各級學校主管 15 位

十一、座談會議程：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註
6月29日 (星期四)	09:30~10:00	報到	
	10:00~11:30	場次(一)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引言人：吳文星教授、張炎憲館長、溫振華教授	
	11:30~12:00	導覽	參觀本館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場次(二)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引言人：陳芳明教授、李爽學副研究員、廖又生教授、姚榮松教授	
	15:00~15:30	茶敘	
	15:30~17:00	場次(三)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主持人：莊耀輝教授 引言人：陳翠蓮教授、莊萬壽教授、薛化元教授	

十二、座談主持人及引言人（按姓名筆劃排列）：

名稱	姓名	學歷	經歷
主持人	莊耀輝教授	英國里斯特大學博士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碩士 政治大學歷史系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系教授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採編組主任
主持人	廖又生館長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商學博士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碩士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 陽明大學醫管所教授
主持人	戴寶村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引言人	吳文星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引言人	李爽學副研究員	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副研究員
引言人	姚榮松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
引言人	張炎憲館長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國史館館長
引言人	陳芳明教授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引言人	陳翠蓮教授	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引言人	莊萬壽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	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教授
引言人	溫振華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引言人	廖又生館長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商學博士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碩士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 陽明大學醫管所教授
引言人	薛化元教授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貳、實施成果

(一) 會議實錄

開幕式

記錄：周淑惠 (95/06/29)

主持人廖館長：

張館長、溫教授、各位文史工作學者專家、各位推動臺灣研究工作的先進們，大家早。教育部為期在短期內對臺灣文、史、藝術及相關研究進行深化，規劃舉辦臺灣區四個區五場的座談會，本館很榮幸來承辦北（一）區的分區座談會。本館從日據時期以來，即以典藏豐富的臺灣文獻見長，近來更積極推動成立臺灣研究中心，值此改制、更名之際，在教育部杜部長積極督促之下，本館即將從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改制成國立臺灣圖書館，所以今天在此地討論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與提昇格外有意義。承辦北一區的座談會，整個議程煩請諸位學者參考會議手冊第III頁，整個議程共有三場，上午第一場：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下午第二場：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及第三場：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由這三個大方向共同來探討，使得臺灣學的主體能夠彰顯杜部長以臺灣為軸心的教育方向。圖書館是蒐集、整理、保存圖書資訊的社教機構，臺灣圖書館更有其歷史淵源，主要的館藏皆是以臺灣文獻為主，歡迎諸位好朋友、諸位前輩前來指導，大家集思廣益，讓臺灣人文學的研究，能誠如部長所言，由啓蒙期正式導入成熟期，讓臺灣研究帶動我們國家的整體發展，這是這次舉辦臺灣人文學座談最大的意義。在此感謝各位前來共襄盛舉，中場有安排導覽，也歡迎諸位好朋友給臺灣圖書館指導，不吝指教。

第一場次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引言人：張炎憲館長、溫振華教授

記錄：周淑惠 (95/06/29)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張館長、溫教授，感謝兩位撥冗前來擔任第一場的引言人，原本第一場還有吳文星教授，因為吳教授剛好公出到國外，不克與會，特地要我向與會學者、專家、前輩做個報告。第一場主題是「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在座二位都是大師級，有關二位學經歷部份，諸位可參考手冊內文第1頁，主持人由本人代表這個館跟大家致歡迎之意，引言人簡歷請見第4頁，張館長是日本東京大學PHD，國內臺灣史研究的權威，現任國史館館長，也是本館長年以來的顧問。另一位引言人，溫振華教授是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兼臺灣史研究所所長，並曾擔任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這一場引言的主題在如何深化臺灣人文學教育，有幾個主要的大綱，在二位引言人的拋磚引玉之下，大家共同來討論，怎樣讓臺灣人文學能夠生根，能夠跟臺灣這塊土地走過從前，邁向未來，往未來做良

性發展，帶動國家的整體起飛。我先做這樣的簡介，現在就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張館長來跟我們導言。

引言人張炎憲館長：

主持人廖館長、引言人溫振華教授，在座各文化局、各文史工作團體、關心臺灣的文史工作人，原本這場應有三位引言人，因吳文星教授不能來，時間很長，我只是拋磚引玉，等一下會有許多時間和大家討論，實際的溝通會比聽我講更好。我以擔任國史館館長的角度說起，國史館負責國家重要的史料及歷史事件、人物的撰寫工作。我曾經在研究所、大學兼課，發現很多學生都不太清楚臺灣有多少文化機構，譬如臺灣的文化局(從前的文化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中)、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國史館等機構，很少人知道，大部份的學生可能不太清楚，除非老師有跟他們說明，他可能才清楚，一般大眾也是這樣。因為這些館很多都冠有「臺灣」二字，但名字只差一、二字，像國史館常被誤以為是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簡稱，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二個機構，性質差得很遠，比如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等等，這些都很容易混淆，其實每個機構首長皆不一樣。所以，如何讓國中小老師、文史工作人員、大學研究生等，了解這些機構的性質，這很重要。我想，這些機構應該敞開門窗，讓這些人進來參觀。先前當然禁忌比較多或認為有諸多限制，這些情形現在都沒有了，所以應該讓一些民眾、有興趣的人或是研究生來進入，我想這是很重要的溝通，而且利用這樣的資源，可以了解更多臺灣的歷史文化，我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的。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認為在大學或研究所的課程中，長期以來皆以大中國本位為主，近十幾年來，慢慢都認為應該了解臺灣的歷史文化，這樣的轉變其實是最近的事情，但是在整個體制建構或現有的人員中還很難說了解臺灣，因為從小培養的歷史教育或其他教育，都比較忽略臺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推動？在自己的單位或是有相關的人事應該調整，這很重要，如在文化局工作的人，不過這跟縣長會有關係，常常縣長一改變，政策會跟著改變，所以文化局長就換人了，政策就改變了，我想這也會有關係。另外，在中央部會中也因將來政黨輪替愈來愈多，是否也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在機構長期以來培養的人才，也不是以臺灣文化歷史為主體培養出來的教育體制人才。在1990年以後臺灣走向本土化，以臺灣為主體建構的時候，更改思維方式相當困難，也是可理解的。其實討論臺灣人文學教育的深化，主導者當然是國中小老師(教育體制)或是縣市文化局工作人員、機構主要幹部，如何改變思維，我想很重要，才能談到人文教育的深化；沒有改變的話，只是杜正勝部長上來了，他說一句話我們就迎合一句話，杜正勝不當部長了，大家就改變了，也許只是應景而已，如何深化才是最重要的。應該要經過再學習的過程，聽到再學習有些人會排斥，以為像洗腦一樣，其實終身學習是人生的目標，終身學習當然要了解自己生存的環境及生存環境的變遷過程。再次的培養、再次的學習很重要，所以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考試院、詮敘部都舉辦很多的講習會，但是緩不濟急，能參加的人有限，職位到某一程度的人才能受訓，所以在每個機構中，自我學習很重要，如國立臺灣圖書館，自己成立讀書會、座談會，由同仁自己構成小團體，共同閱讀一本書、溝通、登山、吃飯、聊天等，這種方式很重

②
以前可略
換人...

要，這樣的話，才有辦法從自我學習的過程改變、調適，跟上整個臺灣政治、經濟環境變遷的腳步。有時外面的衝擊，常常衝擊不到機構內部固定的人員，因為有公務人員保障，不需改變也能到65歲才退休，無自我勉勵，改變很困難，這是長期以來的問題，亦非只有臺灣，全世界很多國家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第三方面，文史工作團體是臺灣第一線接觸各地方文化的人，這批人都很有興趣，自動自發，比如他對臺北板橋、臺北中和、永和有興趣，投入文史工作室，他是出自內心的感受去做，非外力支使。所以這樣的人的熱忱應加以鼓勵，但是問題常因經費不足、人數不足，經過一段時間以後要維繫相當困難，但其熱忱感人，所以如何結合這些文史工作室的人，維持這種熱忱，讓其投入的地方慢慢茁壯、發展，比如說中和文史工作室如何將中和的東西介紹給中和、臺北縣的民眾，這些都很重要。但談起來重要，做起來都很困難，因為經費受限，使得基層工作相當困難。如何做呢？如國立臺灣圖書館可與中和文史工作室結合，借用場地、舉辦討論會、辦理活動等等，幫助中和地方的文史工作社團，才有辦法讓他們永續經營。我認識不少文史工作室，常常不到一兩年就換了人，整個團體也改變了，剩下的人很少，相當難維持，除了熱忱外，還須要很多人支持，公家機構有其資源，有其永續經營的發展，因為有預算，可以幫助文史工作室的人，更能堅持他們的理想，這樣的結合也能壯大機構的發展，互補優缺點，應該更好。

第四方面，應主動出擊。如國立臺灣圖書館應至各地推廣其特藏及目標，因為很多人一定不了解國立臺灣圖書館的歷史變遷，從總督府圖書館到現在，從隸屬於省政府到改隸中央成為國家圖書館的分館，到現在獨立與國家圖書館分庭抗禮，變成平行機構，雖然國家圖書館仍然是最高的圖書館，但這樣的提升其實代表了臺灣歷史文化重構的過程中，肯定了國立臺灣圖書館過去的歷史傳承及未來扮演的角色，像這樣的事情應該讓全民了解，以促成國立臺灣圖書館的歷史地位，在圖書館界的歷史地位或在典藏及業務推廣上的地位；反過來說，可提昇整個臺灣歷史文化的建構，因為講到臺灣的歷史文化一定要講到這個館。我非常喜歡這個館，自十餘年前就非常支持這個館，我覺得這個館一定要壯大，這表示臺灣歷史文化的被肯定。沒有壯大的話，永遠都是二級單位、三級單位或附屬某個機構底下，我是相當反對的，因為這表示臺灣歷史文化不被重視。剛剛廖館長跟我說杜部長已同意該館改制國立臺灣圖書館，這樣的訊息應該在地方推廣、宣導，以國立臺灣圖書館名義舉辦研習會、研習營等，讓很多人了解，除了推廣臺灣圖書館，另一角度也是在推廣臺灣歷史文化，因為講到臺灣研究，不到這個館來看特藏的話，幾乎沒辦法做臺灣歷史文化的研究，所以這樣的推廣其實是兩者結合，對臺灣圖書館及臺灣人文教育的深化、生根也是很有利的。其他機構也是一樣，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將自己的東西推廣出去就是臺灣人文教育深化最好的方式。至於學校方面的推廣，就請溫教授來說明。我的說明到此，稍後自由討論時我們再共同來討論，謝謝大家！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謝謝張館長的拋磚引玉，張館長的引言大綱和摘要請參見手冊第5頁，接下來我們請臺灣師範大學的溫教授來為我們引言。

引言人溫振華教授：

廖館長、張館長、各位先進、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今天第一次來到國立臺灣圖書館，感覺非常舒服。有關臺灣人文學如何深化？杜威說：教育就是生活。①如果把臺灣的人文學當做生活的一部份，動力才會很強烈。我常對學生說你們到師大來上過我的課後，和家人到各地去玩，可以把各地歷史講出來時，家長一定會覺得上師大歷史系沒有白讀。我的意思就是說，歷史是非常生活化的，比如到「龍洞」，可以跟家長講說「龍洞」為什麼叫做「龍洞」呢？「龍洞」是一個浮潛的地方，其實是沒有龍的，「龍洞」從前叫做「撈洞」，一聽就不是漢人的地名，一定跟平埔族（屬三貂社）有關，我們推測就跟「羅東」一樣，「羅東」意指猴子，「龍洞」以前一定有很多猴子，大家看另一個地名「猴峒」，音都是一樣的。和家人出去玩時和他們講地名的由來，一定都會覺得很好玩，臺灣人文學要如何普遍深化，一定要讓他們覺得有興趣。高中老師目前面臨很大的危機，我今年研究所有一位博士班三年級的學生，是板橋高中的老師，已經修完博士班學分，還來修我的課，因為他以前未修過臺灣史，今年9月開始高中要上臺灣史一整冊，害怕如果到時講不好，學生一問三不知，會自覺站不住腳，自尊心深受打擊。像以前九年一貫剛開始時，有學校由教地理的老師來教歷史一樣的道理，歷史和地理其實是兩回事，教育基本上是最重要的，對學生來講，如果讀過臺灣整個歷史就會對臺灣有較多的認識，以前第一屆唸過「認識臺灣歷史篇」的學生，目前是大三這屆的學生，我的小孩就是那屆的，以前常要求我們帶他到「億載金城」等地去玩，就是因為課本有提到這樣的地方，所以教育帶動對某一個學科的興趣是很重要的。目前在教育體系內，其實很多學生都沒有讀過臺灣史，在這種情況下，臺灣人文學要深化，舉辦高中老師的進修很重要，讓他們從史前時代到當代歷史，能有一個完整的、有系統的了解。關於剛剛館長提到中和地方，中和有一個「尖山」，每次帶學生出去考察，從環河快速道路看過去，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山勢尖聳，所以地名叫「尖山」，「尖山」有一個3千多年前的史前文化遺址，坐車經過時看到「尖山」，會自然而然回想到其史前時代，整個地方的歷史就拉長了。看到新店溪，就會想到1964年荷蘭人所繪的地圖，特別於河流上標示「香魚」，因為以前整個淡水河流域都是「香魚」，「香魚」需要生長在非常清澈的水中，然而我們現在的「香魚」是從日本引進魚苗來到淡水河，是日本種，已非臺灣本地種；公館有一間廟叫做「寶藏巖」，我曾經在那邊訪問到一位老先生，他說以前這地方曾看過水獺，他們家還抓過水獺，水獺是要在非常乾淨的環境中才會有的，我聽了非常訝異，他們家還有水獺的標本，我想去看還一直沒有機會去。這兩個例子，重點在說明：要讓大家對臺灣人文學能產生興趣，就要讓大家了解生活周遭環境，他就會有興趣，而非只是被動的學習。教育的促力很大，學生透過課本所講述，他就會想舉一反三，在這種情形下，中小學老師的進修很重要，如果老師自己以前未教過或學過，有些關鍵處可能很難清楚解釋，會有以訛傳訛的情形，所以要多辦一些研習營，教師授課前要先修多少學分，也應列入較正式的考察。

再者，刊物也蠻重要的，目前編譯館有臺灣人文刊物的編纂，可做一些參考。②

另外，有關人文學講座的設置也是很重要的，要能有系統、長時期的設置，③像國立臺灣圖書館環境如此不錯，可辦一些講座，經過安排、有系統的設計，從

史前時代開始一直講，只要聽個幾個月後，縱使未修過臺灣史，也可對臺灣有一完整的認識，透過這樣的研習，大家以後有機會也能跟演講者保持聯絡，有問題也可討論，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管道。有系統的了解臺灣很重要，尤其是從史前時代到當代，史前時代遺址到現在為止已發現者約 2 千個，根據考古學家說法，臺灣大約有 1 萬多個考古遺址。所以我現在養成一個習慣，只要有人在挖馬路或蓋房子，經過時我就會跑去看有沒有發現文化層。有一天，我在清水社口恰好看到一個工程，我就假藉師大地理系教授研究地質的名義要求進去施工現場勘察，結果發現文化層，於是就跟文化局報告，整個工程因此延宕，雖然施工單位很生氣，但是文化的保存也是我們的責任，大家應該互相讓一下，因為文化遺址一旦破壞就沒有了，而且也不是考古遺址即不能進行工程。後來中央研究院派人來這個地方挖掘，發現這裡原來是平埔族牛罵社部落所在，在整個清水平原史前遺址是一個關鍵點。所以如能對臺灣史有一完整的了解，每個人都能變成考古遺址的發現者，有許多珍貴的考古遺址可能因為大家的關心而能保留下來。

從個人經驗中，我常覺得臺灣人文學其實很有趣，像我們常喜歡到國外去玩，其實臺灣很多地方也很好玩，像原住民的部落就有許多有趣的歷史，……臺灣人文學的深化可以帶動臺灣觀光事業的發展，深化資訊之旅。另外，像地方文史工作室可以說是在臺灣不重視文史時，他們是站在臺灣的第一線，有時他們也會需要一些資源、一些鼓勵，所以應該提供一些有系統的研習給他們，他們對當地也許很熟悉，但對於其他地方可能不熟悉，當他實際從事研究後，他可利用在當地的研究方式，到其他地方從事研究，研究方法應該都差不多。另外，我想應該設置一些獎勵（針對非學院派），可以帶動臺灣人文學在學校或地方更深一層的發展。謝謝！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謝謝兩位引言人，剛剛張館長的期勉，有關本館行政問題，從本人 93 年 10 月 18 日自陽明大學借調到這個館接掌館長一職後，我有一個感覺，一個館接近百年老店，誠如剛剛張館長講的，一定要了解它的歷史。本館一路走來幾乎可以說是臺灣圖書館事業的縮影，所以我來館以後，把從隈本繁吉到現在這個館的變遷逐篇撰寫後，於每次館務會議中向同仁報告，館慶的時候讓大家了解，找回這個館的歷史。自己在圖書館學系教書的感覺，常質疑為什麼都只研究中國圖書館事業史？為什麼沒有臺灣圖書館事業史？所以應往這邊調整，希望未來臺大、淡江、政大、師大……圖資所都有臺灣圖書館事業史。兩位教授的引言請分別參見手冊第 5 頁、第 7 頁。我們儘量讓諸位嘉賓腦力激盪，多與引言人對話，全場本館排有專人記錄，以後會有文字稿完整整理出來。現在我們就開放時間，請各位不拘任何形式，對於如何深耕我們臺灣人文學的教育，不要讓他曇花一現，教育百年大計，歷史在傳承中不要讓它留白，也不要讓它有斷層，深化之外，誠如剛剛張館長所講的，還要讓它普及化，終身學習讓它普及化，亦誠如剛剛溫教授講的，重視還原、重視和生活結合在一起，這是一個很好的思維、很好的建議。現在我們請諸位女士、先生自由發言，請兩位引言人再來對話。時間非常寶貴，請大家踴躍發言。

開放發言

提問人 1：張建隆（17 號 淡水社區大學主任）

在座幾位嘉賓、各位朋友，今天來到這裡非常高興，過去做歷史研究時常常利用臺灣分館，臺灣分館對從事臺灣史或地方史研究的人而言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料庫。我曾經是淡水史田野工作室的負責人，長期在淡水從事地方文化工作，目前擔任淡水社區大學主任，所以我今天有二種身份，一方面是地方史的研究者，一方面是社區教育工作者。今天的主題是談到臺灣人文學教育的深化及提昇，個人在地方從事田野工作，感覺最快樂的事是與地方耆老訪談時，可以從他們所講的那些故事中了解到生活在那塊土地、那個社區那種深厚的情感，還有感受那種生命中的勇氣和力量的散發，我想每個人也都可以感受到，問題是這部份並未將它開發出來，所以大概只有從事田野調查的人，才能享受到這種樂趣。在地文化解說非常重要，這樣的工作以前是落在文史工作者身上，最近幾年來因為臺灣學被重視、地方文史工作被重視，所以這方面的質和量慢慢變廣。像最近新店地區的臺北縣文史協會辦了一系列像拜訪瑠公圳、拜訪景美溪等等活動，都已經有在做了，但這些資源和力量如何整合，是現階段可以進一步去推動的。像臺灣分館或臺灣的一些圖書館，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我個人認為圖書館可能要走向生態博物館那樣一個方向，就是變成一個家族，很多圖書館連結，用博物館的方式經營，直接走向民眾，而不是讓民眾走進來。解說可能變得很重要，家鄉地方歷史的解說常會衍生成家鄉的守護運動，我們在做地方文化研究時，最痛心的是很多珍貴的地方文化資產，不管是歷史建築、歷史空間，全部在經濟發展思維底下整個被破壞掉了。所以我們常覺得最需要接受文史教育的人，不是民眾，而是那些負責工程的官員。所以我建議中央負責工程的官員應接受一定時數的研習，他們要先認識什麼是文化，不然會很本位的去破壞文化空間，如果沒有文化空間，也就沒有小學的人文教育或地方的文化解說，這部份是更重要的，不過這部份非常難，也不是我們所能解決的。我今天要提議的是，圖書館可以往博物館那種服務民眾的方式去推動，和在地文史協會或民眾社區大學結合，共同舉辦一些活動和課程，並透過網路平臺的建置，把一些臺灣人文學方面的講座或課程放上去，譬如透過臺灣分館來做，只要上臺灣分館的網站就可以找到想要學習的平臺。比較難的是和中小學結合，我們也在推動中、小學的老師到社區大學來學一些淡水史、臺灣史的東西，但是推不動。推不動的原因可能和整個教育有關。然而一定要和中、小學老師結合才能普及，不然真的很難普及。中、小學老師站在教育第一線，會影響到小朋友，也會影響到家長。我先簡單發表這些看法，謝謝！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謝謝張先生的發言，亦誠如剛剛張館長引言所講到的，我同意圖書館要跟博物館、紀念館等等這些文化機構打成一片，主動出擊，本館也正積極在這樣做，不但對日據時代到今天這樣一路走來史料的部份多所關注，包含新移民、包含外籍配偶閱讀的問題，就像我們今天座談主題深化與提昇的副標題--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我們也會積極來發揮作用。我先做這樣的回應，再請張館長針對張先生的發言來做回應。

引言人張炎憲館長：

剛剛張先生提到的，我深有同感。其中最重要的二個問題，一是在整個官僚體制中、整個公家機構中到底該怎麼辦呢？目前在臺灣歷史文化或臺灣人文教育慢慢被重視的時候，負責行政和推動工作的人當然都是官僚體制或公務系統中的人，推動的工作很重要，推動的人應該要了解整個臺灣的歷史和人文，才有辦法心甘情願、投注很多心力去推動，成果也才會更好。這方面目前確實有很多困難的地方，但會越來越好，因為整個社會變遷的結果，逼使大家要認識臺灣；另外年輕一代受過臺灣史或臺灣人文學教育的人越來越多，慢慢進入公務系統中，將來會越來越重視臺灣的事情。但是在達到這樣的理想之前，公務系統也應再教育，再教育應如何做？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過程中雖然有很多人樂意，但也會有排斥、不滿、抵抗的情形產生。如何去做沒有什麼技巧，各單位的主管本身應該要負起最大的責任，在推動的過程中，首長的一個決定常常影響很大，如何推動，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文史工作室如何跟土地、跟人民接觸的事情，如剛剛張建隆先生或溫教授提到去訪問部落的長老，但要接觸到部落長老也不是那麼容易，常常很多人去接觸他，他可能會覺得很煩，認為漢人來接觸他不懷好意，漢人常懷著優越感、漢人中心主義來看待原住民，部落少數民族常被欺負、看不起，講出來對你們有好處，拿來報導或寫碩士論文、寫博士論文，好像變成墊腳石一樣，你們得到好處，我為什麼要講呢？這是一個心態。另一個心態是講多了以後變得公式化，和部落真正的感情、土地的聲音也不一定一樣。所以如何透過文史工作社團，真正去了解臺灣土地人民的心聲和感情，其實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如何試著去做？做的人如果沒有心懷一種理解之心，或具有相當的內涵和文化素養，那去接觸反而是破壞、污染本來有的文化，因為他可能會因應我們的訪問去調整講述的內容，原本是一種好意，反而變惡意。訪問的過程中，我們如何去了解臺灣土地和臺灣人民的感情，了解之後才能抓緊整個臺灣歷史文化最精髓的地方，並將這種精髓的地方發揮出來，臺灣的歷史文化絕對有它的獨特性，獨樹一幟，有讓全世界或臺灣 2 千 3 百萬同胞非常感動的地方。如何做呢？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很困難，做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常常的學習，常常的努力，而且不是只有學習努力就夠了，也需要能夠理解他人的心思、非常尊重別人，而且要了解如何去做。這是我的回應。謝謝！

引言人溫振華教授：

有關在地解說蠻重要的，尤其在社區方面可以有系統化的來做，闢如去年我幫臺中縣文化局設計規劃了一條導覽路線（配合文建會於 9 月份史蹟日舉辦），從清水到新社，在一天內參觀完臺中縣的歷史古蹟景點（從史前時代到當代）。新社有一條很有名的水圳，叫做白冷圳，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因為白冷圳的關係，使得新社鄉很多人從不關心自己的社區，到後來開始關心，並成立社區大學。目前的教育不太正常，教育應該跟生活結合在一起，但是老師自己對生活周遭環境因當時未受過訓練的關係，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很排斥，我覺得心裡很難過，反而是那些地方上書讀得不多的人，為社區的整體營造，奔波忙碌，找民意代表等

等，積極投入「白冷圳」的修復工作，後來甚至成立「新社鄉白冷圳社區總體營造促進會」，促進大家對本地的一種關心，也很努力的邀請外界許多的專家學者協助重構新社鄉的發展史。在這個從無生有的過程中，我很清楚的看到整個社區改變的過程。後來他們也找了劉益昌教授（當地人）來講家鄉的歷史，才發現家鄉有中部地區最古老的史前文化--舊石器時代文化，劉益昌多年前家中田裡所找到的石器，經請教他的老師宋文薰，發現竟是屬於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所以我們講臺中縣最早的歷史可回溯到舊石器時代，對當地人來講簡直是天方夜譚。那個地方過去有平埔族，他們也不曉得，我對這段歷史比較清楚就跟他們講，當他們曉得曾居住當地的平埔族後來搬到埔里去了之後，他們還很熱心、很認真的跑去埔里問，找到之後還請他們回到故居來，他們也到埔里去互相訪問。我覺得學問最後就是生活，所以這樣的話，當我們看到彼此之間的生活，便有更多了解、更多樂趣及更多認識。所以我呼應建隆兄在地解說的部份，如果能更有系統的設計，就能在短時間內讓更多人了解，同時各社區中那種努力的例子，我覺得應該讓很多人知道，每個社區中的例子都非常令人感動，像臺北市北投溫泉博物館成立的歷程，因為親身參與我的感受更深刻，它先是從北投國小一群師生，在鄉土教學課程中發現這棟破敗不堪的公共浴場，經過學生、老師們連署陳請，社區居民團體也積極的奔走呼籲，才終於獲得臺北市政府通過古蹟陳請案，並經內政部公告為台閩地區三級古蹟。所以很多社區的總體營造就是臺灣當代的歷史，每個故事都很感人。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提問人 2：黃啓東（25 號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老師·學生）

請問文化遺產的時間點如何區分？如最近吵得很熱的樂生療養院（有 70 多年的歷史），應如何保留下來？如張館長的母校（臺大）洞洞館只有 40 年的歷史，要被拆掉蓋成新大樓，或最近聽到有學校要成立臺灣現代文學系，聽說重點放在抗日、抗戰文學，甚至早幾年文學筆戰的歷史紀錄研究等，像這種文化遺產或文化資料時間點應如何分界？

引言人張炎憲館長：

文化古蹟的保存有其法令可依據，文化要列入古蹟有一定的程序、項目和規定，這在文化資產保存法中有提到。至於樂生療養院，我記得是在 1934 年成立，因為捷運路線經過的關係，要遷移到新的館舍去，所以有人呼籲要保留。樂生療養院係為收容癲瘋病人而於日據時期成立的，當時院內都是日本醫生，只有一位臺籍醫生姓賴，他的兒子目前是臺大公共衛生系的醫生，他也寫了很多有關這方面的回憶錄（或口述歷史）。有人呼籲，臺灣有癲瘋病的療養院，為何不留下來？目前裡面還有 1 百多位癲瘋病人，為什麼要遷移？應該把它留下來，它在整個臺灣疾病史上具有其歷史意義；再者，將來亦有可能再發生癲瘋病也不一定，因為目前世界衛生組織仍未宣布癲瘋病已於世界絕跡，因為這三個因素，我個人認為應該保留，但可能很難。文化遺產到底應如何界定，我想有法律上的規定。有人認為 70 多年的歷史並不構成古蹟的條件，但我想另外應該取決一點，如何面對歷史的共同記憶很重要。有時候時間很短，但是很重要。如何設定分界點很困難，關如蔣經國去世後，七海官邸是否要留下來，蔣經國入住七海官邸時間很短，也

許只有三、四十年，是否要保留？依照文化資產保護法不列入古蹟，但是如果認為國家領導者非常重要，就應該把它留下來，像嚴家淦故居（在玉山官邸旁邊）是否要保留？很多人認為應該要留下來，雖然歷史不長；像彭明敏教授以前所居住過的臺大宿舍也應該留下來，後來臺大宿舍改建我就非常反對，當時戒嚴時期彭明敏教授宿舍外都有便衣警察在監視，那些守衛亭也應該留下來，當然屋子本身沒有價值，但是對歷史來說很有價值。所以我認為文化遺產的界定除了法律規定之外，也應該考量它的歷史意義。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關於剛剛同道提到洞洞館的問題，我稍微補充一下，因為我也曾經在臺大服務過，有關洞洞館的部份，基於大學自治，臺大的校方還要經過校務會議再評估。至於剛剛張館長提到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它還有一個特別法叫做古物保存法，以年限來認定沒有錯，但是有價值的，他們還有文建會、內政部民政司邀集的專家學者組成審議會，由審議會來做評定，可能沒有那麼快。至於洞洞館，基本上臺大的學生是反對拆的，現在裡面還有哲學系在，我在臺大服務的時候，人類系在那邊，哲學系搬過去，在校務會議學生的意見、還有他們的兩系的老師也是主張維持原狀，基於大學自治原則，有最後的評議機制存在，我想我做這樣的補充，再請溫教授再指導。

引言人溫振華教授：

對所謂文化資產到底要多久才能稱之為文化資產？我想歷史意義可能是蠻重要的。我想就師大圖書館建築為例，以前的師大圖書館非常漂亮，因為師大校園很小，當時要拆圖書館的時候，李乾朗教授就出來講話，因為他是學建築的，他講說師大圖書館其時是代表了民國四十年代臺灣建築很重要的典範，所以他後來就跟學校一直討論，因此後來就留下前面的部份，後面全部拆掉了。我想時間可能不是很重要，要看它的歷史意義，如屬於那個時代的建築代表。所以基本上是要經過一個審議委員的審議機制，然而審議委員本身也是一個問題，他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因為每一個審議委員的專業不一。不過程序就是這樣，一般來講都是委員制的，如果大家共同做成決議後仍有人不同意的話，那就只好透過運動的方式來解決了。謝謝！

提問人 3：廖守義（3 號 臺北市信義社區大學 文化導覽師）

這個「文化導覽師」不是我自己封的，臺北市府新聞處每月發行的臺北畫刊在 93 年 1 月至 4 月用 16 期來拍攝臺北市一些文史、文化生態工作者，因為我個人 10 多年來從老樹的步道導覽、到鄉土導覽、到現在的文化導覽，我原來是提出設計導覽師，然後他給我下一個標題叫「愛樹愛鄉的文化導覽師」，個人成立之「臺灣愛樹人文史工作室」就有臺灣二個字，因為熱愛臺灣，所以一看到圖書館開辦「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與提昇」座談會，早早就報名了。我常常想圖書館是不是可以做一個館外的在地文化導覽，剛剛張建隆先生提到在地解說，或者 10 年前臺中教育大學吳忠宏教授（美國回來的國內第一位環境解說博士），我曾經聽過他的多場演講，但比起解說二字，十多年來我還是比較贊同溫教授的

導覽二字，用導覽員或將來能有證照，稱做導覽師，為臺灣人文（文化）來做導覽是否比較好？前陣子「全世界都在哈臺灣」，或者時報也要推廣臺灣遊學與達人演講，……。我們怎樣來發展臺灣學？用文化導覽師來做文化導覽，是否比較深入？

另外有關文山區開發，我想請教溫教授，溫教授9年前與戴寶村教授為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寫「大臺北都會圈客家史」，在書中曾提到我的第一代廖順勉與廖簡岳同時期，文山區公所每年編印「為民服務手冊」，其中提到1729廖簡岳，我想請教溫教授，是否可以像文山區公所用1729寫廖簡岳，可不可以用1693寫廖順勉？請教教授，謝謝！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感謝本家文化導覽師廖先生的發言，有關圖書館的部份，積極走出去，臺灣圖書館未來一定是朝這個方向走，誠如剛剛張館長、溫教授提到的，這個館對臺灣2千3百萬同胞的閱讀問題責無旁貸，愛鄉、讀鄉應從本土的人文教育做起，這項我們會積極來推動，不流於口號化。一個國家有沒有文化素養，圖書館是重要的指標之一，這個我們會來做。其餘二、三個問題，我們就分別請二位引言人來回答。

引言人溫振華教授：

廖先生也是我的朋友，我覺得他用導覽師是一個很好的建議，給那些從事導覽的人類似證照方面的一種榮譽，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覺得很有意義，這是可以去思考的。

另外，我曾經跟廖先生借過他們家的族譜，以前大家對臺北這個地方的客家歷史都不太注意，所以幾年前我寫大臺北地區客家史的時候，因為借用他家的族譜，他原來都不曉得自己是客家人，後來才知道他們是潮州客家人。後來我們翻翻清朝時候臺北的歷史，發現新莊有一個三山國王廟，是潮州人拜的，所以我們就想到他們的祖先可能後來對新莊的開發有一些參與，我們對那些地方的歷史原來都不清楚，因為有他家的族譜，因此變得更清楚。我想，臺灣人文學的深化，每個人應該要有歷史感，這個歷史感不只是過去的，包括現在也是一樣。像有一次我在錫安山遇到一個榮民，我問他怎麼到臺灣來的？他說有一天他們一群小朋友在外面打籃球，結果軍隊從那邊經過就把他帶走了，他就這樣來到臺灣。像這些其實都是一些故事，在臺灣這個變遷很大的地區，其實故事很多，因為大家沒有歷史感或歷史感太單薄，清朝有歷史，史前時代有歷史，當代其實也有很多歷史。所以我覺得大家有歷史感的話，很多東西就變得很有趣，什麼東西都會想要去注意它。我今天進館的時候拿到一本工藝博物館的簡訊，就想到我前幾天到臺南去，在松山機場的時候看到一座由中興紡織廠捐贈之「湯姆金針織機」機台在那邊展示（工藝博物館修復並提供展出），我看了一下還蠻有意思的。因為我現在在師大開了一門「臺灣產業史」的課，希望開闢一些新的方向給學生去思考，所以我對產業、科技、機器方面還蠻注意的。到臺南的時候，有學生來接我，就談到那個學生家以前家裡正好是開針織廠的（在桃園），不過他們家的是比較近代的，我後來想這蠻有意思的，想到織布，可以從原住民織布機開始，到後來用

機器馬達帶動，到後期用電腦操控的，把這三者結合在一起展覽，我們對過去人類怎樣穿衣服、怎樣織布，就會有一個很有系統的了解。有歷史感的話，看到什麼都會想到它過去的歷史，很多東西就都可以做。我們生活在這邊，這地方過去的歷史其實是蠻豐富的。謝謝！

提問人 3：葉振輝（14 號 高苑科技大學教授）

如何在基層深入，和地方文獻單位的關係很大。我的三個問題是：

- 1、臺灣人文學教育的深化，和近六十年前成立臺灣文獻館（由林獻堂主持）以及各縣市成立文獻委員會，是否有關？我們知道殖民地的人民，全世界都一樣，都不允許讀自己的歷史，學校義務教育裡面的課程都沒有自己的歷史，所以自來臺灣歷史都不以臺灣的主體性來寫，沒有把臺灣人民的心聲寫出來，當然這些情形現在慢慢改善，所以提到深化，我想是否與源頭有關，因為當初林獻堂主持臺灣文獻館，從那時開始大家才慢慢重視臺灣史？
- 2、目前只剩下臺北市和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兩個，全國其他 23 個縣市，都沒有固定編制的文獻委員會。是否應該將各縣市文獻委員會給予合法編制？
- 3、中央政府似乎不重視地方文獻單位，如何改變中央的態度？像高市文獻會，在省轄市時代，由市長兼主任委員，升格為院轄市以後，由民政局長兼主任委員；設文化局以後，成為文化局的下屬機關；2006 年高市議會議員提議撤銷高市文獻會，文化局提了兩個方案；甲案併入高市史博館，乙案併入文化局，成為局內幕僚編制。地方民意機關，好像也不重視文獻單位，各縣市文獻委員會的位階，是否應提升到局處的地位？

引言人張炎憲館長：

大概在 1948 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就成立臺灣文獻館，由林獻堂出任第一任館長，後來又改成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直到 2001 年改隸國史館，稱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這是它與國史館的關係，我先做說明。我想在當時成立臺灣文獻館的用意有兩個目的，一是二二八事件以後安撫日本統治時代的前人，也就是日本時代所培養出來的地方士紳和當時對臺灣地方文史方面比較熟悉的人士，把他納入臺灣文獻館，這樣可以安撫所謂前代遺民或者說是臺灣的士紳，這是國民黨的政策之一，也是新來的統治者對舊有的統治者所訓練的菁英有安撫的地方；第二方面就是讓這些人可以去編臺灣省通志，從臺灣文獻館成立之後，引起各地方跟進，所以各地方的文獻委員會紛紛成立，當初文獻委員會中有許多傑出的人才在裡面，比如新竹縣文獻委員會陳萬成、臺北縣文獻委員會盛清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王詩琅、臺南縣、臺南市等等都有非常傑出的人才，當地不能進入體制內的這些人才都流落到民間，就參加了文獻委員會當委員或當主任委員，推動在 1950 年代臺灣各縣市的修志工作，1950 年代的修志熱潮都由這些人來促成，貢獻相當大；另一個角度來看的話，因為當時國民黨政府也不允許這些人進入體制內，到大學當老師或進入政府機構內工作，就流放到各縣市文獻委員會去從事工作，我想這是一個因素。從 1950 年代、1960 年代這樣做，到 1970 年代蔣經國當行政院長以後，蔣經國的施政有光明的一面，但其實來講也打壓臺灣歷史文化，所以他強調 5 百年前是一家，過去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是 70 年代以後最強的國

家政策。所以這樣來看，各縣市文獻委員會的發展就碰到瓶頸了，因此紛紛解散，這種情況到現在，我認爲很難恢復，因爲各縣市都有文化局成立了，文化局業務之一就是負責文獻方面的蒐集整理，至於業務能不能好好推動，那是縣市長要負責的。我個人認爲縣市長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爲縣市長在任命文化局局長時，看他任命什麼人來擔任。過去各縣市文獻委員會能有不錯的成績，是因爲當時的主任委員是由地方的耆老來擔任，縣市長非常尊重，這些都是地方上非常有名望的人。慢慢的到各縣市文化局以後，變成公務體系的人來負責，或是縣市長任命的文化局長來負責，這樣的情況，跟地方上的士紳、地方上的知識菁英的結合是相當困難的，這是目前嚴重的地方。所以我個人認爲各縣市要恢復成立文獻委員會是不太可能的，因爲目前業務是這種情況，而且現在有很多大學紛紛推動臺灣歷史文化的研究，或者很多機構，如國立臺灣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也好，很多博物館、紀念館都在做臺灣史研究或臺灣關係的研究，在這種情況之下，臺灣各縣市文獻委員會要成立相當困難。而且目前修志的工作在推動上已經變成各縣市去負責，已不是由內政部負責，過去修志工作需經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去做審查或推動的工作，然而現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改隸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之後，也不管這件事了，回歸各縣市政府負責，因此變成縣市長或文化局長的責任，制度走到這樣的情況，要再改回來已經很困難。那要如何挽救呢？我個人認爲有二個途徑，不過這純屬個人見解，不代表任何機構意見。我認爲目前有關臺灣的這些機構，如國立臺灣圖書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史前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跟臺灣有關的部份機構應該要負責協助建立當地的歷史文化；第二個能夠做的是，各縣市文化局在推動業務的時後，應該要集合當地所謂歷史研究者或相關研究者，並將文史工作社團的成員納入，這樣才有辦法解決問題。在體制上要改變我認爲相當困難，我個人認爲大概只有這兩個辦法可以補足現在體制變化下目前這樣的難題。不知葉教授是否同意這樣的見解？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有關葉教授的問題，在張館長發言之後，我稍做意見補充，有關政府組織再造軌跡誠如剛才張館長所言，臺灣人文學的生根、深化，有關臺灣研究的單位都應該發揮功能。像國立臺灣圖書館（本館）未來在臺灣研究中心也要從事這樣的事情。在這場座談之前，昨天夜裡我稍做了一下研究，在 1921 年臺灣文化協會反抗日本人六三法律的時候，那時本土意識就有了，中間當然有些沉寂。公元 2000 年之後政黨輪替，我們圖書館從新生南路搬到中和後才真正要走入臺灣主體的施政軸心，在戒嚴時期本館非常沉寂，原本跟大陸搬過來的中央圖書館毫無關係，我們成立於 1915 年，1945 年時被改爲省立臺北圖書館，1973 年第十二任館長時因害怕臺獨的觀念，因此跟蔣彥士院長講我們乾脆歸入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就是這樣來的，其實臺灣分館就是臺灣圖書館，是總督府時代就成立的道道地地一路走來本土化的館，所以它應該發揮它的功能，剛聽完葉老師的高見後，地方文獻的蒐集，社教機構配合組織再造之後，冠上臺灣研究的這些機構應該都需要發揮總體的功能。時間有限，無法讓各位暢所欲言，所幸下午第二場、第三場都還有時間，這場座談就到此爲止，感謝二位教授精闢的引言，同時感謝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前輩的參與。稍後導覽參觀時，請諸位繼續給與臺灣圖書館指教。

謝謝！

提問人 5：2 號 慶正（呼風鳥工作室 總編輯·文話導覽師）

書面建議：

- 1、閱讀之型態，已多元豐富，除了文字傳承之外，影像、版畫，亦是建構、深化「臺灣人文學」的重要元素。目前國內影像、民俗版畫之研究，散見各縣市文化局及文史工作室，更多常民寫真，流落收藏市場，期盼政府相關單位，重視並積極收集「常民寫真照片」，再加以系統分析、數位保存，成立「臺灣人文學影像寫真數位中心」，出版相關刊物，如此則以文字為經、圖像為緯的「臺灣人文學」，將更表現出臺灣主體性。（李躬恆老師是民俗版畫專家，請多善用）以此期許廖館長及辛苦的同仁、謝謝舉辦此會。
- 2、推薦桃園人與地學會黃厚源理事長、雙清文史工作室陳進乾。

第二場次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主持人：戴寶村 教授

引言人：陳芳明教授、姚榮松教授、李爽學教授、廖又生教授

記錄：蘇倫伸 (95/06/29)
(採訪主任)

第二場座談，主題：台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戴寶村教授，引言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陳芳明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姚榮松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李爽學副研究員，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廖又生館長，我們將接下來的時間交由戴教授主持。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坐在台前的引言人教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各位好，我奉命座在中間，叫我當主持人實在不敢當，接到這個活動企劃我是非常有興趣，基本上我只是當個司儀，以我分配到的主題台灣文史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我是更慚愧，我是土生土長的博士，我爸爸常跟我開玩笑說，原來博士的土是下面那一橫比較短，土地的土是下面那一橫比較長，所以要擔任這議題的主持人有一點不敢當，在座引言人都是我的前輩，基本上作一個串場人，大家一起來對話。在以往台灣的研究不管是文學歷史或藝術的研究越來越發達，我想各位也初步瞭解一些資訊，就以我個人在政大台史所任教，在 2004 年我們最高的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台灣史研究所，台北的師大，政大也成立台灣史研究所。在台灣文學方面，像我們在座的姚所長，陳所長，台灣文學研究所，就我所知有關台灣文學的系或所就有 15 所，數量上相當大，關於台灣的藝術，藝術產生於人民土地下的產物，即使目前沒有特別規劃如，台灣音樂，台灣藝術但我也發現很多做藝術，不管傳統藝術音樂的研究或是台灣美術視覺的甚至於電影之類的做台灣研究的也很多。這次館方安排這個主題相當有意思，曾經還有學生反應說知道的好晚，聽說人數上也做限制，所以我向館長反應，下次這方面訊息多揭露出來，大家對這個議題都相當有興趣，環境也相當好適合辦這個活動，我們知道台灣整個人文學術的研究有高度的發展，量的方面其實也是相當的多，當然我們也期待加上質的深化，與個體的開拓也越來越多，對總體研究成果的累積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也不要忘了做台灣的研究也不是我們閉門造車，自己研究自己爽。事實上整個台灣歷史文化的觀察，就本身來講它有它的國際性，像台灣的歷史進入文字紀錄的時代就跟國際接軌，我想大家很清楚，1624 年台灣被海權國家荷蘭統治，就導入西方文化的要素，後來經過鄭氏王國，清代是比較偏向漢系的文化，到了 19 世紀又再度與西方接軌，1895 年又變成日本的殖民地，日本雖然是日本，但它也接觸西洋文化進入明治維新，然後統治台灣，台灣也變成好像它作為西洋文化的試驗場一樣，所以台灣也一樣跟全球也是透過日本在對話。最近這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以經濟貿易的實力，也在全球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彌補台灣在正式的政治外交跟各國的交往，但是我想對於整個台灣在國際的活動空間有一點障礙，如果我們從一個比較人文學術藝術的研究發展與交流，也有助於台灣在國際間逐漸跟人家對話，甚至擁有一席之地，那也回應到台灣的研究，也兼顧到臺灣研究的本土性，那我

們也知道本土跟全球也需要對話，本土化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基礎，所以主辦單位中間安排台灣文史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也有這樣的考量，我簡單作這樣的詮釋。我們今天這場有四位引言人，我想大家也知道他們的經歷，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第一位引言人是陳芳明教授，陳教授目前服務於政治大學台文所，跟我是同事，大家對陳教授耳熟能詳，橫跨文史，文筆非常好，有歷史學的基礎，後來又走向文學的研究也包括文學的創作，他個人也有國外豐富的留學經驗，雖然在台文所，但他也強調台灣文學在東亞甚至跟國際對話的考量，我想請他來做第一個引言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位引言人是姚榮松教授，姚教授目前是在師大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這個所名稱比較長，但也可以看出師大是以人文為主的大學，這裡面涵蓋文學及語言文化的研究，姚教授好像跟我一樣是土博士，但無疑於我們學術的背景，我想他可以很本土及多元的角度看如何與世界接軌。第三位是李爽學教授，因為還沒到，等一下介紹。第四位是我們主辦單位廖館長，資歷非常豐富，橫跨數個領域，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因為主辦單位也是國家級圖書館，典藏豐富的資料，辦相當多活動，我想可以從專業或者行政經驗，提出一些很有貢獻的意見給大家，我想簡單的串場是這樣，提醒大家現在雖然是快 2 點，但我這樣大聲講話大家就很有精神，重點就可以聽下面幾位精彩的發言，接著就請陳教授先發言，謝謝。

引言人陳芳明教授：

謝謝主持人，在座的個位委員，我想如果這個議題放在十年前的話，恐怕很難成爲一個座談會，在二十年前的話，這個議題是一個禁忌，放到三十年前的話，從來就沒有這樣的議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台灣的學術是慢慢的累積，慢慢建立主體慢慢開放，這就是看到台灣從一個封閉的年代走向開放，現在已經到了開始思索如何跟國際接軌的議題，我想這樣這樣的一個時機應該是成熟，所謂成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沒有本土就沒有國際，也就是說沒有在地的研究，就不可能跟國際對話。近十年來，從 1995 年之後，放眼台灣的學術界，有關台灣研究的論文已經超過了對中國研究的論文，不管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學術論文，或在文學或歷史方面，台灣研究論文的生產量已經超越了古典中國的研究或當代中國的研究，那當然這是整個趨勢的問題。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它的學問，如果沒有建立它的主體，我們就要奢談國際化的話，那簡直就是天馬行空，我們沒有一個落實的基礎，那麼我們已經看到，就是因爲我們建立在落實的龐大文化生產量的基礎上，我們才可以與國際對話，那我們今天在談台灣文學，沒有本土就沒有國際，沒有主體就不能與客體對話，也因爲在這觀念下，我們可以看一下，到底我們這十幾年來，台灣文學或台灣歷史方面的研究，在發展的過程中，有什麼重要的特色，我想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有關本土的一個界定，它過去是代表一種反抗的意義，可是現在是代表一種開放的意義，也就是過去我們在戒嚴時代，本土所有的語言文化母語這一類，全部受到壓制，但當戒嚴體制崩解之後，我們看到整個社會，有關於權力干涉學術的現象已經慢慢淡化掉了，所以因爲是淡化了，我想本土不是說再繼續對抗什麼，而是說本土我們要重新解釋，在一個開放的年代，到底本土包括什麼東西，這也包括主要在台灣發生的一切，都是屬於本土的一部分，也許到今天還有人抗拒，他說我不要當台灣人或是我以中國人爲榮，不管他用什麼語言，對於我們研究者來看，都是屬於台灣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台灣已

經到了可以讓各種言論去發揮去表達，這樣的一個自由是學術空間重要的基本條件，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作家或研究者，無論他表達任何意識型態，他說他是中國人，有一天願意跟中國統一，都是他個人主觀的願望，可是他發言的立足在那裡？都是在台灣，那既然是在台灣，我認爲他應該是台灣的一部份，那既然是如此那我們就看得見，台灣的歷史研究台灣的文學研究，其實不管他是認同中國或認同台灣的人，只要他們立足在台灣，他們的作品他們的研究成果，都已經被學術界吸收消化，變成我們的一部分，所以在這一點上我一直對台灣非常非常有信心。過去在戒嚴時代有一個笑話，有一個美國人跟一個俄國人說，我們可以在美國白宮罵美國總統，那俄國人也說，我們也可以到克里姆林宮罵美國總統，那事實上這種言論自由，我們在台灣可以看得見，你如果到台灣的書店看，台灣的書店現在馬克思選集現在都已經出現，不要說馬克思選集，毛澤東選集也已經出現，不要說毛澤東選集，現在朱熔基傳胡錦濤傳也都已經在台灣出現，我們並沒有因爲這些書籍的出現，我們就很害怕，反而是覺得說我們有能力去看你的東西，而且是批判性的看什麼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是不能接受的，這種東西不要用政治人物來干涉，民間自然建立了一套消化的系統，那這才是台灣最豐富的地方，我想任何用控制的監控的或監管的方式來引導學術，這個學術永遠不能成長，那因爲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想我要講的是說，我們從這個觀點來看，今天我們可能爲了藍跟綠的問題在對抗，可是我們今天爲了台灣文化台灣文學，我們都居然座在這裡，那這在講什麼，可能政治讓我們對文化的思考感到分裂，可是文化的問題文學的問題歷史的問題，使我們大家團結的座在一起，因爲這是共同的議題，這沒有藍綠的問題，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們從這個觀點出發的時候，我們就要問，我們今天台灣文學是什麼？台灣文學就是不管你是那一個族群的作家，不管你叫做廣東人或叫做四川人，不管你叫做客家人或福佬人，你在台灣所生產出來的文學作品，都是今天我們台灣文學研究所在研究的東西，那我也知道說某一部分作家他一直在抗拒說我不是台灣作家，有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陳映真，他現在身體很不好，他自認爲是中國作家，但在我們文學研究所裡面，只要談到 60 年代的台灣文學，陳映真絕對是一位不容忽視的作家，我們還是非常謙卑的去讀他的作品，因爲他所創造出的藝術的高度已經超過他本人所表達的意識型態，那這一點我們從這樣來看，所有的有關台灣文化的成品或研究的成果，在這樣的研究基礎上，就是這麼強大的信心跟國際對話，這個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我們可以講台灣那麼小，可是中國大陸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在台灣出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他還沒有得獎的十年前，他的作品已經在台灣出版，等到他得獎之後，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國大陸反而是禁書，可是台灣老早就有他的作品，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大陸有很多作家，他先在台灣成名，然後再回流到中國大陸，過去我們都知道有一個作家叫張愛玲，張愛玲現在在中國大陸有出全集，可是永遠不全因爲有兩本書被認爲是反共小說，一本叫做秧歌，一本叫做赤地之戀，這兩本在台灣早就在讀，但在中國還是不能看，那麼我們也可以看得到有一個叫嚴格理，他的書也是在台灣成名，然後回流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禁書在台灣都可以發行，例如一個著名的女性作家叫洪穎，她全部的作品在台灣都可以閱讀，可是她有一本書在中國大陸就被查禁，換句話說台灣那麼小，什麼都可以接受，中國那麼大，很多東西都不能接受，所以文化的生產力並不是看人口的多寡，而是看我們文化的

消化能力接受能力有多強，我想這一點，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台灣文學的研究者，這十年來看到台灣從封閉到開放的階段，我充滿信心，那因此就像剛才主持人講的，作為台灣研究永遠不能關在台灣，過去我們是不能回到台灣，我個人就是一個思想犯一個黑名單，我不能回來可是我終於回來，但是我們終於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並不是說我們回到自己的土地就把門關起來，說我們最好，不是的，就是因為我們有機會回來，我們更要打開大門，跟國際對話，這個才是我們今天討論跟國際接軌的基本態度，那麼我們談台灣文學，當然不是講當代而已，我們就要問到底台灣文學包括什麼？現在台灣文學基本上分成四大區塊，第一個就是原住民的文學，第二個就是清朝的古典文學，第三個是日據時代的文學，第四個是戰後的現代文學，我們可以發現這四種文學，其實代表四種不同的語言，原住民的文學其實它的語言太多了，當然我們都知道原住民的語言有口頭傳答的語言，可是它沒有文字的傳播，這個當然是它的特色，第二個古典文學當然以文言文為主，第三個是日據時代的文學當然是日語，戰後的現代文學那就更多了，有中國白話文，有台灣的母語文學，我們都看得到所有的母語文學都在復興之中，原住民也開始寫母語文學，我們都知道特別是台北縣也努力在建立原住民的母與教育，這些我們都可以看得到，每一種語言本來就是文化的資產，即使它剩下那少數的人，只要它沒有被滅亡，我們就要盡力保存，因為太多原住民的語言已經變成國際在研究的對象，不是只有台灣在研究而已，如果我們在這個地方不能好好保存發揚，繼續重新建立文化傳統，國際上有很多人要來看原住民文學或原住民文化，台灣找不到的話，那對我們現在所謂的本土構成很大的諷刺，那這也是我一再強調的文學教育真的不能夠離開台灣的歷史脈絡社會脈絡，畢竟一個文化一個文學的生產與發展，它不能離開一個固定的空間跟時間，所以對它的社會脈絡歷史脈絡絕對都非常重視，當然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文學走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它有一個現代化的過程，這個現代化的過程，怎樣用一個最好的語言最恰當的語言，去接受現代文化的到來，這個轉變的過程，有一個很大的關鍵，就是台灣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台灣開始走向現代化，並不是因為本身自己主動追求的，而是在淪為殖民地之後，日本開始把現代化東西帶進來，帶進來的時候我們台灣的第一代知識份子接受日本人教育，他們一方面接受日本人教育，可是一方面從日本的教育裏面開始吸收什麼叫做現代化這種觀念，所以在整個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不能只看台灣，因為日本人透過殖民主義的擴張，譬如在韓國，在中國在香港在新加坡，在台灣它都開始推展同步的現代化運動，所以我們在看台灣的時後不要孤立的看台灣，我們應該要同時看到，到底這樣現代化的發展，在韓國是什麼在發展，在中國華北，華南，香港或者到東南亞的新加坡到底是怎麼發展的，這些我們台灣的文學都要一起來討論。從這樣來看，我們都知道，從歷史的研究已經很清楚，台灣開始有現代化生活的特徵其實到 1920 年，1920 年基本上日本人將資本主義帶來台灣，然後日本的財團開始進駐台灣，大概在 1920 年大致宣告成熟，第二個都會的生活大概也在 1920 年左右，台灣的衛生，台灣的死亡率降低，台灣的出生率提昇，也是從 1920 年作為一個段線，也就是說大家開始習慣現代的生活，也就是說我們現代的生活可以追溯到 1920 年已經成熟，1920 年也就是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始展開的時候，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文學事實上是一個社會到達什麼程度的時候，文學的內容自然就表現到這個程度，我們在討論台灣的現代文

學，大概也是這樣。那麼我們談到現代的時候，如果日本人把現代性^①來台灣的話，現代性不是屬於日本人的，日本人其實也是模仿西方的，譬如說日本人學習英國，我想台灣有很多的生活方式，其實是日本人留下來的，可是這種生活方式是英國的，譬如說所有的車子是靠左邊走，在日據時代所有的車子都靠左邊走，靠左邊走的交通規則，是英國的不是日本的，是日本模仿英國的，是這樣來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現代化過程，我們不能不去理解台灣文學發展裡面的國際性，在我們整個文學的接受理面，我們知道文學是在談美是怎麼形成的，或者美學是怎樣建立起來，那這些東西我們也看得到，有很多東西並不是台灣有的，像心理學發展，無意識的發展，很多都是從西方來的，我們在閱讀台灣文學看到太多，我們看一篇小說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有美國的因素，有歐洲的因素，譬如說英國或法國的因素都有，到了 90 年代以後台灣文學擴張，現在你可以看得到，今天台灣的文學研究者他們讀的書，他們已經不只是讀台灣的文學，他們讀了很多像米蘭芬的，卡爾威諾的，馬葵茲的，過去我們流行的是村上春樹，那當然現在村上春樹也繼續流行，那我們現在也開始讀川上紅梅的，宮本輝的，這些文學作品也間接直接的刺激台灣作家的文學思考，從這一點看，我們看台灣的文學恐怕有關於翻譯這一方面也必需要注意，那因為時間關係，我簡單作一個結束，今天我們談台灣文學的時候，我希望我們更活潑的更生動的看台灣文化所暗藏的生命力，這個生命力在台灣文學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到大概是最能吸收外來文化最厲害的地方，當然是跟它過去殖民地的歷史有關係，我們跟和鄭的歷史，跟滿洲的歷史，跟日本的歷史，戰後跟西方的關係，我們幾乎可以說對外開放的，對外開放的原因在那裡？因為就是屬於海洋，所以在這一點上，因為它是開放的，所以我們可以吸收的東西就非常多，現在我們台灣文學的研究者，如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基本的要求就有兩個，你進來以後必須要學日語，英語，你如果要畢業的話，英文及日文都必須要在外面檢定考試合格才能畢業，因為如不這樣做一點的訓練，就無法讓學生接觸西方的東西，以及挖掘台灣文學到底那些是透過翻譯受到影響，而產生出來的作品，那當然我們也鼓勵我們的學生到國外留學，像現在我有學生是在哥倫比亞大學，也有學生在東京大學，他們在作文化的接觸，我相信這些出去的留學生，其實就是台灣社會伸展出去的觸鬚，這些觸鬚去觸探不同的感覺，不同的文化的成份是什麼，有一天這些觸鬚收回來的時候，就把外國的資源帶回來，給我們新的思維，也就是說我們跟國際對話，是因為讓我們台灣的開放性不斷的繼續開放，謝謝。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謝謝陳教授從一個不能回歸台灣，到發現台灣，研究台灣，台灣再走向世界，也言簡意賅的點出了台灣文學的內涵及因為它的開放性構成台灣跟世界對話的基礎，安排他做第一個引言非常有意思，剛好把我們重要的觀念點出來，接著下來請姚榮松教授提出一些具體跟國際教育與研究接軌的問題，接著就請姚教授來發言，謝謝。

引言人姚榮松教授：

主持人，各位引言人，各位先進，各位關心台灣文化文學的同行，今天來的對象基本上是地方文史人員，其實我接到這個時間也很短，最近也很忙，也想了很久，到了最近這幾天才傳過來，這個大綱是引言是當時想到的幾個要點，之後

我大概又寫了十點，不過時間上可能不太容許我談那麼多，我從我的系所談起，也許各位覺得學院派離得太遠，但不是，現在教育部也要我們辦在職進修，集合三，四年前九年一貫的資源教師，這些資源教師從退休人員到目前沒有找到工作的年輕朋友都有，這些人員最重要的是進修，他們教了三，四年母語後，他們一直強迫教育部說為什麼不給我們一些進修管道，他們對台語母與有興趣，因此就投入教學，跟小朋友相處也覺得很快樂，有的人語言非常流利，隨便發言就可以引述一段諺語，我覺得這些人都是台灣文化，台灣語言的寶，我看他們經常參加一些會議，我覺得很感動，台灣有這麼一群熱愛本土語言文化的人，所以我們今年第一次招 30 人錄取 27 人，其中台灣研究組跟台灣母語教師組，台灣母語教師組比較多，台灣研究組只有 12 人報名，可能是太匆促了，知道的人有限，所以不足額錄取，以師大這樣根基，原來我們想從台灣文學系開始，中國文學系有 4 班，中國文學研究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如果能轉化 1 班變成台灣文學系就好了，可是師大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學校，2001 年想成立台文系沒有成功，只好先成立研究所，我們也不想只成立台文所，像我自己主要專門研究台灣母語閩南語的，我們莊萬授教授是研究文化，我們用比較整合型的把台灣研究，文學文化整合，剛剛陳教授已經講得很清楚，研究文學，語言，文化是三位一體不能切割，我們只不過把名字分開，然後分成三個組，但三個組運作有成本上的困難，因為要開三倍的課或兼任教師很多，這是學校成本的問題。今天要講這個議題我最不敢當，因為我沒有研究文學或文化，我只研究一點母語，但是我現在買書的對象都是文化的，如在大陸出版的國際文化報告，在台灣都沒有出版，我想在全球化影響下，我認為大陸也很先進，他們出版的東西實在太多應接不暇，當然有很多質性上的差異，不過我覺得沒有關係，在全球化的議題之下，我們這樣的系所是應運而生，我們去年的 1 月 7 日在師大辦了一個台灣人文系所的研討會，總共有 24 個系所參加，還有一些族群比較偏的如南島語系或客家文化系沒有來，我想在 1 天半的研討會不可能容納那麼多議題，所以把一些族群議題稍微放後面，但是也以文化歷史文學有四個組作討論，現在廣義上加起來有 30 個所，2000 年以來從少數幾個所，如從語教系分出的鄉土所，1997 年新竹師院台灣語言研究所，初期不過是幾個所，發展成快 30 個所，從 2000 年以來台灣的社會不能說變動不夠大吧，這對我們研究中文的人也是一個衝擊，為什麼，當我在想促成台灣文化研究所成立的時後，國文系是持反對的態度，所以我們跟本沒有在系務會議通過，沒有在系務會議通過就是不給資源，不給資源就是沒有給空間，所以我們就集聚在博愛樓與國語中心同一棟樓，國語中心是國際化的，我覺得把台灣研究所放到國語中心同一棟樓反而覺得好，不過長期看他們歡迎我們，其實我覺得他們每天放的廣播都是播各國語言，為什麼不播台語呢？這就是我們在傳播華語文化的時候，就忘掉了台灣文化，我覺得這就是台灣的悲哀，我覺得這是兩極化，長期以來師大的文化只知道有國學，不知道有台語，但在我們的歷史所成立，台灣所成立，都在獨立所的層次，在獨立所的層次有什麼困難？它的困難就是人少空間小，辦活動也施展不開，教授也沒有研究室諸如此類綁手綁腳，成大好像後來抗爭的結果給他們一個臨時館，我們沒有這樣劇烈的動作，現在新校長還在猶豫不決，我們現在跟僑大合併不知道是不是在林口給我們一塊空間，不過校內就有一種聲浪，就是不希望這個所發展太快，我們偏偏就是教育部給我們資源，發展得極快。昨天我

們新生座談會，新生有 18 個，一下子有 34 個學生，又要開進修部，一個所只有 4 個專任老師，怎麼能應付那麼多，我剛剛想到一個議題，我們台灣研究這一組應該多吸收圖書館的基礎人員，這是太重要的，要是他進一步知道國外有多少資源，因為他已經有一定的台灣文學文化語言的根基，在搜集有關台灣文學的讀本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是翻譯過來的，日本人編的有關台灣的讀本，除了以我們自己觀點去選台灣文學，選我們的華語文學，老實說我們應該去看日本人用什麼觀點來談台灣，所以它這裡在國家的峽谷中就是談政治語言文化，生活剪影就是談台灣社會的，這文章有 8, 9 篇，人際關係談台灣的婚姻家庭企業經營等等，從文學藝能及流行音樂談台灣的現代文化，從宇宙神交是談台灣的信仰，這本書也收了 6 篇，台灣與日本也收了 26 篇，這本日本人編的台灣讀本，我覺得國人也應該讀，作一個中學老師，每一個老師都讀過這本書，我想在教學上會比較深入，當然有一些日本觀點，但沒有關係，但確實我們了解所謂國際化確實有很多人在研究台灣，只是這個帽子並不清楚，因為他們是在漢學底下，可能沒有把台灣學獨立出來，我們最近也發現美國的很多單位，如師大的姐妹校加州聖地牙哥分校，希望我們把台灣的所有研究跟他們用合作關係上網，隨時提供給他們並用動態方式更新資料，不過我們所人太少，要承擔這麼大的交流任務是有困難的，可是如果我們可以認清這個方向，能夠找到重點的有意願的，在美國其實是有很多資源可以研究台灣的東西，台灣文學也有很多人在美國念博士的，在這個議題上，我只能將一些觀念表達，真正的行家還是在座的專家，在全球化下，我第一點在說明台灣有二，三十個台灣研究所，就是台灣在轉型，台灣在全球化下已經找到出口，就是我們必需在地化，我們不需要跟中文系對抗，但是中文系自己要說清楚，要找到方向說所研究的古典或中國跟台灣的关系是什麼，這些關係是不是接續的很好，是不是不要壓抑台灣研究，大家多一點把傳統和現代接續的東西做好，中文系最大的毛病是對當代的東西社會的東西他不研究，過去台大中文系要選修政治社會經濟，現在並沒有這項要求，自己分得太細，又是古典文學，又是現代文學，又是歷史，又是思想，自己什麼都要但都沒有辦法跟現代接續，少數非常傑出，整體而言台灣文學文化需要獨立出來，是因為過去傳統國學不重視這一塊，所以發展停滯，面對全球化我們必須要調整，今天我們知道這些系所普遍師資缺乏，空間缺乏等，是一個很短促成軍的單位，還有待努力，歷史所他們比較特殊，因為台灣史在歷史研究已經是主流，但在中文系裏，台灣文學並不是，不過最近幾年從國科會的計畫中，從門類來看，相關做台灣文學的東西，也各類最多的，這個趨勢是我講的第一點，那這跟國際化有何關係？全球化要拿出去的是要有主體性，要有本土的東西才有意義，今天我們推九年一貫教育，高中的課程綱要，要把台灣的主體詮釋清楚並不容易，教科書都沒寫好，我覺得這樣的意義是要放遠台灣在全球化的位置，台灣的文化是什麼，剛才我提到台灣學的國際化對象是什麼，我們所規定的是從日文英文兩個要求，我們要求學生要選其中一門 4 至 6 學分，依據需要通過中高級檢定，這樣的要求是一個理想，當然也增加同學負擔，談國際化不要求語言，將來就沒有辦法看台灣文學的翻譯，也沒有辦法看台灣文學真正受國際影響是在那裡，這是基本的問題，另外是對口單位，每一學校，每一個圖書館，每一個地方文化中心，都可以找到國際對口單位，譬如說日本就研究台灣學特別多，如果經常接觸，可以從他們的經驗中，了解我

① 由外而內

② 國際交流
校際合作

③

④

⑤

④ 們需要什麼，他們需要什麼。第三個是台灣文學的能見度，我把它擺在文學作品上，我剛剛提到的台灣讀本是論文，不是台灣文學作品，真正台灣讀本應該是台灣的文學作品或是台灣文化，原住民作品等等，也包括台灣的古典文學，我們過去看到台灣的古典文學好像是漢人到台灣寫詩，剛才陳老師界定說，在台灣發生的儘管你不認同台灣，那些東西都很珍貴，台灣 400 年是怎麼走過來，漢人是怎麼看原住民，再了解漢人在台灣的地位，再慢慢轉化，這整個 400 年轉換的歷程，寫一部台灣文化史是非常需要這些古典詩的，去年我們聘了一位博士，他就是專攻台灣古典詩，清代 200 多年這些古典詩相當豐富，現在文建會編了一套全台詩有五本，將來可能有全台文，我們在座有一位林博士也是研究清代的散文，這是一個特殊領域，我覺得在國際化過程中，可能要招收多一點外國學生。我剛想到，我們去中正大學開鄭清文的國際研討會，竟然有三位是外國人，其中有一位是在中正台文所當教授的，他們已經聘了韓國研究台灣文學的在台灣拿到博士，有一位金正浩研究台灣詩的，拿到成大的博士也留在台灣教中文，這也很了不起，所以韓國有一些人研究台灣的文化，台灣的戲劇台灣的文學，我們應該把東亞的研究看為整體，我們所現在有 4 個外籍生，有 2 個日本人，2 個韓國人，韓國人將中國研究分得比較細，中國研究是研究政治經濟社會，中國語文學才是研究文學，他們既然選了台灣文學，我們要有國際化，所以我們第一個要教他們學台語，我們有一個教授教初級台語，但台語用國語講或用韓語講，但我們的李教授竟然用英文講，因為他在哈佛大學教過台語，在國際化的過程有很多細節，外國人來要學什麼，要用什麼語言跟他溝通，他要不要學台語，這些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最後一項我是想盡力去國際漢學的經驗，我是把它跟漢學連在一起，漢學它有幾百年的傳統，當然台灣學不是漢學，而是跟漢學可以互相逾越，慢慢把主體性突顯出來，我們不要覺得它是跟漢學很隔閡很對立的東西，全世界的人都在研究漢學，華語現在也很熱門，我們就趁這時候將台灣學推出去，這是我的看法，謝謝。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主辦單位給的時間確實有一點緊迫，不過姚教授把他整個所研究教學說明或反應出求台灣知識若渴的需求，再往下紮根就是師資上有需要調整，所以有很多中小學老師也繼續進修，相對我觀察台文所系所的擴張，也面臨師資的問題，我曾經看過有些台文所師資的背景還是研究中國，中國文學，這樣也可以開台灣文學的課，我想這樣的問題可能是整個在台灣的文學所所面臨的問題，剛剛也提到有關台灣史的部分，台灣史的部分培育得比較好，台灣史培育博士級的研究人員相當多，可能有些不同，關於全球化剛剛陳教授，姚教授都提到，我們台灣真的要注意，不是說日本我們現在免簽證可以隨時搭飛機到日本那麼的密切，韓國也不是 LG 滿街都是，不是每天都吃大長今，其實韓國對台灣也有很多在做研究，包括我以前讀研究所階段，有很多韓國留學生到台灣作歷史學的研究，我想這一方面提醒大家注意到，韓國不只是我們所看到的那一些，其實他們對東亞的了解，世界的了解，以及它的互動行也是很注意的，這些觀念很重要，接著下來我們請李爽學教授，他個人有很豐富的國外留學經驗，那又在師大翻譯研究所擔任教職，在對於文學文化及宗教方面也很有研究，我想翻譯是作為語言文字轉換重要的中介者，他又訓練很多學生，以他個人的經驗與教學，可以提供台灣文史研究跟國際互動的關係，我們請李教授給我們提供寶貴的意見。

譯介的困境

引言人李爽學教授：

我本來是想從台灣文學跟世界其他地區國家的文學開始講起，但我一進來就聽到陳芳明教授在談這方面的問題，我或許可以將寫在大綱上的話跳過去，直接談台灣文學如何延伸到國際的問題，我想要談這個問題，為什麼要把台灣文學推出去，在我看來基本上跟我好幾年前的一個感受有密切關係，我個人覺得台灣文學不應該長期在國際上消音，有一位我非常尊重的老師，齊邦媛教授，恐怕是最早將台灣文學往外推的人，齊教授現在已經退休了，不過他對於台灣文學英譯的工作非常關心，而且他在主持英譯的工作時候，是不分意識型態的問題的，只要是好的作品，他都會想辦法把它推成英文，儘量在國際上流傳，我想說的是齊邦媛教授的第一次努力是一套跟華盛頓大學合作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這個書推出後，其實當時我也只是一個大學生，當時的教育下，我理所當然是一個中國人，我是英文系出來的，教我大一英文的老師是美國人，有一次我的美國老師就拿著齊教授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的英譯本，問我說從我一個美國人的觀點，我實在不知道這裡面所收的作品，那一些是中國文學，這些全部都是你們台灣的東西，為什麼會冠上中國文學的名號，這當然對我是一個大學生，雖然不能說茅塞頓開，但也是當頭棒喝，我們努力了半天，以前在兩蔣一直到李登輝前半段，說我們台灣經濟種種奇蹟等等，推到最後的結論是我們中國人真偉大，中國真行，最後的 credit 變成中國兩個字，我在這邊也不是鼓勵意識型態上面的問題，但這個問題的確讓我感受到我可以身為中國人，但我絕對不允許身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我大一英文老師問我這個問題，真的讓我開始反省我們是不是太過於以中國道統自認，到我們在推台灣文學的時候，人家都不去注意台灣兩個字，以為所推的是中國一個地區性的文學作品，所以整體來講還是中國，我想這即使是比較偏藍的意識型態，恐怕也不能完全接受的一個概念，我記得從我大學時代，有一些作家在心靈裏面也一直掙扎，我到底屬於中國作家還是台灣作家，如果我屬於中國作家或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又位處邊陲，將來在中國文學的主流裏面，我算老幾，我想這種憂慮焦慮從我大學就感受到，一直到最近碰到張大椿，總有這方面的問題產生，當然張大椿有自己的選擇，那是另外一回事，不管如何，就近代台灣文學發展來看，這的確是現實，現在是有一點中國熱，坦白說中國熱在我看來還比不過日本熱，每次日文課在招生的時候，以比例來講，如果它們招到5班，中文系只能招到3班，這個問就像去年11月我跟康正國先生聊到的問題，他非常興奮的跟我說我們耶魯大學最近中文又增加了三班，好像華語又變成一種熱潮，或許相對之下比以前好很多，但拿來跟日文比，我想中文增加三班，可能日文增加六班，那更不要說拿外語來作一個對照，很可能法文是全校性的，德文是全校性的，學校裡面好像法文德文變成他們共同必修的語言一樣，其實中國熱它是一個相對性的講法，你實際上去看，以目前來看比不過日文，要跟法文德文比起來，那差太遠了，這個中國熱在某些意義方面，我講得比較直接一點有一點自我膨脹的嫌疑，不過也不能因為這樣，就認為中文是枝微末節，仍然要繼續奮鬥下去，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我個人的感覺也是這樣，台灣文學的翻譯，從齊邦媛教授或在齊教授之前，美國新聞處補助過台灣的一些作家，在台灣出版一些台灣的詩集散文集等的英文著作，可是那一些東西根本沒辦法推到國際上去，所以齊教授所編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恐怕才是真正打到國外去的台灣文學作品，雖然

它冠上的是中國，在戒嚴時期，早期台灣文學的外衣一定要冠上中國這兩個字，至少也要中華民國四字，在這種心態下，我們最早看到的是，其實不是台灣本土長大的，或者說就算是台灣本土長大，他基本上是大中國意識型態的一些學者，共同在推動台灣文學外衣的工作，非本土長大的劉紹鳴教授，對於台灣文學非常的關心，楊魁陳映真小說他想盡辦法把它弄成英文，在台灣長大，大中國意識型態的李歐梵教授，我們不用諱言意識型態，像李教授在台灣長大，讀到大學畢業然後出國，他的家人還是留在台灣，他這樣大中國的意識型態，可是他還是會想說，在台灣我們所接觸的文友，彼此在一起寫小說寫散文寫詩等的這些人的作品，也應該往國外來推銷，最早他想到的並不是大陸所謂的東中國文學的推銷工作，仍然還有台灣的文學的推銷工作，所以最早的時候，李歐梵教授是在印地安納大學教書，在他的鼓吹之下，開始推出一些台灣文學的作品，當然這裏面賣得最好的還是尹縣長，目前已不知道賣到第幾版，李歐梵教授與劉紹鳴教授之後當然還有很多人，不過這中間還有一個始終不錯的努力是 Chinese Paint 的努力，這個“筆繪”刊物的努力，它又把它叫做 Chinese Paint，介紹台灣文學到國外，還是中國文學，”筆繪”刊物作了很多努力，比較近一點的作品跟民進黨政府有關，文建會新聞局都蠻鼓勵英譯的工作，包括蔣經國基金會也推動英譯工作，我們最近可以看到，在汪德衛沒有離開哥倫比亞大學之前，哥倫比亞大學是台灣文學英譯的重鎮，他離開之後，未來發展情況就不得而知了，最後我想強調一點，~~不管個人意識型態如何，我們生在台灣就不能讓台灣是一個孤立的地方，~~所以我們本地的文學是要往外推出去的，除了文學作品往外譯出去，還有一些工作我覺得必須要做的，如姚教授剛才說辦國際型的台灣文學研討會，我覺得這是相當有效的方式，其次，我們在提供外國學生對台灣文學獎學金的部分不能吝嗇，美國人因為沒有吝嗇，提供獎學金給外國人，美國文化在全世界推行非常好，所以我們不能夠因為是我們納稅的血汗錢給國外的人，就覺得我們為什麼要給他們，站在長期的角度，獎學金是絕對不能省的，這是我一點點小的看法，我們最近在做的工作，不儘儘是英譯的工作，最近已經計畫，將用中文寫的好的台灣文學研究或專書，不是作品，我們要努力說服教育部國立編譯館，把這些在台灣用中文寫的東西，想辦法譯成英文，跟國外大學合作往國際推動，沒有人跟我們打交道，台灣學是自己是成不了學的，一定要跟別人打交道才能成學，我想我們最近都在進行這方面努力，很抱歉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談得更深入，以後有機會再談。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時間蠻趕的，不過李教授仍然有具體的點出一些人，對於把台灣的东西推向國際也做了很多工作，我想這方面是值得把台灣文學推向國際，因為台灣長期是以經貿實力，MIT 的產品縱橫四海，我想我們在文化上也要做同樣的工作，當然李教授也特別點醒，站在現實的角度來看，台灣跟對岸的中國確實在做競爭，我們現在常開玩笑說夜市買的東西，如果是”菜籃”(台語)做的，品質都很差，”菜籃”(台語)就是”made in China”台灣話的說法，我這裡講不是有貶低的意思，但曾經我買過大陸做的電鋸，很快就壞掉，也有很多朋友這麼說，我這麼說無意表示對岸那一國很不好，其實我們也要注意剛剛李教授談到的一點，不要把我們的 credit 變成別人的，這是很重要的，這是我們國民所累積出來的財產，不是錢的問題，是整個總體 credit 的問題，我想這一點蠻重要，所以跟在做國際交流

應該是我們很重要的立足點，我想，我們接下來請我們館長，學術行政都非常專業，我剛看了他的學歷真的很特殊，有好幾個學門的專業，接下來留下一些時間請廖館長引言。

引言人廖又生教授：

剛剛幾位學者專家的見解我都贊同，非常精闢，之所以安排我最後一個發言，主要是我個人的淺見圖書館學，圖書資訊學應該列入人文學的一支，圖書館是最和平的單位，早上我主持的那一場，該講的話我已經講了，各位嘉賓也可以看得出來，有台灣歷史學會，甚至有台灣法律史甚至有冠上台灣的越來越多，如圖書館界，1949年之後，統統還是從中國大陸那邊過來，目前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法，為什麼沒有台灣圖書分類法，我自己在思考這個問題，所以以圖書資訊學教授的立場，我個人願意在台灣研究中心成立後，真正把這個館正名，回復國立台灣圖書館之外，台灣圖書館學也要深耕，工具性的學科幫助文學史學幫助各個領域發展，畢竟中山南路的中央圖書館或國家圖書館，是南京來的，道道地地生於斯長於斯的館就是本館，我想做這樣補充，感謝各位。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我想館長都會一直在這邊，各位來這邊找資料，館長的辦公室，電話，應該都是隨時開放的，他真的客氣有留一點時間，我想我也接著講幾句話，國家的發展，在文化上有幾樣東西非常重要，就是國家的圖書館，國家的博物館或者是藝術館，國家歌劇院，體育館，競技場，這幾個東西一定要很齊全，剛剛確實也點到我以前利用圖書館也是一樣，向我們在研究台灣史，都是編到最邊緣的，而且是中國史最邊緣的部分，我想這我們當然可以感受到，這是長期體制上的影響，圖書館是總合研究資源非常重要的地方，我們要推動台灣主體性的研究，知識的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知識資源的分配引導我們如何利用這些資源，這也是非常重要，因為廖館長很客氣留了一點時間，我們大概有 10 分鐘的時間討論，我們就開放討論對話。

4 開放發言

提問人 1：葉振輝 (14 號 高苑科技大學教授)

我感觸蠻深的，我去過英國 4 次，歐洲大陸 2 次，美國 1 次，日本 1 次而已，十幾年前住在劍橋的 10 個星期中，有一天我房東問我，我好想問你一個問題，當然他用英文講，我怕你生氣我不敢問，沒關係你問吧，我說，Is Taiwan ruled by Chinese Communist?台灣是不是被中共統治?我說不是，他說是不是蔣介石繼續在統治?我說不是，現在是李登輝，李登輝是國民黨主席，你可能對李登輝不是很瞭解，他是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李登輝的博士論文在貴國倫敦大學圖書館有三本，他說最後一個問題，什麼時候 Formosa 改名叫做台灣，你們注意喔，這個問題，正式國際條約國際協定用 Taiwan 而不用 Formosa 是 1972 年上海公報，那中文版跟英文版有一些出入，我跟他講說 R.O.C 跟 P.R.O.C 不同，但外國人根本搞不清楚，原來是我們從來沒有退出聯合國，是國民黨的代表或台北的代表被趕出聯合國，中華民國一直在聯合國，我們都是被愚民化，聯合國憲章沒有改，所以 China 就是 R.O.C 也就是等於 P.R.O.C，我在想問題在那裡?去年 8 月，北京有一電視台切斷了寶島鐘錶公司的廣告，張晨光拍的，最後兩句話，寶島鐘

錶公司，Formosa，不可以講 Formosa。還有一個故事，報紙登過，2001 年 3 月廣州有一家台商要成立，招牌是中文福爾摩莎餐廳，不可以掛，福爾摩莎說是殖民色彩，後來叫台灣餐廳就可以掛，為什麼外國人以為我們被中共統治？因為他們從小唸教育，唸到世界近代史都知道福爾摩莎，知道荷蘭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國人，英國人在鄭經時代有 10 年是給外國設商館的國家，所以他們知道台灣位置重要是有利於轉口貿易等等，所以他們都知道 Formosa，如果你問他們 Is Formosa ruled by Chinese Communist? 他們說 Of course not. 他們都知道現狀，如果講 Taiwan，他們以為是中國旁邊的一個島叫 Taiwan，屬於中國也不足為奇，難怪 1990 年英國有一本書，研究世界上少數民族，說遠東有一個少數民族，叫做 Taiwanese，人口只有 30 萬，那叫台灣原住民，所以我要提的問題是，具有歷史的地名或人名的英文翻譯是否該作檢討，以下我講一些例子，捷運紅線淡水站，不是用我們熟知的 Tamsuy(或 Tamsui)，而是用 D 開頭的，這還不要緊，紅樹林站用 Hosulin 為何不用 mangrove，紅毛城呢，用 Homaucheng，而不用 Old Dutch Fort，高雄壽山幾年前我看過路標寫 Sou Mt.，350 多公尺給我叫 mountain，其實應該叫 Apes' Hill，猿猴很多嘛，旗後山用 Ki-Hou Mt.，越看越無(台語)，而不用 Saracen Head，Saracen Head 是英國 Saracen Head 的故事，屏東墾丁海邊船帆石，為何不用 Nixon Head，卻用漢語的拼音，你跟外國人講船帆石是 Nixon Head，他一定一下就記住，高雄為何不用 Takau，卻用 Kaouhsiung，後藤新平該用 GoTo Shinpin 不該用漢語拼音，日本人名若用台語譯出，該用日語發音，要恢復它原來歷史的名字，圖書館翻譯書籍的時後會碰到這個問題，通通用漢語拼音法翻譯，我們真的看不懂，這是我的建議，尤其是歷史的地名及人名要檢討。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葉教授提出很多的例子，因為時間有限，只能再一位發言，我們請先舉手的王先生發言。

提問人 2：王受寧 (15 號 古彩文史學會執行長)

我覺得我們台灣應該要表明我們台灣主體意識，要發展台灣的俗文學，風俗文學可以表現台灣的 organization，表現台灣地方性，這是第一點，我覺得現在要走向全球化，是不是可以增加第二國語言，比方說新加坡，香港都有 CNN 英語專屬播報員，為什麼我們台灣沒有，我們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1951 年舊金山合約裏面，台灣已經放棄 Formosa，實際上我們這個島應該恢復到 Formosa，用了 Taiwan 好像跟中國扯不清，所以我的意思說，我們台灣是殖民地國家，是不是可以跟新加坡一樣，我們可不可以將英語訂為第二外國語言，我們的新聞播報是不是可以用英語及台灣國語，這樣全國變成有英語系的系統，我們將來要走進世界，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還有我剛才說台灣的俗文學可以表現台灣的主體意識，我現在每星期六晚上 7 點到 9 點，固定在饒河街解說，已經六年了從來都沒間斷，每個星期六我主動都帶著他們解說，當然我會講台灣的歷史，講台灣的”厝”，我發現問題大了，這個厝就是跟中國完全不一樣，台灣的地基主跟厝有關係，這一點跟中國沒有關係，我研究台灣的建築，我們叫台灣古厝，中國叫民居，那不一樣的，我發現這很重要，跟大家多多研究，謝謝。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我想跟各位抱歉，因為我們還有場次，所以我要控制一下時間，王先生我已

經認識蠻久了，雖然發言時間很短，但他講的很有意思，他講我們本土跟全球的關係，他也提倡俗文學，我們知道世界各國的文學或國族的認同，國民文學 folk 很重要，我想在座台文所教授可能要注意到，第二個是台灣要有第二個語言，這是我的想法，我覺得台灣應該要有三個語言並用，一個是全球化，英文大家都要用，第二個是華文，字跟語最結合所有很通用，第三個是各族自己的語言，世界很多國家都這樣，我印象中覺得阿富汗很落後，常常戰爭，事實上他們那個國家只要是讀過書的都會三種語言，英文，雖然他們對西方世界有一點排斥，第二個是通用的語言，第三個是部族語言，因為他們部族很多，每一個都要會自己的話，我想台灣應該要懂這三種，既本土又全球可以結合，我想很感謝葉教授及王先生的發言，感謝陳所長，姚所長，李教授，廖館長，今天時間很有限，講的對大家也很有啟發性，不管是從事圖書館的工作，或對台灣的文史研究作都有蠻多的收穫，感謝各位的參與，我們這一場座談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第三場次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主持人：莊耀輝 教授

引言人：薛化元教授、陳翠蓮教授、莊萬壽教授

記錄：潘淑慧（95/06/29）

主持人莊耀輝教授：

各位在座的貴賓、本館同仁以及薛教授、莊教授、陳教授，大家午安！
從早上到上一場大家的發言都相當的言之有物，而我們今天所要談的是人文學 Humanity 或 Humanities study 這個名詞，可以說在二十世紀初年才開始漸漸抬頭起來，為什麼二十世紀會有人文學衍生出來呢？因為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高科技的時代，科技掛帥，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價值，只能夠機器生產呢？或者百貨公司可以買到？當人在拼命往科技走的時候，可能迷失掉了什麼東西，所以人文學會抬頭，人文學的抬頭也象徵著人是不是在尋找他內心有迷失了什麼東西，是不是也是人生幸福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能夠用金錢買得到的東西也許不是最珍貴的，不能夠用金錢買得到的東西，也許才是人生非常值得去珍惜去追求的東西，此時此刻來談人文學相當有意義，尤其有時覺得這個社會怎麼這麼亂，這時候如果有一些人文素養，悲天憫人的情懷，對社會是不是更有些安定的作用，故人文學不僅是 Literature 文學而已，更深廣的層面應該是要能夠融入生活，而不是像嘴巴講的和心裏想的，甚至腦中想的不一致，兜不上來，這樣豈不是像人格分裂，這些事情都值得在座各位共同的省思，人文學的涵義相當的廣，包括我們的整個人生，留給人最好的印象不是他的 money 他的 power，而在他的能否心口如一，有些人打從內心讓人敬佩，像德莉莎修女、甘地，也沒有說要當印度的國父，印度的總理，雖然死掉好久了卻依然受到尊重，就如愛森豪所說，如果後代的人讀到這個人的傳記，會不會懷疑世界上真有這個人的存在，是不是杜撰的小說，人文價值就有這種超越時空，甚至超越文化領域的價值，個人粗淺的瞭解與各位分享，其實人文的價值中國人老早就有了，古人說天不生眾民，萬古如長夜，若得天下須殺無辜之人則不為，孟子說人有仁義禮智四端等，這些最基本的價值，由於十九世紀英國的船堅礮利，把我們國家那種高高在上的信心完全打垮，進而將傳統的人文價值貶低，今天拋磚引玉要喚醒大家說，其實東方也有一些很好的東西，尤其本土臺灣，大家命運寄託的地方有許多值得大家珍惜的不應妄自菲薄，友人長年留學荷蘭，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當被問及什麼能夠代表臺灣，讓臺灣人能夠抬得起頭的東西為何？當然不會是檳榔或檳榔西施，苦思之餘最後總算以「布袋戲」來呈現，還好效果還不錯，我們長久被邊緣化，被割據，甚或被理工科技將人文學科邊緣化，如何落實人文學教育資源共享，不敢僭越，由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來提供寶貴意見，談到分享可以分國內與國外二部分，國外如美國日本、韓國對臺灣的研究，由上兩場得知其愈來愈受重視，國內亦不能完全不去理會它，彼此分享交流，我們對岸，他們的研究產能也可以清楚看到，人才培育也愈來愈多，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國內當局將之長期的邊緣化，應儘量給與支援，沒錢沒人，對一些文化工作團體為什麼執政檯面上的人不給與研究者 support，畢竟教育為百年樹人之業，課堂上不教不考，甚至隨使用來補湊鐘點數，談到資源共享首先會想到自己有什麼資源可以與人共享？互相心存依賴，就無法

有補強的效果，資源有限更必須開擴心胸，讓大家能夠有一平台互相溝通，利用現在的網際網路、e-publish、e-book 讓流傳更廣，均為資源共享可行的方式，謹作以上報告。以下請引言人薛化元教授發言。

引言人薛化元教授：

主持人莊主任、館長、各位先進：不好意思先作發言，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是臺灣唯二的臺灣史研究所，國立大學很難走到四、臺灣人文學要如何深化，它不是一片空白現在才要發展，而是在大家都已就定位的地方，才要開始發展，少了一個位子，這是第一個困難，資源蠻欠缺的，一年的業務費十一萬，敝校絕對不准學生選考，因沒有錢請那麼多位老師出題，這種困擾光抱怨無效，如何打出一片天空，節省開支，臺灣史研究所要活得好，能夠擴展，想辦法到體制外求生存就很重要，因校內分配不到，因為窮大家就要拼命，相關的研究要作，會回饋回來，等規模再大一點，成果再多一點，然後大膽地再找基金會也會比較容易，先天不足沒關係要能夠被瞧得起，1992年若林正文教授出版「臺灣」一書的中文版，在福華飯店的一席話，他說早年在日本留學的臺灣留學生，寫很多臺灣史的著作之外，他們長期在海外搞政治運動，應該較沒時間唸書，但其著作都由東京大學審查出版，當時我們好像也沒有人家忙，卻有幾本能在國外一流出版社出版，這點個人感到壓力很大，常勉同仁共同努力。溫振華教授羨慕我們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透過學校體制研究室、辦公室不成問題，問題在聘適當的老師，所以雖窮卻一切充滿希望，臺灣史研究所在教育體制裏面的意義，可分從教育學及歷史學兩個角度來看，從教育學理論來講，它是兼負培養中小學師資的一個教育機構，同時也是本地歷史的相關機構，從教育理論來講由近及遠，由具體而抽象，有一位朋友他是統派是一位德國人，笑我們說你們竟連統派的臺灣史教學都不及格，莊主任剛也消遣我們的提到，中國大陸對臺灣史的研究資源之多，值得我們反省。從歷史學的角度看，在史學方法論中覺得歷史學的史料非常多，你選擇的基準為何，以現狀淵源的標準，歷史學不是死人骨頭的學問，是人文學，是與我們生命相關的東西愈重要，這在教育學上亦相當重要，臺灣文史資源有多大，臺灣的鄉志二十年修一次為基準，就有三百多個，專業人力的培養就很需要，第二談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的現狀，資源算是非常好，想多招生學生則人數可任由自己填，本所努力朝向資源多社會服務要多，在臺灣史研究的風向中，目前編制上有七個專任，整個所的發展方向，我們與師大算是兄弟所，唯二，故相濡以沫，互相取暖，師大有很好的傳統，臺灣最有資格研究臺灣史的就屬臺灣大學，它的資料之多人才之多，無可比擬，吳密察師兄說，如果不是台大不要，那輪得到其他單位，以個人經驗至少二次被拒絕在臺灣大學設置臺灣史研究所的努力，人家不要的接下來作就比較容易了，臨時說系主任須為教授資格，本歷史系教授很多，大家又都將退休，投票結果就變成目前這個結果，系主任能作的相當有限，臺灣史的研究秉持當出設所的理念，師大主要設在清代，又在教育體系，人家沒有的就輪到我們，主軸放在臺灣近代現代史，強調科技整合，人文科學如歷史政治、國際關係，希望再補一個經濟關係，我們一般認為要加強推廣服務，教育部來調查問我們準備貢獻多少，來深化台灣史的研究，預估創所第五年，產量連編帶寫的推廣專書及學術研究應該會超過二十四本，雖膽大妄為地填下資料，到今年年底前總共會出七本，維持如此的績效，我們的推廣服務，配合課綱的撰寫，

預計出版的有九冊，所有同仁都有開臺灣史的通識課程，明年開始已爭取到要開一「臺灣與近代世界」的學程，政大學生，未來陽明、北醫大都可以選讀，一年四十個名額，師資不夠我們又到各系所如財政系、勞工所、經濟系，新聞系、地政系，找相關學有專長的學者來幫忙，明年的第二個學期正式開班，下學期開始招生。再來說我們有那些資源可以跟大家共享，我們這麼窮如何資源共享，我們很努力配合陳芳明教授的臺文所，一年爭取到二百多萬的額外圖書經費，第一件就是購買「臺灣日日新報」因效果不夠好，再買一套北海道版供印，一張2元，並購買新的微縮閱讀機，以及購買 UMI 沒有出版的美國研究臺灣歷史文化之博碩士論文，臺大買微縮片，我建議政大買紙本，先回溯到 2000 年，明年有錢再往前溯買，慢慢地就有一套完整的，這樣才能夠知道人家在作些什麼，不僅是臺灣作品也有了外國作品。第二透過出版社幫我們忙，到日本去蒐尋日本幾個重要出版社及日本大學出版社之研究論文而不是史料，因史料很貴，別說二百多萬，縱使有二千萬也買不了多少東西，研究部分一般圖書館不買的，因錢少買一些大家沒有的資料，讓大家有機會來資源分享。第三部份，本所與其他十五個臺灣本土系所，共同設一網站，總經費十幾萬，設一戰後臺灣歷史教學的網站，分爲憲政、人權、國際地位、臺灣海峽兩岸的關係，先從戰後開始作，重要的條目，剛開始大部分的解說由本人書寫，因沒有資源先由各人書寫，未來陸續再增加資料庫的內涵，並與有關單位合作，九月份將會掛上重要的波茲坦宣言、開羅宣言，舊金山合約，讓大家來看上面寫些什麼，有否簽字，不辯可明，我們樂於與貴館合作，無論如何要維繫下去，活著是未來發展最重要的本錢，我們自己也希望在學術上能夠生根，能夠進一步去發展。

2. 出版 + 資料購置

3. 網站

引言人陳翠蓮教授：

主持人、館長、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今天要談資源共享的問題，臺灣文史研究或者教學方面的資源共享，個人想法與莊萬壽教授相同，在沒有資源的前提下，如何談資源共享。所長非常樂觀，研究所一年經費才十一萬，還說資源最多，可看出臺灣的文史系所其發展的困境，雖然臺灣民主化到今天只有十幾年，因受到以前政治的因素，尤其在學院中受到中國史爲主的學術生態的限制，文史系所在各大學中的資源都很少，包括老師的聘請，費用，學校主事者對臺灣史沒有什麼看法，資源分配上是相當貧乏的，第二點雖我們在 2000 年民進黨開始執政，他們對於文化的著手這一部份是相當欠缺的，文化是指廣義的文化不只是文史部分，包括媒體這些東西，完全失去帶領的作用，雖然是本土的政權，對臺灣的文史事實上感覺沒有快速的推動，沒有讓人耳目一新，整個在這樣的情況下，臺灣的文史研究，臺灣人文學的研究，它是處在不利的情境，除了資源的缺乏外，長期以來臺灣史的史料，被發掘出版或是使用推廣，事實上都非常有限，這一年來開始有私人的日記、官方檔案，開始有再整理開放，史料在使用上還是相當的不全，斷簡殘篇還在收集出土的階段，臺灣人文學或者文史的研究，以目前情況官方或者是學院其進度相當慢，反而是民間的文史工作或者地方文史工作者相當賣力活力也夠，民間比官方積極主動更多元蓬勃的發展狀況，在這種條件下所謂臺灣學或臺灣人文學能夠發展起來，野心不要太大，如何讓台灣的史料被發掘，可以推廣被應用，以更便利的方式，能夠出版公開提供，學院中也有一些研究成果，與一般大眾所瞭解的臺灣人文，文史的知識，例如報上所刊登的以訛傳

1. 文史系所 資源分配 貧乏

2. 文化推廣 應多媒體

3. 臺灣史的史料 被發掘出版 或推廣，非常有限

訛的印象到學術研究，有很大的落差，如何讓學術研究的成果推廣並廣泛的利用，讓大多數的民眾可以接受到這樣的成果，第三臺灣人文學可以日常化，更生活化普及化的東西，形成臺灣學的特色，為達到這幾個方向，如何透過資源共享，檔案史料方面貴館至少是目前擁有日治時期最多的資料，各個學術機關或圖書館均有其館藏特點，如果要資源共享，如何以最便宜的價格來提供給使用者，可以方便的複印，貴館可以作主題式的展覽，讓人知道然後來使用，可以作檔案介紹或檔案選集的出版，檔案史料價值的研討會，對檔案的推廣會有很大的幫助，很多地方的文化局或文化中心這幾年亦出版一些私人日記或作品全集，為很好的史料推廣方式，研究成果與民間的文史知識做一種連結，透過學術機關或圖書館作一仲介，由學院與民間定期辦講座，不僅學校可以辦，圖書館也可以辦，邀請研究機構對臺灣文史有研究成果者來辦，像這次的研討會，定期性例如每個星期五，作一成果介紹，或短期課程，設計像夏令營主題式邀請相關的研究者或地方文史工作者，將這些提供出來讓有興趣的人瞭解，或讓學校老師需要進修相關的知識，要讓臺灣人文學如何變成生活的一部分，蔚為風氣，須要慢慢培養成一個習慣，學校有那些鄉土的課程，老師並不一定是相關領域的出身，如何能提供學生豐富且深入的鄉土知識，臺灣的知識，例如帶學生到圖書館參觀史料的介紹，到故宮博物院或臺灣博物館用帶領學生參訪的方式，讓既有的資源從小能夠接觸到，安排學者或地方文史工作者到中、小學介紹相關的知識，從資源分享、教學與傳播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單位努力在作臺灣文史的網路，國史館在作，教育部也在作，很多單位都在作，應該有很多的幫助，如果能夠作一連結，免於各自為政，如何連結或如何作一分工，免於大家作的都一樣浪費資源，並提供一網路討論的空間，慢慢地對臺灣的文史知識的推廣，臺灣學的形成應該相當有幫助。我說到此，謝謝各位。

引言人莊萬壽教授：

主持人、兩位教授、館長：基本上我們的語言是臺灣人文的一個精神，臺灣的多元發展但當強調臺灣人文學時，我相信用本土語言作為共同的語言，即共同空間的語言非常重要，假如無法在公務上或學術上或一些社會儀式包括很多典禮，本土語言如無法派上用場，地位就顯得低微 沒有尊嚴，語言如同人的社會階級，如無法被學生國民認同，認為用這種語言很有尊嚴，而要發展所有的人文學術是何等的困難，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台北教育大學的一篇論文中提及現今小孩子的價值觀，小時候若有講本土語言就是較低級的觀念，這種情況下如何推動本土的學術尊嚴？本來在臺灣這塊土地發展我們的文化教育，當然是以臺灣為主，個人在韓國教書一年，在韓國教育部裏頭，根本沒有韓國人文學的深化問題，個人籌設師大文化語言研究所拉進溫振華老師，師大歷史系可以說是在最好情況下的所謂三分天下，分為臺灣、中國、世界，要排除中國為東亞部分可能很困難，師大的歷史系已經以臺灣為主體的話就沒有必要再設一臺灣歷史系，我們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竟有十幾個臺灣語言的研究系所，韓國的語言研究所主要研究韓國語言及韓國語言與世界各國語言關係的系所，當我們先檢討臺灣人文學在教育體系中的地位，今天我們有三個單元，第一單元臺灣文化深化的問題，第二與世界接軌的問題，臺灣人文學在現今教育資源中占有什麼地位，我們雖認為不必特別強調臺灣人文，但我們是不正常的國家，在整個臺灣百年來教育的設計當

中，是以日文為主體，臺灣是日本教育的一部分，接下來是國民黨中國整個教育制度當中的一個小部分，從來沒有臺灣的存在，從解嚴到今天的二十一世紀，我們檢驗臺灣人文學的地位為何？從小學教育來看，包括生活、社會、語文學科應以這塊土地為主，現今的設計還是以所謂中華民國，雖然本土的份量多，但我可以說主體性還是沒有建立的，如部長前幾天還在說，我們臺灣的教育很悲哀，沒有國家在我們教育當中，國家的精神，國家的定位，沒有在教育體系當中存在，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以這次的足球賽為例，雖然全球化國際化，整個足球賽還是國與國在拼，教育中沒有國家的定位，沒有教育我們的學生要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是什麼？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以小學的教育內容來說，例如語言課當中，以現代臺灣的語言，主要語言包括母語系統可能要另外設計外、基本上語言的課程當中，臺灣的存在是很少的，我所寫的綱要當中，第一談到，到目前為止沒有相關的以臺灣學為名的課程，例如臺灣地理的編製，在中小學裏頭都不存在，小學中有所謂的鄉土語言，每星期有一個鐘頭的鄉土語言課程，考試招收三千多名教母語的教師，但其名稱卻叫做鄉土語言資源教學人員，尚不稱之為教師而稱之為資源人員，雖不是偷偷摸摸卻是連個桌椅都沒有，大都是退休人員或較年長者，不但母語說的好，社會經驗知識學識也足，在學校中卻是沒有地位的，在學校體制中基本上沒有臺灣人文學的存在，僅存在於現今大學的十幾個系所，但卻含有重大的意義，從前臺灣不存在，臺灣無法成爲一個學術的領域，現在它公然地進入大學，正式成爲科系，一個學術領域，在研究、在傳承它的人才，這當然是意義重大，但其資源有多少呢？像客家研究所、民間文學研究等，雖也有專門研究中國的，全部加起來十幾所應沒問題，編制上教師應超過一百多人，因爲客觀的條件例如請不到人，可能還不到此數目，至於學生數量方面成大學生最多，臺灣文學系可到博士班，也沒超過一千人，每個學校都是幾十人，例如政大台史所二十人，加上私立的，全部研究本土學系的學生，包括大學部像台中師院語言學院、私立真理大學，全數不超過一千人，而傳統中文系的學生人數有一萬四千人，另外加上歷史系；合計中文系的有四十幾所，學生數大學有一萬四千人，碩士班二千人，博士班中文研究所也有六、七百人，另外包括歷史系全臺灣有二十多所，所以作一個小小的結論，要發展臺灣人文學其實它的資源會和非臺灣人文學的所謂中國人文學產生一個排擠的關係，想把餅作大基本上要朝向這一塊大餅去拿，舉一例子就如薛所長所說的那有什麼出路？以中文研究所每年二、三千名博碩士畢業生，民間有那麼多的工作機會嗎？很多或走入本土或媒體界或藝文界工作，都與土地有關，包括電視台、新聞報紙需要人才，迎媽祖等一些本土的事情，中文系去的也要學，民間的市場是與本土有關，培養那麼多博、碩士現在的出路主要在大學結構，在教育部控制下，例如歷史系今天缺一位研究魏晉南北朝的，唐史、宋史的，歷史系在原有大中國結構下，永遠須要那麼多人才，中文系亦同，需要古典詩的、賦，有研究詞的，研究樂府的，分都分不完，出來後與現代社會脫節，我們雖不反對研究中國古典，但在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需要一些人去研究，只是量應自然的縮小，但教育部管不了這一塊，要師大縮班，師大現今還有四班，一班四、五十人就有一、二百人，研究生連碩士班也有四、五十人在修，大量地在修，大學就有那麼大的容量去吸收，一個時代的教育內涵在高等學術領域中，譬如在中古時代研究聖經有關神學方面的有多少人，與時代

脫節的東西研究者自然減少，新的領域會發展出來增加一些新的人才去研究，尤其人文學科方面，這是一個自然的發展，目前師大與一百年前的北京大學的京師大學堂課程差不了好多，沒什麼改變，大學自治化後，教育部亦無法管，今年國中考試，個人忝為國中教科書的編者，語言教育我們不強調本土化而強調當代化，當代意識如何引導語言的發展，今年國基測中有一半為文言文，整個臺灣的發展與現代的社會脫節，資源的分配教育部該思考讓不合理的科系轉型，中文系現轉型為經學研究所，中國哲學研究所，在新的時代，只會踏三輪車的人無法開計程車，要多專長，讓中文系有一啓發，要如何轉型，這是教育部的責任，師資不夠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的相當多，鼓勵能夠轉型研究臺灣的東西，本土學系博士班目前只有成大有，其他尚無，讓中文系、傳統歷史系來研究臺灣，增加培養本土學科的師資，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也關係到資源分配的問題，說要資源共享因現階段根本沒有資源，所以現階段是要去拿資源，要作大臺灣本土研究的大餅，例如設置一些獎學金在本土學科上，高額的獎學金要作本土的，例如每個月補助一萬元，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培養人才陣容，應該有一些策略，說到資源共享，長榮大學為一長老教會的學校，而資源文獻的大戶，如臺大、中研院及貴館，貴館來辦這個活動個人很感動，如何將資源分享給各位，偏遠地區像真理大學、中原大學網站的設計如何普及化，如何降低價格，製作影帶讓名家的演講能夠流通，學分能夠共同承認，借書更方便，長榮書少雖要到成大借書卻不可得，分享的部分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最重要要作好資源的大餅，雖無法再讓政府拿錢出來，政府這五、六年來在推動本土教育，其實要他再拿錢出來會很有限，因他們不敢動到既得利益者的大中國教育的系統，只能是悄悄地塞些錢出來，如前述母語教師，要到一些錢，叫作二六八八專案，無法用國家預算編列作母語教育培養人才，如何作大這塊餅讓資源擴大，如何擴大應有的空間，包括我們的地位、語言的問題等等。

開放發言

提問人 1：謝財福 (23 號 慈暉文教基金會)：

主持人、各位專家學者：有關資源共享，因人文學對國家民族的發展是非常的重要，國民是否團結是看人文是否生根，文化不同於其他政治、經濟因分配而愈來愈少，因此爭得頭破血流，造成社會不得安寧，文化的東西則是據以人己愈有，不因共享而減少個人的擁有，所以說發展文化是最有經濟價值的，分得愈多愈好，就如老師因教學溫故而知新，但推廣上的瓶頸則有待我們去突破，萬般皆下品唯有人文品味最高，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能夠提升生活品質唯靠深耕人文，可以資源共享共生共榮，民間文史研究單位最後都碰到瓶頸，因經費有限研究到某一個程度，或地方首長換人不同派系而不予重視，或不想用別人的東西，好像那是別人的功勞，想另創品牌，不繼續前人的研究成果，地方文史就沒有了補助，日漸萎縮，像我們臺灣圖書館資源較多場地也好，圖書館較中立也沒那麼敏感，可以透過民間團體或國家的基金會，民間團體大部分為一千萬，一年所生的利息也只有七、八十萬，做不了什麼事情，除非繼續掏腰包才有辦法，國家基金會聽說有立法委員說國家基金會每年有一千億分給幾十個基金會來用，每個基金會平均一年七、八億，為避免流於酬庸，圖書館或可和他們接洽，利用這些錢來請專家學者編好，建請教育部來出版並加以推廣利用，比地方文史較不會偏誤，顯得

零零散散的，讓專家學者來研究，審定後發給全國的學校，個人認為或許這樣比較好。以上。

提問人 2：林淑惠 (32 號 台東大學)：

首先感謝貴館，我本來是國文系的，但我研究臺灣文學文化，碩士論文曾得到貴館的補助，讓我有信心再念博士繼續研究臺灣文學文化，這在國文所算是一個異數，我研究臺灣古典文學文化，同學中很多得到基金會的補助，但十年前非常難得地得到貴館的補助，個人認為這種補助應該更多把餅再做大，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常像中獎式地得到各種補助，而臺灣研究得到的鼓勵相對的很少，這個獎相當有意義，個人也願意將個人的論文放在網站發表或出版，願意公開來分享，並想到如何回饋，就想到說帶學生來館參觀，學生作報告為什麼會在網路上亂抄資料，因為老師沒教會他們到圖書館利用第一手的資料，或網站上的資料如何運用，貴館及較有資源的圖書館應更公開地讓人來分享，第二點就如 Andy Damson 說的想像的共同體，印刷品是很重要的，如何將之數位化然後有個入口網站，目前雖有很多，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大學通識、文史工作者如何讓學術單位和民間交流，如何和通識教育資源共享，入口網站有那些資源，要能夠清楚地區有一蒐尋網站或資源網站，並經過篩選，有一評鑑網站的機智，推薦優良網站和學術成果的分享，第三點個人亦有此使命感，就是終身學習，希望有基金會能夠提供進修的機會，有一終身學習的機會，漢學方面有很多資源，執政單位亦應想辦法鼓勵教師可以交流，到國外進修然後資源共享等，讓教師參與研習並列入鼓勵的資源之中。

廖又生館長：

莊主任有公事，本人稍為代班一下，林博士淑惠所提三點個人感受很深，莊教授剛剛所說亦給本人極大的衝擊，研究臺灣不管文學史學，這麼重要活在當代我們在地的資源真的這麼少讓人感觸很多，與個人主持的臺灣圖書館相同，圖書館在教育部社教司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放在南京來的中央圖書館，臺灣本土要找一個高考又碩士畢業，兩者兼具的主任竟然沒有，2000 年政黨輪替答應杜部長，以個人的學經歷背景是法律、圖書館及管理學，並在教育部中央教師委員會，願意幫忙讓館能順利搬入新館，在此前提之下，我的感受是圖書館學與臺灣學有相同的命運，雖然政黨輪替，圖書館學百分之九十以上，尚處在過去的思維中，本土的圖書館尚無法生根無法找回臺灣的主體，本館有責任將這主體找回來，將來如有機會，因我也做過中央圖書館的主任，將來中央圖書館也一定要本土化，當務之急，不要走南京時代如莊教授所說的京師大學堂的課程與師大的課程一模一樣，縱使在大體上精神一樣也是非常的不應該，要活在當代，時間也差不多了，三位引言人的精闢的發言受益良多，畢竟個人為圖書館學的背景，再此致謝，在座每一位同道都全程參與，臺灣圖書館如果有需要大家來合作，來扶持的，希望不吝指教，以後臺灣圖書館再有機會，我們會努力來承辦有關臺灣學的推廣，不辜負各位的期待，雖我們的能力財力非常有限，相信薛教授陳教授莊教授也願意雖無法資源共享但也求合作，讓資源有計畫的整理出來，讓臺灣學能活在當代，讓本土的主體性存在，這場研討會就會不失其意義了。

提問人 3：吳春和 (18 號 滬尾部落群) (桂竹之史研究室)

書面建議：

臺灣文化史之所以無法獨立自主的延續，是因為走過的歷史都被外來殖民統治者給切割，因此台灣文化史要能夠有連貫性、一致性，得從正確的年代紀元著手，全部以公元紀元與國際接軌，再括弧內註以當時殖民國的年號便於查詢，如

BC — (史前年代)

AC1926年(荷蘭 年)

1926年(西班牙 年)

1884年(清國光緒 10年)

1944年(日本昭和 19年)

1945年(國府民國 34年) 依此類推恢復臺灣正史是否可行？

提問人 4：謝財福 (23 號 慈暉文教基金會)

書面建議：

臺灣人文學國際化，可提升臺灣的國際地位，希望政府能透過民間社團或國家文教基金會提供獎學金給外國學生來台學習研究，更會了解臺灣，臺灣國際扶輪社每年提供 40 多位交換學生名額與世界各國交換訓練外國學生，將臺灣特點帶回去世界各國外(包括文學、語學)，民間可以做的，政府更可以做。

(二) 會議具體建議

第一場次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1、讓國中小老師、文史工作人員、大學研究生等，了解文化機構的性質。

很多學生都不太清楚臺灣有多少文化機構，如臺灣的文化局(從前的文化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中)、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國史館等機構，很少人知道，因為這些館很多都冠有「臺灣」二字，但名字只差一、二字，像國史館常被誤以為是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簡稱，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二個機構，性質差得很遠，比如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等等。

2、討論臺灣人文學教育的深化，主導者當然是國中小老師(教育體制)或是縣市文化局工作人員、機構主要幹部，如何改變思維很重要，才能談到人文教育的深化。

大學或研究所的課程中，長期以來皆以大中國本位為主，近十幾年來，慢慢都認為應該了解臺灣的歷史文化，這樣的轉變其實是最近的事情，但是在整個體制建構或現有的人員中還很難說了解臺灣，因為從小培養的歷史教育或其他教育，都比較忽略臺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推動？在自己的單位或是有相關的人事應該調整，這很重要。

3、文史工作團體是臺灣第一線接觸各地方文化的人，這批人都很有興趣，自動自發出自內心的感受去做，非外力支使。這樣的人的熱忱應加以鼓勵，但是問題常因經費不足、人數不足，經過一段時間以後要維繫相當困難。

如何結合這些文史工作室的人，維持這種熱忱，讓其投入的地方慢慢茁壯、發展，這些都很重要。但談起來重要，做起來都很困難，因為經費受限，使得基層工作相當困難。如何做呢？如國立臺灣圖書館可與中和文史工作室結合，借用場地、舉辦討論會、辦理活動等等，幫助中和地方的文史工作社團，才有辦法讓他們永續經營。不少文史工作室，常常不到一兩年就換了人，整個團體也改變了，剩下的人很少，相當難維持，除了熱忱外，還須要很多人支持，公家機構有其資源，有其永續經營的發展，因為有預算，可以幫助文史工作室的人，更能堅持他們的理想，這樣的結合也能壯大機構的發展，互補優缺點，應該更好。

4、應主動出擊。

如國立臺灣圖書館應至各地推廣其特藏及目標，因為很多人一定不了解國立臺灣圖書館的歷史變遷，從總督府圖書館到現在，從隸屬於省政府到改隸中央成為國家圖書館的分館，到現在獨立與國家圖書館分庭抗禮，變成平行機構，雖然國家圖書館仍然是最高的圖書館，但這樣的提升其實代表了臺灣歷史文化重構的過程中，肯定了國立臺灣圖書館過去的歷史傳承及未來扮演的角色，像這樣的事情應該讓全民了解，以促成國立臺灣圖書館的歷史地位，在圖書館界的歷史地位或在典藏及業務推廣上的地位。

5、有關臺灣人文學如何深化？杜威說：教育就是生活。如果把臺灣的人文學當

做生活的一部份，動力才會很強烈。

要讓大家對臺灣人文學能產生興趣，就要讓大家了解生活周遭環境，他就會有興趣，而非只是被動的學習。教育的促力很大，學生透過課本所講述，他就會想舉一反三，在這種情形下，中小學老師的進修很重要，如果老師自己以前未教過或學過，有些關鍵處可能很難清楚解釋，會有以訛傳訛的情形，所以要多辦一些研習營，教師授課前要先修多少學分，也應列入較正式的考察。

6、台灣人文學讀物之撰寫。

刊物也蠻重要的，目前編譯館有臺灣人文刊物的編纂，可做一些參考。

7、台灣人文學講座設置。

要能有系統、長時期的設置，像國立臺灣圖書館環境如此不錯，可辦一些講座，經過安排、有系統的設計，從史前時代開始一直講，只要聽個幾個月後，縱使未修過臺灣史，也可對臺灣有一完整的認識，透過這樣的研習，大家以後有機會也能跟演講者保持聯絡，有問題也可討論，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管道。

8、地方文史工作者之研習與獎勵。

9、台灣人文學論著獎之設立。

10、在地文化解說非常重要。

在地文化解說的工作以前是落在文史工作者身上，最近幾年來因為臺灣學被重視、地方文史工作被重視，所以這方面的質和量慢慢變廣。圖書館可能要走向生態博物館那樣一個方向，就是變成一個家族，很多圖書館連結，用博物館的方式經營，直接走向民眾。做地方文化研究時，最痛心的是很多珍貴的地方文化資產，不管是歷史建築、歷史空間，全部在經濟發展思維底下整個被破壞掉了。最需要接受文史教育的人，不是民眾，而是那些負責工程的官員。建議負責工程的官員應接受一定時數的研習，他們要先認識什麼是文化，不然會很本位的去破壞文化空間，如果沒有文化空間，也就沒有小學的人文教育或地方的文化解說。

第二場次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1、強化語文教育。

台灣文學基本上分成四大區塊，第一個就是原住民的文學，第二個就是清朝的古典文學，第三個是日據時代的文學，第四個是戰後的現代文學，我們可以發現這四種文學，其實代表四種不同的語言，因此必須強化語文教育。文學教育真的不能夠離開台灣的歷史脈絡社會脈絡，畢竟一個文化、一個文學的生產與發展，它不能離開一個固定的空間跟時間，所以對它的社會脈絡、歷史脈絡絕對都非常重視。

2、建立東亞的觀念。

台灣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台灣開始走向現代化，並不是因為本身自己主動追求的，而是在淪為殖民地之後，日本開始把現代化東西帶進來，我們台灣的第一代知識份子接受日本人教育，他們一方面接受日本人教育，可是一方面從日本的教育裏面開始吸收什麼叫做現代化這種觀念，所以在整個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不能只看台灣，因為日本人透過殖民主義的擴張，譬如在韓國，在中國、在香港、在新加坡，在台灣它都開始推展同步的現代化運動，所以我們在看台灣的時後不要孤立的看台灣，我們應該要同時看到，到底這樣現代化的發展，在韓國是什麼在發展，在中國華北，華南，香港或者到東南亞的新加坡到底是怎麼發展的，這些台灣的文學都要一起來討論。

3、注意現階段各國文學的發展。

文學是在談美是怎麼形成的，或者美學是怎樣建立起來，那這些東西我們也看得到，有很多東西並不是台灣有的，像心理學發展，無意識的發展，很多都是從西方來的，我們在閱讀台灣文學看到太多，我們看一篇小說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有美國的因素，有歐洲的因素。台灣文學的研究者，如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基本的要求就有兩個，進來以後必須要學日語、英語，英文及日文都必須要檢定考試合格才能畢業，因為如不這樣做訓練，就無法讓學生接觸西方的東西，以及挖掘台灣文學到底那些是透過翻譯受到影響，而產生出來的作品。此外，我們不能忽略翻譯文學，同時也要研讀國外文學理論。

4、定期舉行並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5、鼓勵赴國外讀書或短期留學。

鼓勵我們的學生到國外留學，像現在有學生是在哥倫比亞大學，也有學生在東京大學，他們在作文化的接觸，其實就是台灣社會伸展出去的觸鬚，這些觸鬚去觸探不同的感覺，不同的文化的成份是什麼，有一天這些觸鬚收回來的時候，就把外國的資源帶回來，給我們新的思維，也就是說我們跟國際對話，是因為讓我們台灣的開放性不斷的繼續開放。

6、全球化的衝擊與在地化的需要

面對全球化的衝擊，臺灣人文學門的廣增系所，正是滿足一種人文教育在地化的需要，同時在面對全球化國際學生互動環境中，臺灣人文學亦應有主體性，在地化的超值經驗，以吸引國內外師生，重視西方與本土理論對話，改善課程的質與量，方能與國際接軌。

7、確定臺灣學（研究）之範疇，尋找對口研究單位，團體與個人進行國際學術研究之合作與交流。

每一系所或研究單位均有領域範疇及發展重點，乃至個人或整合計畫，均有近、中、長程目標，以台師大台文所為例，我們分三組，兼顧文化、語文與文學之整合，可以同時與此三個領域之學者進行交換講學或進行合作計畫，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作為師大姊妹校，彼正欲在臺灣學的數位媒體上與本所合作，可藉此擴大兩校臺灣研究師生之往來與交流。

8、臺灣文學的能見度，在於臺灣文學作品之外譯，相關之文學系所應就其發展重點，找尋翻譯人才，進行中外文對照，談台文之主題計畫，以加速臺灣文學國際化之腳步。

最好的方案是招收有志臺灣文學之外籍生，適度增加不同國際，並組成研究小組，吸取異文化解讀台文之經驗。

9、吸取國際漢學之經驗，臺灣人文教育的重點在研究當代臺灣各種面向，除了有關各個學科的研究以外，應加強各個學科間互相滲透，密切聯繫的科技整合研究，儘管兩岸臺灣研究的目標大不相同，亦應加強聯繫，並進行某些課題之共同承擔，以此互動互競，化阻力為助力之成敗。

10、提供外國學生對台灣文學獎學金。

美國人因為沒有吝嗇，提供獎學金給外國人，美國文化在全世界推行非常好，所以我們不能夠因為是我們納稅的血汗錢給國外的人，就覺得我們為什麼要給他們，站在長期的角度，獎學金是絕對不能省的。

11、台灣研究作品英譯的工作。

將用中文寫的好的台灣文學研究或專書，不只是作品而已，我們要努力說服教育部國立編譯館，把這些在台灣用中文寫的東西，想辦法譯成英文，跟國外大學合作往國際推動。

12、臺灣人文學與國際接軌的可行措施包括：教育與社教機構的紮根、舉辦文化節慶活動、幫忙外籍新娘適應與融入本土文化等。

第三場次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1、臺灣史研究所在教育體制裏面的意義，它是兼負培養中小學師資的一個教育機構，同時也是本地歷史的相關機構。

2、資源共享的方式包括：與其他系所分工合作、與出版社合作、共同設一網站。

以購買 UMI 論文為例，沒有出版的美國研究臺灣歷史文化之博碩士論文，臺大買微縮片，政大買紙本。透過出版社幫我們忙，到日本去蒐尋日本幾個重要出版社及日本大學出版社之研究論文。另外，政大台史所與其他十五個臺灣本土系所，共同設一網站，設一戰後臺灣歷史教學的網站，分為憲政、人權、國際地位、臺灣海峽兩岸的關係，並先從戰後開始作，希望在學術上能夠生根，並進一步發展。

3、文史系所在各大學中的資源都很少，包括老師的聘請，費用，學校主事者對臺灣史沒有什麼看法，資源分配上是相當貧乏的。

臺灣文史研究或者教學方面的資源共享，在沒有資源的前提下，如何談資源共享。

4、讓學術研究的成果推廣並廣泛的利用，讓大多數的民眾可以接受到臺灣人文學研究的成果。

臺灣史的史料，被發掘出版或是使用推廣，事實上都非常有限，這一、二年來開始有私人的日記、官方檔案，開始再整理開放，史料在使用上還是相當的不全，斷簡殘篇還在收集出土的階段，臺灣人文學或者文史的研究，以目前情況官方或者是學院其進度相當慢，反而是民間的文史工作或者地方文史工作者相當賣力活力也夠，民間比官方積極主動更多元蓬勃的發展狀況，應讓台灣的史料被發掘，可以推廣被應用，以更便利的方式，能夠出版公開提供。

5、臺灣人文學可以日常化，更生活化普及化，形成臺灣學的特色。

為達到這幾個方向，檔案史料方面，如何以最便宜的價格來提供給使用者，可以方便的複印。圖書館進行主題式的展覽，可以作檔案介紹或檔案選集的出版。辦理檔案史料價值的研討會，對檔案的推廣會有很大的幫助，文化局或文化中心這幾年亦出版一些私人日記或作品全集，為很好的史料推廣方式，研究成果與民間的文史知識做一種連結，透過學術機關或圖書館作一仲介，由學院與民間定期辦講座及研討會，定期性作一成果介紹，或短期課程，設計像夏令營主題式邀請相關的研究者或地方文史工作者，將這些提供出來讓有興趣的人瞭解，或讓學校老師需要進修相關的知識，要讓臺灣人文學變成生活的一部分，蔚為風氣。

6、均衡公私立與城鄉大學之臺灣學研究系所的資源分配。

發展臺灣人文學其實它的資源會和非臺灣人文學的所謂中國人文學產生一個排擠的關係，想把餅作大基本上要朝向這一塊大餅去拿，以中文研究所每年二、三千名博碩士畢業生，民間有那麼多的工作機會嗎？很多或走入本土或媒體

界或藝文界工作，都與土地有關，包括電視台、新聞報紙需要人才，迎媽祖等一些本土的事情，民間的市場是與本土有關，因此我們雖不反對研究中國古典，但在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需要一些人去研究，只是量應自然的縮小。

7、全面整合諸臺灣研究電子資料庫，提升臺灣文獻數位化的功能，對私校或圖書缺乏的臺灣研究系所，將大有助益。

8、擴大免費下載期刊論文，私人電子資料庫，經費政府補助之。

9、贊助一般公私大學學院，普設「臺灣文化」「臺灣語文」學程。

10、推行遠距教學或製作專業演說影像軟體，協助師資不足的系所。辦理臺灣文獻文物的巡迴展，配合專家演說活動。

(三) 執行效益分析

本次座談會整體而言，已達到辦理此次會議的目標，亦即(一)瞭解台灣文史藝術教育如何深化；(二)瞭解台灣文史教育如何與國際化接軌；(三)瞭解各資源中心如何發揮功能為地方之台灣文史藝術教育提供服務。透過座談會的實施，邀請臺灣研究相關系所、研究單位及文獻機構專家學者、各地方文史工作室專家學者、文化局主管及各級學校主管能夠共同參與，集思廣益，提供自己的經驗與想法，使得對於台灣文、史、藝術及相關研究進行深化，培育相關人才，結束目前的啓蒙時期等問題，獲得相當具體的作法與建議。從與會者的專長與發言，本次座談會達到有效建立溝通平台的效果，透過主持人、引言人及與會者雙向溝通，對於會議所設定的議題充分討論，有助於目前現況瞭解及未來的發展。

本次活動雖然精心設計，在實際執行上仍有一些小細節可以調整。

- 1、企劃上規劃於座談會實施前召開主持人、引言人於座談會協調及說明會，以收整合之效果。在實際執行上，由於活動期程較短，各主持人、引言人會前會議的時間較難協調出一致的時間，因此，改為以電子郵件作為訊息連絡方式，以替代會前會議訊息溝通，在時效及訊息溝通上達到更佳的效果。
- 2、本次座談會邀請名額人數上，有與會者反映人數較少，很多人無法參與。此點意見於規劃時就已知悉，主要原因為本次活動為座談會，不是演講活動，所以著重引言人與參加人員的互動，同時參加人員亦採邀請方式，

亦為學有專精之文史人員，參加人數過多，反而會失去互動性，在本次活動規劃設計上，為避免失去討論互動之過程，在參與人數上無法大量增加。未來在執行上或許可以另行規劃類似演講型式之會議，以補多數無法參與會議人員之缺憾。

本次活動亦有一些優點，值得說明。

- 1、每一場次座談會之主題，邀請多位學者專家引言，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並提供可行的建議，對於瞭解問題、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是相當成功的策略。
- 2、邀請的與會人員含括不同層面的人員，從學者專家至學校教師、從文化機構主管到文史工作者，透過不同層面的人所觀察反映的問題，更可以全面瞭解文史工作推動所遭遇的困難及所需的協調，並有助於行政政策的研擬及政府與民間單位的協調合作。



Invitation



閱讀教育與資源共享

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

95年度台灣人文學北(一)圓座談會



主辦單位：教育部
協理單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辦理日期：民國95年6月29日
辦理地點：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下樓特室



本館訂於95年6月29日(星期四)假七樓簡報室辦理「臺灣人文學的深化與提昇－閱讀教育與資源分享」座談會 肅東奉邀

敬請
光臨指導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館長廖又生敬邀

座談議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09:30~10:00	報到	
10:00~11:30	場次(一)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深化基層？ 主持人：廖又生館長 引言人：吳文星教授、張炎憲館長、溫振華教授	
11:30~12:00	導覽(參觀本館)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場次(二)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與國際接軌？ 主持人：戴寶村教授 引言人：陳芳明教授、李爽學副研究員、廖又生教授、姚榮松教授	
15:00~15:30	茶敘	
15:30~17:00	場次(三) 主題：臺灣人文學教育如何資源共享？ 主持人：莊耀輝教授 引言人：陳翠蓮教授、莊萬壽教授、薛化元教授	